

作品名: 陰廟關，鬼門開

在這個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中，主角團一行人因著好奇心，不幸捲入了超乎想像的詭異事件之中。某日，他們因好奇心遊玩了名為「碟仙」的神秘遊戲，一種被認為能夠聯繫靈界的神秘遊戲。儘管當中有人警告他們別輕易嘗試，但大家卻不以為意，決定親自體驗這一禁忌的儀式。

主角團的成員個個性格鮮明：有理性的領袖孫哲安、疑似中二病的林齊瑞、個性古怪且可愛的許晨芸、謹慎的陳彬、靈巧的李好平和個性大咧咧的胖子劉博凡。他們聚在一起，在一個寂靜的夜晚，因好奇心的指引，開始了碟仙遊戲。起初，他們以為只是一場愉快的遊戲，然而，他們很快發現，自己已經打開了通往不同境界的門戶。

在短暫的驚奇之後，怪事開始發生。他們陷入了詭異的幻覺和恐怖的噩夢，似乎有某種邪惡力量正在影響著他們的思維和行為。團員間的關係變得緊張，彼此間的信任受到了考驗。他們越陷越深，意識到他們或許已經闖入了一個危險的領域，而一切的背後似乎有著一個更大的陰謀。

隨著故事的發展，主角團逐漸發現，他們不小心闖入了一個邪教的計畫。這個邪教崇拜著一個黑暗的存在，企圖通過融合人類和靈界的力量，達到某種神秘的目的。主角們的參與，被這個邪教視為是實現計畫的一部分，他們的生命受到了嚴重的威脅。

在生死關頭，主角團必須團結一致，利用各自的優勢，對抗這個邪惡勢力。他們必須解開邪教的秘密，找到了對抗黑暗力量的方法，並努力保護自己的心靈和珍貴的生命。故事中將充滿緊張刺激的場面，情感的起伏，以及對於友情、勇氣和人性的深刻思考。

第一章：晚自習

農曆七月，是民間習俗中的所稱的鬼月，在農曆，也就是所謂的陰曆當中，七月初一的子時，地府的閻王爺就會打開所謂的「鬼門」，讓孤魂野鬼們能重回人世間享受供奉，孤魂野鬼也就是我們所謂的「好兄弟」，也因此每逢農曆七月初一至七月三十一為鬼門開的日子。每逢鬼門開之時，家裡的長輩總會要我們早睡，我父母還會規定我晚上八點之後不能出門。每次農曆七月，新聞上也都會播報一些靈異的事故。而今年又是每六十年才有一次的「黑兔年」，所以今年的鬼月也稱作「黑兔月」，黑兔年在干支紀年中為癸水和卯木相合的年份，也就是每六十年才會出現一次的組合，也就稱作甲子的黑兔年，而這組合又代表著「水火相剋」的現象。也因此民俗專家認為，黑兔月比以往的鬼月更加兇險。

「喂，孫哲安，滑甚麼手機呢！」說話之人是一個胖子，叫做劉博凡，是我同班同學，別看他那快破百公斤的體重，他運動起來可是不比體育班的學生還差，也因此我和其他同學們都稱他為「靈活胖子」也不知道怎麼說，似乎每個小群體裡都一定會有個胖子。

「哲安，今晚的夜遊你去不去？」胖子收拾著包包內的東西，我看見他往裡面放了個球棒。「這可是讓你在妹子面前好好表現的機會呢，能不能脫單就靠你裝一波逼了。」

「今晚可就是鬼門開的時間欸，你們這群人要死可別拉著我墊背。我坐在教室的椅子上滑著手機」今年的 8 月 15 日是鬼門開的日子，但對於已經升高二的我已經是沒有很去在意這種事情，指是懶得和胖子他們去夜遊。我佐在椅子上慵懶地享受晚自習的下課時間，現在是暑假的時間，只不過對於我們這群要升學的高中生，就只是個要認真讀書考上大學的日子。

「管他什麼鬼門開不開，老子的+9 棒球棍見一個鬼就打一個。」胖子說話本就是這樣，大大咧咧橫衝直撞，不管是哪路的神仙或者妖魔鬼怪，他都絲毫沒在客氣的，除了面對我們很兇的英文老師。「怎麼，你現在要當個物理驅魔師了？有種就你靠一根球棒掀翻整個地府。」就在我說完這段話時，一通電話打給了我的手機，手機上顯示著未知號碼幾個字，我和胖子說應該是詐騙集團之類的，就沒打算去接。

胖子一聽是詐騙集團，頓時就來了興致，一把搶走我的手機就接通了電話。「喂，一小時 1000 全套按摩，請問您需要甚麼服務。」胖子一臉壞笑地看

著我，用令人噁心的腔調講著電話，該說不說，他那身材配上那邪媚的少女音調，讓我差點都憋不住噴笑。

.....電話那頭沒有聲音，難道是被胖子嚇傻了？而胖子一看對方沒有說話，就噴了幾句髒話。「他媽的，看來是在某個園區內，沒辦法接受老子的全套按摩了。」我拍了拍胖子的肩膀，「胖子你可別亂開玩笑，到時候遭天譴，五雷轟頂怕都不夠懲罰你。」

「我這身材，怕是天王老子給我轟個滅世紫雷也奈何不了我。」我和胖子平常沒少看修仙類的小說，一些看起來很炫砲的詞我們還是都懂得。而胖子掛斷這莫名其妙的電話後，就準備收拾書包離開教室了，「孫哲安，你就當作是讀書後的休閒吧，跟我一起去。」正當我在查看那通電話時，卻發現通訊錄上面沒有那種未知號碼的顯示，正當我覺得疑惑之時，就被胖子一把拉走了。

我們簡單的收拾了一下晚自習的教室，關了電燈和風扇，鎖上門就準備前往學校的停車場，學校一共有五棟樓，還有一間小樓，而五棟樓其中的四棟主樓分別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以站在校門口看向學校來看，這四棟大樓是在西側，前後有序的排在一起，四棟之間都有連通的走廊。而我猜這四棟樓的名字由來，估計是因為學校所處的位置是早期軍隊駐紮的地區，因此才有這些名字。而第五棟是圖書館，圖書館是在東側。而那棟小樓是在學校最後方偏僻的位置，是個廢棄的樓層，叫做庫房，專門用來放一些課桌椅之類的東西。

最靠近校門的忠孝樓是一年級的教室，仁愛樓是老師的辦公樓，信義樓是二、三年級的教室，和平樓是一些專科教室。而最後一棟的庫房我之前和胖子晚自習放學時，無聊過去看過，雖然走上樓梯就被剛好在巡邏的學校警衛叫下來了，只不過從外面依舊可以到看窗戶上的灰塵和牆壁上的層層剝落，我推測這邊少說也廢棄了十幾年甚至更久，畢竟我們學校已經七十幾年了。我和胖子的教室在信義樓五樓，通常晚自習一下課後，大家都會急匆匆的走掉，只剩下我和胖子還悠哉地還會在教室裡閒聊。

「哲安，你知道這間學校，傳聞中有死過人嗎？」胖子兩眼直勾勾的看著我。

第二章：校園裡的都市傳說

胖子這突如其來的話讓我顫抖了一下，只不過我也立即穩住了心神，畢竟每間校園幾乎都有屬於自己的都市傳說，我也聽過了不少，只不過內容幾乎都千篇一律，都是某個學校在晚上看見了一顆頭飄啊飄啊的畫面。「據說那顆樹，曾經有個老兵吊死在了上面，聽聞有學長姊在晚上的時候看見穿著一身軍服的人在那站著。」胖子靠在欄杆上，望著底下空地上的一顆楊桃樹，。

「怎麼了，難不成你已經嚇破膽了嗎，那還去什麼夜遊呢？趕緊回家睡覺吧你。」我望著那顆樹，若無其事地說著。而胖子沒有理會我，靜靜地望著對面的和平樓。

「據說，對面的那棟和平樓也有一則流傳下來的鬼故事，曾經有一位學姊，在和平樓一樓的女廁中，她剛上完廁所，就來到洗手台，女廁內有個洗手台，外面的走廊也有個洗手台，學姊在女廁內的洗手台洗了一下手順便照了照鏡子梳理自己的頭髮，就在學姊梳頭髮梳到一半的時候，她猛然得渾身起雞皮疙瘩，感覺後面有一個人站在她後面，她立馬轉過身去，卻沒發現到有什麼人，而當她轉過身後.....。」胖子說到這停頓了下來，轉身看著我。

眼看胖子正盯著我看，我說到：「看我幹嘛？你以為是我闖進女廁偷窺啊，都幾年前的事情了，難不成她看見了某顆頭在飄是嗎。」我將目光看向了和平樓一樓的那間廁所，但從這邊看不見任何東西，只能隱約地看見那邊廁所的走道。

「當她轉過去的時候，她看見鏡子內有一個身穿白衣的長髮女人，就站在她旁邊，據說那女人臉部猙獰，那笑容詭異到就像是用針剛縫完的，十分地不自然，而那女人的眼睛內沒有瞳孔，一片白色的雙眼，學姊卻能感覺到那女人在盯著自己看，而當學姊從這滲人的一幕緩過神時，已經忍不住控制的大叫往教官室跑去。」胖子故意用說鬼故事的那種腔調，陰森森的看著我說。這胖子一下少女音，一下講故事的腔，他不去演戲都對不起他那聲音的天賦。

「教官室在忠孝樓耶，要跑過去的話也需要點時間吧，學姊沒被女鬼抓走嗎？」其實這故事我在某個網路上的留言板上略有耳聞，當初看到那篇文章的時候自己就被嚇了個機靈。剛才再聽胖子講一次這故事，而且又是在離案發現場不遠的地方，我也是渾身起了個雞皮疙瘩，就像那學姊感覺到有人在背後看自己那樣子。

「哲安呀哲安，你是被我嚇傻了嗎，學姊要是被抓走的話，還能會有這則故事嗎，估計早就被滅口了，而且人類在遇到危機時，那可是十分厲害的，腎上腺素唸的一下就上來了，估計學姊當時跑的都比校犬小歐還快。」胖子用看玩笑的眼神看著我。我說到：「不一定啊，搞不好那鬼只想整她一下，抓回去後又放回來。」突然我又覺得自己的這想法太過可笑。

胖子說：「你當每個鬼都跟你一樣幼稚啊，再說了這只是流傳下來的校園故事，聽聽就好。」而後胖子繼續說：「據說那學姊之後找了教官過來，但到了那間女廁所之後，才發現到女廁所完全沒有任何一面鏡子，最後這件事就這樣過去了，那位學姊也不知道後來怎麼樣了。」聽著挺嚇人的，腦中浮現出了個女鬼的臉，差點把我自己嚇死。

「而且聽說啊，這所學校之前有個學長，和其他同學們大晚上的在忠孝樓玄關那練團，準備出場之後的音樂劇表演。他們在某一天了排練很久，於是準備休息一下。據他所說，當時他們團練裡的女生坐在旁邊休息。而他們團練裡的男生，加上學長本人共四人，突如其來不知道從哪冒出一個念頭穿梭在他腦子裡。」胖子似乎對這種事情挺感興趣的，之前也是，時不時就會跟我分享一些有的沒的故事，雖然我也挺感興趣的。

胖子接著說到：「學長和另外三人早就有聽聞這則故事，因為那位學姊發生的故事是在更早之前，所以學長他們就準備組成個夜遊四人行，打算就去和平樓一樓的那間女廁所探險，只不過呢.....。」說到一半他又停下來，我忍不住的罵到：「你個死胖子，別吊人胃口，再停頓一次信不信老子直接把你踹到那女廁裡。」胖子笑了笑看著我，似乎他很享受這種吊人胃口的感覺。

「他們組成夜遊四人組準備去探險女廁之後，四人就興致沖沖的來到了這號稱鬧鬼的女廁所前。」還興致沖沖勒，這種說法怕只會把學長們描述成偷窺狂吧。我心裡這樣想，然後繼續當個好奇寶寶一樣聽胖子說故事。「根據學長所說，其實他們四人都很膽小，平常團練也不會這樣四處亂跑，絕對不會去那種會嚇到自己的地方，平常也幾乎都不看鬼片。只不過當天就不知道是誰給的勇氣，他們不僅僅來到了和平樓的鬧鬼女廁所前，反而還想看看廁所的內部。但因為夜色已晚，他們實在看不清裡面的樣子，所以就想打開電燈，電燈就在廁所外的牆壁上，於是啪的一聲，他們一下子就打開了廁所燈的開關。但很可惜，廁所電燈沒有反應，他們猜測是電燈壞掉了，只不過還是可以靠著微弱的路燈往裡面看，讓學長毛骨悚然的是，女廁裡面還真的沒有鏡子。」胖子抿了抿已經乾癟的嘴唇，顯然剛才長篇大論的講故事已經耗了他不少的力氣。

胖子深吸了一口氣，接著繼續說道：「一陣覺得可惜後，他們就準備前往下一個探險的景點，學長們打算走到通往二樓的樓梯，雖然通常樓梯口的鐵門

都會被警衛關上了，所以其實也去不了二樓，但就是當作難得夜遊一次，就去那遊蕩看看。而就當他們在離開廁所，學長似乎是感覺到了身旁有什麼東西，猛得往旁邊看去。這不看還好，一看嚇一跳，他們看一個穿著我們學校的運動服的女生，無聲無息的就站在他們前面不遠處，身體有點側身的背對著他們，抬頭看向信義樓。」聽到此處我又忍不住地打了個冷顫，因為信義樓就是我們現在所處的位置，我頓時不敢再看向那邊的女廁，轉而看著胖子那令人安心的龐大身軀。

「之後學長的夜遊四人組嚇得呆愣在原地，而那女生似乎是感受到了他們的目光，用著一個詭異的動作轉身，看不見的面容卻陰森森地看向他們，而學長說，雖然看不清那女生的臉龐，但隱約能感覺到他和自己在對視，而他只和那個女鬼對視了約三秒，學長心裡默念了一聲對不起後，就發現到膽小四人組只剩下他一個人呆愣在原地，其他的人早就一溜煙的逃跑了，而學長在內心暗罵了他們一遍沒義氣後，自己也頭也不回的跑走了。而在發生在一連串的詭異故事後，那間廁所也就被封鎖了」胖子說完了故事，就活動了一下身體，畢竟我們已經站在這裡說了不少故事。

其實那位學長就是在網路上發學姊那一篇故事的人，只是順帶加上了自己的經驗罷了，只不過據說那女廁是在和平樓一樓的家政教室旁，但家政教室在實踐樓，依照學長的那篇貼文來看，當時的實踐樓還在建，所以我猜測可能是之後蓋完實踐樓後，就將家政教室換過去那邊的位置了。所以依照現在對應的地方來說，家政教室變成了自然科實驗室，而原本傳說中鬧鬼的女廁也重新修建成了性別友善廁所，而那老兵上吊的楊桃樹，就在離廁所的不遠處，難不成這一切都是個巧合？

第三章：不為人知的胖子

夜色茫茫，走廊上一望無盡的黑暗，走廊盡頭的緊急逃生標誌閃爍著層層綠光，剛才聽完胖子說的一連串故事後，我隱約的覺得原本鬧鬼的女廁所那地方，有著說不透的詭異感覺在望著我，想到這我趕緊招呼胖子快離開這邊，免得待會試膽大會還沒參加到，我就先把自己嚇死了。雖然現在是個大夏天，但不知何處來的冷風吹得我一陣哆嗦。走到通往第一棟會經過的連接走廊，這邊的走廊就會有幾盞燈了，微弱的燈光灑落在走廊上，頓時照亮了原本漆黑的走廊，靠在連接走廊的欄杆上往下看，可以看到仁愛、信義樓層之間一樓區域，比起信義、和平樓之間的空地上僅有的幾顆樹，這邊的造景算是還不錯看了，仁愛、信義樓之間的一樓處，中間還有著一個走道連接著這兩棟樓的玄關，旁邊都是幾顆椰子樹和一些奇形怪狀的樹，雖然之前學校的專題課上有教到這幾棵樹的名字，只是我幾乎都忘了。學校操場和司令台是在隔壁的一塊區域，中間隔著一條街，也是要依靠連接走廊才能過去，就像是個跨海大橋，第一次來這間學校時看到這場景覺得挺酷的。

我和胖子悠哉地走在二樓的連結走廊上，突然胖子一聲驚呼「靠！」只見他拿著手機，螢幕上清晰的顯示 21:45，還有他那獨樹一幟的桌布，是一隻正在抽菸的橘貓，胖子的風格還挺奇怪的。而我聽見他這突然的一聲驚呼，也讓我好不容易平靜的內心又受到了一次刺激「你妹啊，大晚上的嚇唬誰呢？叫那麼大聲幹嘛呢。」

「現在已經 9 點 45 了，我們和陳彬約 10 點欸。」胖子用著慌張的語氣跟我說。「你不是號稱街頭車神的嗎，一台摩托車可以被你騎到變賽車。」我一臉不慌不忙地看向他。只不過胖子也沒多說什麼，我看他突然的加快了腳步，也就趕緊跟在他身後了。陳彬是我們隔壁班的同學，本名叫做陳翔彬，只是他的社交軟體上名字取叫做陳彬，因此大家都叫他陳彬。他是一個成績很好的瘦子，雖然跟我身高差不多在 170 公分左右，但他明顯的比我瘦太多，只不過他打籃球的技術那叫一個好。只是他不喜歡和胖子打籃球，畢竟那靈活的胖子總會把他撞倒在地，胖子的個頭到現在還在長，180 幾的身高配快破百的體重，要不是我認識他，我還真不知道這他媽的只有十七歲。他在這樣生長下去，估計以後刺個青，就變得很像某種黑幫的打手，或者是健身館的館長之類的。

我和胖子來到了校門口，校犬小歐愜意的躺在警衛室旁邊。可能是因為胖子趕時間的關係，他這次沒有過多的打擾這隻悠閒的校犬，而胖子只是罵了句臭狗，就快步地往校門口走出去了。我在走出校門口時，往警衛室內看了看，

警衛大叔看起來比校犬更悠然自得，坐在那邊看報紙，而他發現到有一個肥大的身影閃過去，就抬起頭看了一下，而後就是緊隨在那個肥胖身影後的我，我微笑著和警衛大叔點了點頭，他也對著我點了下頭，而後我就踏出校門口了。

胖子走出校門口後，就往他停摩托車的位置前進了，雖然我們才高二而已，但在我們這地區有很多未成年無照騎摩托車的，而為了不被教官發現到我們未成年騎車，胖子都會把摩托車停在離校園不遠的超商門口外，而我放學的時候都會讓他載我回家，因為我們的家都住滿近的，都是在楠梓區，而學校是在左營區。我早上都是自己搭捷運來學校，畢竟那胖子時常睡過頭，起來的時候才會飆車到學校。不過該說不說，胖子的車技也是很好的。就他那台已經有著快二十幾歲年紀的老摩托車，他還可以跑山壓彎。我也是挺訝異，就他那體格，加上那台老摩托的避震器已經壞掉了，還有摩托車龍頭有明顯的往右偏。而那胖子依舊可以騎的逍遙自得。雖然在我們南部，都會戲稱那些精神小伙叫做 8+9，簡稱+9，也就是所謂的地痞，這類地痞在楠梓和大社區經常出現，「8+9」是非常本土的說法，就是指那些會在廟口抽菸吐痰、穿褲管被改得很窄的牛仔褲、騎一些跟胖子那台摩托差不多破的摩托車、然後滿口髒話，而且他們基本上都是平頭、瘦瘦的，而且在他們的摩托車上都會掛著某些廟的平安符之類的。有時候只要跟那些 8+9 對看幾眼，或是不小心跟他們對到眼，又或者是你根本沒看他們，他們卻會無緣無辜的嗆你。不過好加在胖子走在那些 8+9 區域都沒甚麼人敢去和他嗆聲，其實胖子也可以算做他們的一員了。不知道為什麼，那些 8+9 都很喜歡和胖子混，胖子手機的社群軟體都有加他們的好友，那些 8+9 也時常約胖子出去，可能胖子那瘋子般的蠻橫性格很討他們喜愛。但胖子不喜歡和他們相處，因為胖子覺得那些+9 很智障。但其實不是所有 8+9 都那麼猴子，有些是真的非常成熟那種，講話客客氣氣、性情溫順，還有些非常的吃苦耐勞，之前我去物流中心打工搬箱子的時候，就遇到了這種少數的另類 8+9，而且我看見的那位還有刺青，穿著很窄的牛仔褲，褲子口袋還放了一包七星中淡。

我和胖子已經走到了超商對面了，正準備等紅綠燈過馬路的間隙，胖子手機的鈴聲驟然響起。「胖子，你要到了嗎？我和許晨芸已經到這邊了，就差你一個人了。」電話對面傳來的聲音正是隔壁班的陳彬，令我沒想到的是胖子居然還沒跟他們說我會去，其實我更讓我訝異的是許瑜彭居然也在，我以為像她這種認真讀書的三好學生是不會來參加這個鳥活動的。許晨芸是和陳彬是同班同學，許瑜彭可是學校內出了名的漂亮，到哪都有人想加她的聯絡方式。陳彬也是她眾多的追求者之一，只不過就連陳彬也沒想到，兩人雖然聊得很投機，但不是那種曖昧的關係，反而更像是恨不得能早點認識的知己，也因此他們的關係演變到現在也只是個朋友之上戀人未達的狀態，應該說是比普通朋友更好的朋友，會被許瑜彭的社交軟體內的另一隻小號加好友的那種。但陳彬也覺得無所謂，他覺得這樣也挺好的，能認識一個這麼漂亮的妹子，而且也因為他們

之間的友誼關係，加上許晨芸那美若天仙的盛世美顏，讓他不想去顛染了許晨芸這樣的女神。況且他也認為，若是自己告白被拒絕的話，關係談不成反而連朋友都當不成了。

等了大約二十幾秒的紅綠燈後，終於等到綠燈了。「我們要過去了，現在還在學校那邊的超商。欸對了，孫哲安也會跟去。」胖子邊說邊走向對面的超商。「306 號退房！」這句話其實沒什麼特別的涵義，就只是每當有某個朋友在打電話時，都會習慣性的說一句，只不過通常是要很熟的朋友，又或者是那通電話不是人家爸媽打來的，才會敢這樣說，免得就會進入尷尬地社死現場。

「退你妹房，孫哲安你順便幫我帶一瓶飲料過來，我要一瓶梅子綠茶。」在陳彬說完之後，又傳來了一道聲音，「我要一瓶鋁箔包裝的奶茶！」電話那頭傳來了許晨芸的聲音。

「喔！那待會見。」胖子說完後就掛斷了電話。然後我們兩個就往超商內走去了。「歡迎光臨！」一個看起來還是大學生的男店員站在櫃台前面。而我和胖子走向了位於最後面的飲料櫃。我拿了許晨芸跟陳彬要的奶茶、梅子綠茶，然後我自己也拿了一瓶紅茶。而當我轉頭看像胖子的時候，我發現他居然拿了幾瓶啤酒和水果酒。「我秒！胖子你是想酒駕是不是？別忘了你還要騎車回家。」胖子總共拿了四瓶酒，然後又挑了一瓶豆漿。「沒差拉，這幾瓶不會醉，大不了換你騎車而已。」胖子手上抱著豆漿和幾瓶酒後，就往櫃台前進了。我印象很深刻，之前和胖子在他家附近的公園喝酒，那時候陳彬也在。我永遠記得胖子那一口氣喝完一整瓶的 58 度烈酒後的行為，他那時候從摩托車後備箱，拿出了不知道從哪來廚師服，然後穿上去之後開始爬樹，最後一整個人躺在地板睡著了。而我則是乾了一口的烈酒，就感到頭暈目眩，最後坐在公園的椅子上發呆。而陳彬因為還要騎摩托車回家，所以就沒喝。他只是傻眼地拿手機把我們兩人的發酒瘋行為錄下來。雖然陳彬和我們一樣也是無照騎摩托車，但他至少規規矩矩的，不會像胖子這個亂源一樣，無照又酒駕。只不過至少胖子從目前為止，騎車跑了那麼多次山都還沒摔過，只有一次他載陳彬，忘記避震器壞掉，所以車子側柱直接刮在地板上，兩人差點一起摔車。而我當時也無照騎在他們後面看著這一幕。陳彬之前摔過車，但他說他那時不知道為什麼，突然恍神，然後就自撞了一台小客車，摩托車也報廢了，最後還要賠別人錢。

胖子把那幾瓶飲料放在收銀櫃上，然後就從口袋裡掏出了錢包，他的錢包上有著柴犬的圖案。胖子還真的是個愛護動物的人士，他在房間同時養過蛇和老鼠，只不過最後有一次老鼠和蛇同時消失，過幾天後老鼠出現了，蛇消失了，連胖子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請問有載具嗎？」店員拿起幾瓶酒就開始結帳，我們明明都穿著校服，但店員沒要我們拿出身分證之類的，看來他把

胖子誤認為是高三已經成年的學生了。胖子搖了搖頭，而店員似乎沒看見他搖頭，所以又問了一次。胖子就又搖了頭說「不需要。」

「謝謝光臨。」這年代的超商店員還真苦，從原本的只需要結帳，但現在還要取貨、微波、泡咖啡等等瑣碎的事情，有時還會遇到奧客，因為超商裡沒有他想要的食物而大發雷霆的那種。真的是默默地在心裡感謝他們對社會的付出，雖然在之前在早上的時候有一個值班的女店員，口氣差又擺著臭臉，上次結帳的時候她直接把零錢丟櫃台。我也聽過一堆學生抱怨過她，但最近都沒看到她了，估計是被檢舉後辭退了。

我和胖子走出了超商，走到了停在超商外的摩托車旁。胖子從口袋摸了摸鑰匙，然後打開了摩托車的後備箱，拿出了掛在旁邊的全罩式安全帽，然後從裡面拿出一頂所謂的「西瓜皮」安全帽遞給我，之後把剛買的酒都放了進去，我也順便地把飲料都放在裡面。雖然胖子的後備箱內有不少啤酒的瓶子，玻璃瓶裝的那種，但我也見怪不怪了，這胖子的後備箱什麼都有。而後他把摩托車牽到路旁，發動了摩托車後坐了上去。我乖乖地戴好了這一頂出了事也基本起不到作用的安全帽後跨上了機車後座。胖子啟動了摩托車後就直接一個華麗的迴轉往另一個方向騎去。

第四章：陰廟

就在胖子騎車騎到一半時，一個阿嬤騎著電動車逆向行駛而來，那阿嬤就逆向的騎在大馬路上，好在胖子現在還沒騎得很快，四周也很少車，不然怕是這阿嬤被胖子撞下去恐怕是凶多吉少。胖子往右靠了就躲過去了。我緩緩說到：「這裡是台灣，挺正常的。」而後胖子無奈的點了點頭就繼續加速往前，畢竟我們約晚上十點要到夜遊的地點，剛才買完飲料耗了不少的時間，胖子從時速 40 公里的速度突然一路加速到 70 公里，我的西瓜皮安全帽都差點被吹走。

我問了胖子夜遊的地方在哪，他說：「就在學校附近的池潭那邊，靠近偏僻無人的山區的一座山上，就是那間出了名的廢棄陰廟。」那間廢棄陰廟雖然我是沒有聽聞太多的故事，但聽說是出了名的邪門，尤其是在廢棄之後就變得更陰森詭異，聽聞附近住戶都說晚上能聽見女生的淒厲哭聲。而我們要去的陰廟還會經過一些山路，但還算是挺山上的地方，雖然說是在附近而已，騎過去大約也要 30 分鐘，難怪這胖子突然的騎那麼快。

台灣人通常拜的陽廟，就是指關聖帝君、天上聖母之類的神明，而陰廟是祭祀無主孤魂的地方，無主孤魂就是找不到家屬、沒有名字、非自然死亡的遺體，通常都會民間都會尊稱那些無主孤魂為「萬應公」或「萬應媽」，而陰廟的話也有人會尊稱其為「大眾爺廟」、「萬善同歸廟」等等。而有些還會根據無主孤魂當初發現的遺體死亡、處理的方式又成了不同的類別，「水流公廟」主要祭祀在海邊或河岸所發現的無名屍骸，又或者是溺斃而死的冤魂，希望他們不要含怨氣徘徊在水域周遭，以避免禍害到其他無辜的人，同時也希望他們能保護這片水域。「大墓公廟」是建立在墳墓附近的祠堂，主要是祭祀那些沒有親屬或後代的無主孤魂，又或者是在瘟疫、械鬥又或是戰爭中死亡的冤魂。「姑娘廟」則是祭祀一些未婚而離奇死亡的女性孤魂，通常可能是因為自殺、被殺等原因，沒享受到家庭或婚姻的幸福而含怨而死的女性，而通常也會尊稱那些女性孤魂為「姑娘仙」。而我們這次要前往的陰廟是「萬應公廟」，祭祀的是一些無法釋懷而懷盪在世間的孤魂野鬼。這些陰廟的共通點就是通常都是以牌子或是石頭來代表那些無主孤魂，而不是像陽廟一樣有神像。只不過有些陰廟要是積攢到了足夠的功德，還有可能會被天庭奉命，從而陰轉陽廟陰廟通常都是在偏僻的地方，當然也有幾間是在大馬路或者一些小巷子裡面。

通常民間對陰廟的印象大多都為負面的，因為在台灣有不少的未還願而遭到索命的一些事件，那些拜了陰廟，實現了願望卻沒有兌現承諾的人，也就是沒有還願的人，輕則摔斷手、腳，重則家破人亡。之前我聽過了幾件有未還願的故事，一名女性在拜完陰廟後果真實現了自己的願望，而她卻沒有還願，摔斷了手腳，每晚都作了惡夢，更是在某天回家時發現到家裡有十幾隻巨大的蟑螂就在她客廳內待著不動，也就在那時女子才想起來自己忘了還願。

但我認為陰廟其實沒有所謂的邪門會不吉利，陰廟本就是蓋來讓一些無主孤魂能安息的離開，是對一些未能釋懷的生命的慈懷和尊重。更主要來說，許多人捐了幾千塊卻許著幾千萬的願望，人們那無窮無盡的貪念才是將陰廟負面化的原因。

我曾經為了學業而去拜過一次陰廟，雖然離楠梓區有點遠，是一件位於高雄市苓雅區的萬應公廟，但那間廟差不多可以說是高雄最大最靈的萬應公廟了。那次我是和胖子一起去的，他是為了自己的事業才去的，當時我們兩人都是被生活壓得喘不過氣，逼不得已之下才萌生了去陰廟祈求的念頭。我和胖子在拜陰廟時心裡非常慌張，因為聽過網路上那些很靈的故事，而我們最怕的是還願的部分，生怕一個不小心就被用斷手腳。當時我們去的萬應公廟裡，大約是晚上十點。那時也是鬼月，因為據說鬼月拜萬應公廟很靈，而且要挑在大晚上的時候拜，最好是午夜十二時，只不過我在外面逗留太晚的話會被家人罵，因此我只好和胖子選了晚上十點的時間。原本我們是晚上七點多就出發了，到那邊大概晚上八點多，而我們覺得八點這時間太早，加上那間萬應公廟附近就是高雄西子灣，所以就在附近晃了一下，騎著租借的腳踏車四處欣賞，不得不說那邊的風景還是很漂亮的，而且這間萬應公廟旁邊時常有一些布袋戲、戲曲的表演，據說是因為這間萬應公廟非常受當地人民的愛戴，還有人捐贈了個戲台，平時也會有人花錢請人來演戲。到了十點多，我們才進到了萬應公廟，雖然在有先查要怎麼拜萬應公廟，只不過實際來到現場後，我們還是太緊張所以忘掉了，因此只能去問在那邊坐著的一位小姐。

那位小姐是跟我們說，其實不用太害怕，就把祂們當作是阿公阿嬤就好，即使是不小心拜錯了順序也沒關係，心裡真誠的道歉就好了。最後我和胖子都在那邊說明了自己的內心事，我們兩人還在那擲杯求了一個平安符，我們兩個都是一次就擲到聖杯了。而據說平安符要盡量放在腰以上的地方，像是上衣的口袋之類的。而如果是放在錢包哩，就盡量不要將錢包放在褲子口袋。

我和胖子在那邊拜的時候還有遇到一群人，一輛輛百萬的車就停在廟門前，裡面有幾個人穿全黑的衣服，雖說拜廟的時候盡量不要穿黑色，但我看他們拜拜的動作，比任何人都虔誠，沒人嘻皮笑臉的，都是板著一副嚴肅的表情。胖子有跟我說那可能是做一些八大行業的人，很多幹八大行業的人都拜過

萬應公廟，而他們也很誠心地去拜這些萬應公廟，畢竟他們認為自己能有今日的一番成就，不免少了萬應公廟的保佑。

前方有個紅燈，胖子減慢了速度後停在了白線前，我拿起手機看了一下，螢幕上顯示「22：07」，看來我們還是遲到了一下子，估計還要再 20 分鐘才會到那地方。突然胖子一個加速後右轉就闖過了紅燈，「幹！怎麼突然紅燈右轉，你想被開單嗎，高雄這附近的路段加裝了不少監視器。」我一個重心不穩的差點踉蹌往後摔。「這裡是高雄，誰管你甚麼紅燈右不右轉。」我還是很少看到胖子會這樣騎車，雖然他是無照又超速，但還是會遵守交通標誌。「要是每個人都你想的一樣，高雄政府只需要靠收罰單就發大財囉～」

胖子很快就騎到了山路附近，這邊至少還有些路燈，上山路之後路燈就比較少了。我之前和胖子去過高雄楠梓的一間陰廟，那時候大概是凌晨三點多，那間陰廟不是在很偏僻的地方。胖子天不怕地不怕的，我還擔心他給那間廟添麻煩，只不過我們只是在廟口閒聊一下就離開了，會去那邊也只是臨時興起的興致。

上到山路之後，整個道路黑茫茫的，只剩下胖子的摩托車燈能照亮前方的路，也不知道是這胖子騎習慣這邊了還是怎樣，我看見那時速又上升到了 60 公里，這胖子怕是把山路當平地，平地當賽車道在騎，也真不曉得他是怎麼敢騎那麼快的，而且我還能感覺的他隱約的在壓彎，看來一騎到山路就壓抑不住他「楠梓車神」的稱號。

漆黑的夜晚參雜著陣陣冷風，估計是這胖子騎太快了，那風聲大的快要震破我的耳聾了。騎到一半時，前方有一群野狗趴坐在路中央，大約有 5、6 隻的樣子，這群野狗看到我們的到來，也是很歡迎的衝著我們不斷地犬吠。胖子為了禮貌的接受他們的歡迎，他減緩了車速，「胖子！你要幹嘛？」我看見他直接下了車，留我一個人傻坐在車上。其實我早就知道他要幹嘛了，那胖子看到狗都會很興奮。只見一個肥大的身軀往那群野狗的方向跑去。那群狗像是沒想到居然有人敢招惹牠們狗子幫，一溜煙的就跑走了，邊跑還邊回頭對著胖子叫。「媽的吉娃娃土狗。」胖子也只跑了一小段就往回走了。我聽見這話忍不住說道：「從我這角度看，都不知道哪邊才是狗了」胖子的瘋狗外號十歲就有，現在仔細想想，這胖子綽號挺多的。

第五章：夜遊

只見前方有兩個人影站在那，胖子的車燈往那一照，正是陳彬和許晨芸站在路旁。旁邊還有另外兩個身影，我仔細一看才認出這兩人，「操！林齊瑞、李好平，你們兩個也來了。」這兩人同樣也是我們學校的學生，只不過林齊瑞在上完高一下之後就休學了，我也是很少見到他。李好平則是我和胖子班上的人，李好平的顏值放在我們學校也是相當亮眼的存在，只是和許晨芸比較起來還是稍微遜色了一點。

說到林齊瑞這人，就不得不說他曾經幹過的豐功偉業。說是豐功偉業，倒不如說是他在發神經。其實他和我還有胖子都是住在楠梓，我們國中讀的學校也是同一間。我們國三的時候，林齊瑞和他的好夥伴們迷上了一些都市傳說的故事，還會去看一些別人去廢棄景點夜遊的影片。可能因為看到了那些影片總是都有個會法術的人在帥氣的施法、講一些很帥的話跟鬼噏聲。或許就是這個因素，讓林齊瑞上國三之後開始研究玄學。雖然研究玄學不是件壞事，但這傢伙像是中二病發作一樣，開始自稱自己是撒旦。而他那些小夥伴們就像是他的信徒一樣，對他的話深信不疑，雖然這麼說有點壞，但他們那群人好像都不太聰明的樣子。只不過最諷刺的是，他除了把這些秘密告訴他的小夥伴們，還有把自己是撒旦的「祕密」告訴我和胖子，好像是認為我們兩個也很好騙一樣。

林齊瑞在之後越發的走火入魔，還創建了一個群組來分享一些玄學。起初林齊瑞只跟我們說，撒旦來他的夢境，告訴他說他其實就是撒旦，然後他就開始分享曾經自己作為撒旦的故事。我和胖子都是那種腦迴路很奇怪的人，之前問林齊瑞過他有沒有養龍，而林齊瑞一臉正經的告訴我們說他曾經有個坐騎就是一條龍。而之後他還找我和胖子跟他的小夥伴們一起去公墓探險，我和胖子想都沒想就去了，為的就是看林齊瑞是怎麼施法的。那時候在公墓時林齊瑞還跟我們說，他看到這邊有很多鬼在四處徘徊，而我從口袋拿出了一張早就在胖子家寫好的紙條，我們故意用爆水的紅筆在紙上按了個手印，然後上網查符咒，依樣的畫在紙上。我把那張紙條趁林齊瑞不注意的時候丟在草堆裡，然後在他看向我這邊時，故意撿起來。而他看到我撿起那張「符咒」的時候，頓時就對著我破口大罵，他說這是千年前的一個邪教留下來的信條，為的就是讓撿起紙條的人厄運纏身、遭受詛咒。而林齊瑞也是很好心的為我施了法，然後在結束公墓探險的時候帶我去了廟裡，在那裡為我驅邪。那都已經是約兩、三年前的事情了，估計他都還不知道真相。而在我看到他的時候我頓時就有了不好的預感，有這傢伙在，估計又要看他施法了。

我看了看手機，上面呈現著「22:17」，原本要 20 分鐘的路程，這胖子 10 分鐘就到了，估計剛才催了不少的油門。

「呦！這不是林大法師嗎？你放在我家的大天使麥可好像已經逃跑了，上次老子家裡鬧鬼，他都沒出來幫我幹架。」胖子其實沒有很喜歡林齊瑞，畢竟林齊瑞那裝逼不成還要硬解釋的尷尬場景，不管是誰看了估計都得忍不住笑個一兩聲。「劉博凡、孫哲安，你們兩個也有來哦，我剛才騎山路的時候，催油門又壓彎欸！」林齊瑞一如往常的先吹牛裝逼個幾句當做開場白。而胖子似乎是不想理他，他把車停到一旁後，我們兩個就下車了。旁邊停著兩台摩托車，一台是陳彬的，另一台是林瑞齊的，看來他們兩個今天都很幸運的能載到妹子。

「我的飲料勒～」許晨芸那一雙水汪汪的圓潤大眼睛看著我們，她悄無聲息地突然出現在我們旁邊，連我都沒注意到她什麼時候走過來了。「被野狗咬走了，他們跑得很快很快，我追不到。」

胖子假裝一臉無奈的看像許晨芸。

「靠！真的哦，怎麼被搶的啊。」許晨芸一臉不可置信地看像我們兩個，坐在另一台摩托車上的李好平也張著嘴巴往向這邊，估計也是被胖子唬爛到了。「北七哦，連胖子的話你也信，就她這體格和速度，野狗估計還跑不走！」我心裡想著這兩個妹子會不會太單純了點，連這樣的話都可以被騙到，害我不由自主的為他們擔心了一下。

「許同學，不長點心眼的話，小心被神棍給騙囉～」胖子說完這句後，有意無意地看向了林齊瑞，而林齊瑞在低頭滑手機。「別看我漂亮就覺得我好騙，老娘不是吃素的！」許晨芸像是知道自己被騙了般，自己的嘴角也微微上揚，估計是覺得這樣被騙得太愚蠢。「快點啦我很渴！」許晨芸在說完這一句後，胖子才打開了摩托車的後備箱。一旁的陳彬走過來，看到後備箱的酒罐後似乎臉色都變了。「操，胖子你跑去買酒哦。」或許是被胖子的騷操作給震撼到，又或者是他想起來了當初在楠梓，也就是胖子家附近的公園，看見胖子喝醉後昏睡在公園時的場景。

「喂，這邊是山上又是廢棄陰廟旁欸，你們不要罵髒話。」林齊瑞一臉嚴肅地看著我們，雖然被他念，覺得很不爽，但他說的也沒錯。原本正聊得起勁地另外幾人也突然沉默了下來，然後互相看了看對方後，又繼續地聊起來了。我走到胖子旁邊，正準備拿我的飲料，我看見他正用著手機飛速的打字。「你怎麼把這神棍也找來了？」胖子傳訊息給陳彬，然後用眼神示意陳彬看一下手機。

陳彬從口袋裡拿出手機後，一臉的苦笑加上聳肩，隨後就看見他快速打了幾個字。「他聽到我和許晨芸說要來夜遊，他就跟著來了。」胖子看到這則訊息後，直接拿起了一瓶酒猛灌了下去。

「嗝，走吧，什麼時候要進去陰廟裡。」胖子在灌完酒後，就突然往其他地方亂走。胖子不管有沒有喝醉都這樣，總會突然幹出一些事情。眼看他朝著陰廟的反方向，也就是剛騎車經過的路往回走過去，我依舊和其他人待在原地邊聊天邊喝著手中的飲料。

「陳博凡跑去哪了阿？」過了約莫五分鐘，我們才發現到胖子的身影已經消失在黑暗的道路上了。雖然是覺得不用太去理他，畢竟胖子的做死日常我已經習以為常了。只不過我還是發了一條訊息叫他快回來，畢竟我們已經準備要進去廢棄陰廟裡面探險了。

「我們去找他嗎？」許晨芸看向我，而我低頭看了一下手機，發現到胖子還是沒有回我訊息。「我先打電話給他。」我心裡想著這胖子又在給別人添麻煩了，要是他沒接電話，我們就還要特地去找他了。電話鈴聲響了三十幾秒，只不過正如我心中所想，他沒有接我電話。「走吧，胖子沒接電話。」說完我就叫陳彬跟著我一起去找胖子，而許晨芸、李好平還有林齊瑞就先待在原地。

「胖子～胖子～」我往剛才胖子走的方向過去，走了一段距離後還是沒有看到胖子，除非這胖子直接用爬的上山，要不然這邊也只有一條路而已。此時黑矇矇的一片根本看不清楚，更麻煩的還是要找胖子那傢伙。

正當我們又持續走了一段距離後，我們看到有一個被樹枝蓋住的小岔路。「欸，這不是剛才胖子喝的酒瓶嗎？」我尋聲望去，發現到陳彬蹲在地板上，手機打開著手電筒在照一個物體。我湊近了看，正如陳彬所說，這個酒罐就是剛才胖子一口氣乾完的，這瓶子就立在路旁，只不過我們卻沒有看到胖子的蹤影。「哲安，你看。」我看到陳彬在看著我身後的方向，我也轉過頭去看了看。而我看到有一個被樹枝蓋住的小岔路，是一條沒有柏油路的小路。要不是胖子把酒瓶放在這，然後被陳彬恰巧的發現到，我還真不會注意到這邊居然還有個小路。

「進去嗎？」陳彬看著我問到。我聞言向陳彬點了頭，然後我打開手機的手電筒燈光。雖然是沒很想進去這種小路，因為通常這種山上小路的盡頭都是一些公墓之類的，何況這裡又離陰廟大概兩百公尺的距離。但想了想要是再找不到胖子，我們今天的夜遊可就泡湯了，雖然我本就沒有很想來探險。只不過有兩大妹子在這，我內心也就妥協了。

我走在前方，陳彬跟在我後面。走進去這條小路之時，我便感覺到了陣陣森寒，有種說不出的詭異在心中蔓延開來。「哇秒！」突然一隻手搭在我肩膀上，害我忍不住的噴了髒話。而這隻手正是陳彬的手，他看見我被嚇到，自己也被嚇了不少，雖然沒有看向他，但我也感覺但他身軀抖了一下。

「你妹的，你家人沒教過你晚上不要亂搭人肩膀嗎？等等我肩膀上的火被你拍熄了，你要對我負責。」我對著陳彬罵了幾句，然後立刻摸了摸自己的耳朵，而他也是笑著和我說了幾聲抱歉。不要亂拍別人的肩膀也都是名間習俗常說的事情，俗話說人的身上有三把火，分別在左右肩膀和頭頂，而這三把火代表著人的陽氣，據說如果不小心被拍到了肩膀，就要趕緊摸摸耳朵和嘴巴來增加陽氣。而若是有其中一把火被拍散的話，就很容易遭到好兄弟纏上。

「胖子人呢？」我看向陳彬問到。因為我們已經走了約7分鐘有了，而且這條小路都是直線往前，沒有其他岔路，我們還是找不到胖子在哪。我用手電筒四處照了照，但依舊就只有樹林和小路呈現在眼前，也不知道這胖子怎麼敢自己一人跑進這種地方。

「啊！」走在我身後的陳彬猛然發出一聲慘叫，我被他這一嚇差點丟了魂魄。「怎麼了？」我轉頭看向陳彬，只見他正蹲在地板上，一臉痛苦的用手握住了他的腳趾。「有夠痛的，我沒注意到這邊有個石頭。」陳彬穿的是夾腳拖，這一撞下去估計沒個流血也會破皮。「沒事吧。」正當我想要蹲下來查看他的傷勢時，我卻看到一個人影迅速的站在我們不遠處的地方。

「喂！胖子，快過來。」正當我喊出這句話的同時，我心中生出了一股違和感，全身頓時起了雞皮疙瘩，因為那身影根本不是胖子。不遠處的那個身影，有著一頭明顯的長髮，加上那身影身高不高，估計是個女性的身影，絕非胖子那彪悍的身型。但如果不是胖子的話又是誰？想到此，我不由自主的往後退了幾步。心裡想著該不會剛出來就撞鬼了吧。「胖子？」陳彬聽到我喊了聲胖子，也向身後望去，但他似乎很快就反應出那不是胖子了。「哇秒！女鬼啊！」陳彬大叫著，而眼看那身影靠得越來越近，陳彬更是緊抓我的衣服，口中的台灣髒話噴得越來越標準。而正當那個身影靠得越來越近時，我心中才鬆了一口氣。

「你他媽！誰是女鬼，老娘是漂亮大美女。」許晨芸的聲音陡然傳來。他那雙大眼睛看著陳彬皺眉，然後踢了一腳蹲在地板上的陳彬。「靠.....大晚上的你嚇什麼人，不會先叫一下我們嗎。」陳彬癱軟的坐在地板，而我已經站了起來看向許晨芸。

「你有看到胖子嗎？我們走了一整條路了，都還沒找到他。」我看向許晨芸問道。而許晨芸先把早已嚇軟的陳彬扶起來之後，就一臉無奈的向我們說

道：「劉博凡早就已經回去了，我還以為你們有跟著他回來，結果他根本就不知道你們有去找他，所以我就來找你們了。還有劉博凡居然把酒瓶亂丟，真是有夠沒公德心的，只不過也正是因为這個酒瓶，我才找到了你們。」許晨芸手上拿著胖子喝完的酒瓶，然後拉著我們就準備往回走。

「啊啊啊啊.....痛痛痛！」陳彬在走了幾步後就把手扶在了我的肩膀上。我用手電筒照向他的腳，才發現到他的腳趾已經流了不少血了，看得我連腳趾頭也跟著發癢了。「我有帶一些藥膏，我放在外套裡，但我外套放在李好平那。」說著我們就扶著走路踉蹌的陳彬回到了陰廟前，停放摩托車的位置。

第六章：鍾馗

「胖子，你剛才跑去哪了？」回到了摩托車處，我看見胖子正坐在摩托車上和李好平有說有笑的，而林齊瑞則是手上拿著一塊板子。「我剛才就在那條小岔路阿，我有放酒瓶在那邊。」胖子轉過頭看向我們，然後一臉笑嘻嘻的。不過如果我們和胖子走的路都一樣的話，照理來說我們應該會遇到他。「欸？那我們怎麼沒遇到你。」陳彬把目光從自己的腳趾移向胖子的眼睛，畢竟陳彬這傢伙可是為了去找胖子而受傷的，不問問都對不起自己的腳趾。

「阿？我往小岔路走進去後，看見了一間白色的廢棄房屋，就走回來了。」胖子一臉疑惑的看著我們，估計也是想不透怎麼沒看到我們。「白色的廢棄房屋？」我和陳彬兩人面面相覷，我們剛才可沒看到胖子所說的小屋子，只不過聽起來挺毛骨悚然的，許晨芸也在一旁瞪大了雙眼看向我們。

「算了不管了，陳彬可是為了找你，都不小心受傷了呢。」許晨芸一邊說著，一邊往李好平那走去。而在許晨芸幫陳彬簡單處理完傷口後，我們眾人也終於是齊了。五人把隨身物品整理了一下，就往廢棄陰廟門前走過去了。雖說這邊是已經成了廢墟，但至少整體的外觀看起來沒有什麼嚴重破損，看得出整體的外觀。但是內部就不一定了，還要等我們進去看之後才能確定。所以我們站在陰廟門前，正商討著待會進去探險的事情。

「等等我們先進去大概探險，然後再玩個碟仙吧！」林齊瑞拿著口上的板子，看著眾人說道。而當我們四人聽到這句話時，異口同聲喊了句：

「靠！」，顯然這不在原本的安排當中。一開始我們只打算進去探險而已，但沒打算玩這種令人聞風喪膽的都市傳說。「你們不敢嗎？」放心啦不會怎樣，林齊瑞一臉自信的向我們掛保證。

俗話說，好奇心害死貓，人不做死就不會死。而正當我心裡正這樣想時，卻聽見胖子說了一句：「可以阿！反正有林大法師罩著，必定能把來路不明的妖魔鬼怪給幹的片甲不留。」

「孫哲安，你們覺得呢，要玩嗎？」雖然我心中有些忐忑，但看見其他人都點了點頭，我就只好默默妥協了。真沒想到他們真敢玩，我原本以為眾人應該都會齊齊反對的，六十年一次的兇年黑兔月，加上今晚又是鬼門開，真是想不明白到底為什麼他們那麼大膽。而此時我看見李好平這看著我，然後無奈地

笑了笑，看來她跟我一樣也是被默認參加的，真是吃了啞巴虧。但反正來都來了，有胖子這陽氣，應該是出不了什麼事。

抱著九死一生的決心，我們走到了陰廟的門口。站在陰廟外，我突然感覺到了一絲的不對勁。大多數的陰廟都沒有門，只不過這一間陰廟有，而且左右兩側還畫著牛頭馬面、黑白無常。這奇怪的現象讓我頓時摸不著頭緒，於是我便抬頭看了一下。卻發現到原本該高掛在上面的匾額卻不見了，看來這間陰廟有經過一些拆除過程。

這當我們六人準備進入陰廟時，赫然發現到面前有個長方形物體正平放在陰廟門口前。胖子走了上前，一把就將那物體給翻了過來。而正當我們看清那物體的真面目後，齊齊的倒吸了一口氣。那塊板子上寫著大大的「萬應公廟」四字。眾人此時才反應過來，這塊板子其實就是這間陰廟的牌匾。

「牌匾朝底，而且還是放在廟門口。」胖子陰沉著臉說道。「什麼意思？」李好平好奇的上前蹲下來看那塊牌匾，而我依舊站在原地分析著這一切奇怪之處。「匾額是代表對陰廟裡的無主孤魂表示尊重，這塊匾額對那些無主孤魂的意義必然重要。這塊牌匾就這樣底朝上蓋在廟門前，顯然不正常，這間陰廟絕非是以正常的方式拆除，不然絕不可能會把匾額就這樣隨意地放在門前。而若是外人擅自拆除的話，除了引來無主孤魂的憤怒，更會引來當地土地公或什麼的憤恨，因為那些神明也會幫助陰廟裡的無主孤魂修練正道成神。擅自拆除之人估計會引來血光之災。」正當我說完匾額的事情後，眾人更是驚的說不出話。

「所以呢？你們要進去嗎？」陳彬望著我們說道，而我也注意到了一旁的許晨芸臉色不對勁。「許晨芸，你還好吧？如果覺得不太好的話，我們就回去。」我看著許晨芸說道，而陳彬也一臉擔憂地看著他，因為他知道許晨芸的膽子很小。而我自己認為不要進去陰廟裡，這些奇怪的種種現象實在令我毛骨悚然。

「又沒差，反正都來了，等等還要進去玩碟仙，難不成你們怕了？」林齊瑞走到門前仔細端詳著那上面的牛頭馬面和黑白無常，而我們依舊站在原地互相看著彼此。「進去就進去阿，反正有林大法師在這裡，我們也不必害怕阿」很顯然胖子又在這邊調侃林齊瑞了，而知道林齊瑞中二病的還有陳彬。陳彬在明白胖子的調侃後也是不小心嗤笑了出來，而另外兩位女同學可沒聽聞過林大法師的稱號。

「林大法師？什麼意思？」許晨芸一臉呆萌的看向胖子，小巧的臉蛋和清澈的眼眸又轉向看著陳彬。「恩？我說了什麼嗎？」胖子一臉壞笑的看著我和陳彬，而一旁的林大法師卻沒有說半句話。我猜他其實是明白自己的中二病，

而又不想在兩大妹子面前丟臉。我能隱隱約約的感覺到林大法師的憤怒，雖然天太黑了，視線不清楚，但我卻感覺到他那憋屈的樣子。

「走吧，不進來的都是俗辣。」林齊瑞推開了陰廟的大門就走了進去。眾人的臉色頓時又暗了下來，只有胖子這傢伙一股當先的跟著走了進去。李好平思索一番後還是跟了進去，許晨芸見狀也是跟了進去。陳彬這傢伙看見許晨芸走進去，自己也是跟在他後面，只剩下我一人呆愣地站在原地。「你不進來嗎？」陳彬見望呆在原地變轉頭示意我一起進來。我在心裡暗罵了陳彬是個馬子狗，而後也跟著進去這廢墟陰廟裡了，畢竟只剩我自己一人待在外面也是挺可怕的。

一走進去後，以胖子為頭的隊伍就開始探險了，原本是林齊瑞走在前面，但他忽然地蹲下來綁鞋帶。胖子估計是知道他害怕了，看了幾眼林齊瑞後就直接走在隊伍前面了。而我剛進來的時候，一下子就覺得有無數目光在盯著我看，身體有些止不住地顫抖。這間陰廟從外表看雖然挺大的，但裡面卻沒有我預期的大，除了一地的廢墟和滿天灰塵，這陰廟怕是也沒什麼東西了。

陰廟內透散發出著種種詭異氣息，一種壓迫感迎面而來。正中間是個被黑紅色的布覆蓋，而那張布並沒有完整的蓋完整張神桌，我能陰約看見桌底下有幾把燒到一半的香被丟棄在那，而神桌的四角各有一碗符水，神桌後是一個類似神位的地方，就是會把陰廟內的祭祀的神祉放在那的地方。這讓我想起來之前在苓雅區的那間萬應公廟，也像是這樣正中間是個小廟的建築，也是被布蓋著，據說是因為那邊的萬應公不想讓人看到，因此用一個布蓋著。聽胖子說過，之前有個水電工去那邊修理過東西，但不小心看見了布內的神祉，因此在那鬼打牆了三十分鐘。聽到這故事的時候我也是略顯嚇到，因為就依照那邊的佈局，是不可能會迷路的，一眼就能看見大門。

此時陳彬注意到神廳右邊有個房間，我們走進去後沒有發現到任何異相，只有一堆拆除過後的磚瓦被拋棄在那。而神廳左邊是一個破舊的木門，上面被貼滿了符咒，牆面上也被釘了許多釘子，門的左側還有一張看似快倒塌的小木椅子。這畫面嚇得我倒了吸一口冷氣，一旁的李好平看起來面色也不太好。

「林大法師，你要進去嗎？」胖子停下了腳步，我們就這樣齊齊的站在這木門外。「我是怕你們不敢進去。」林齊瑞冷眼看著胖子，兩人的氣氛頓時緊張到了極點。胖子也不是個省油的燈，如果嗆他的話，這把燈還會越燒越大。我心裡想著要是這兩人作死牽連到了我們其餘的人，我肯定做鬼也不會放過他們。而眼看兩人就要起爭執，許晨芸立馬過來打了圓場，「好啦好啦，要不我們就探險到這樣吧？上面都貼滿了符咒，這不就說明著裡面有危險，你們兩個可別衝動。」陳彬見狀也是急忙上來先停息還未開吵起來的兩人。

「我們沒有吵架阿，我只是怕有人俗辣不敢進去，就先問問而已。」林齊瑞雖然嘴上這麼說，但他表情卻透漏種種的不服，畢竟像他這種愛逞強的人，在妹子面前可是不想丟了臉。而胖子雖然四肢發達，但腦子也是挺靈光，也是一下的就聽出林齊瑞在調侃的人就是自己。「碰！」一聲巨響傳來，眾人被這突如其來的聲響嚇得豎起汗毛，只有我清楚地看見是胖子一腳把門給踢開了，但還好他不是踢在林齊瑞的身上，免得恐怕林大法師就要趕上這次的鬼門開了。「您先請吧，林大法師。」胖子的聲音將其餘的人從驚訝中拉了回來，而胖子對著林齊瑞擺了個一個請的手勢。許晨芸雖然已經緩過神了，但顯然也是被嚇得不輕，陳彬過去關心她，而我則是比較擔心李好平，但她點了點頭示意沒事，雖然還是很擔心但至少鬆了口氣。

而林齊瑞也是為了不想丟臉，賭氣的就往房間裡走進去。而胖子卻是將目光在我和陳彬兩人之間徘徊，我心中頓時有了不好的預感。而正當我來不及多想之時，胖子直接一把的拉住我和陳彬就往裡走了進去。門外就只剩下了許晨芸和李好平，兩人思索一番後，許晨芸打算跟著進去，而李好平則是坐在了那張木椅子上休息。

房間內一片漆黑，我只看得到胖子的身影，還有就在站我旁邊的陳彬。我拿起了手機的手電筒四處照，卻發現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畫面。只見一幅鍾馗的畫就呈現在四周的牆壁，正面對我們的正是黑袍握劍、腳踏惡鬼的鍾馗。

鍾馗乃是專能鎮宅驅魔的神明，《唐逸史》的典籍記載著一篇故事。傳聞中，唐朝開元盛世，天下太平，唯有一人心中不寧，那就是皇帝李隆基，後人稱其為唐明皇的玄宗。在一天夜裡，他恍然發現自己得了一種怪病，令他渾身上下極奇不舒服，而那種感覺折磨的他當晚睡不著。在之後的日子裡，他更是整日昏昏欲睡、毫無胃口，原本紅潤飽滿的龍顏上充滿著鬱悶的氣息，唐玄宗的身材也在日月漸增下，肉眼可見的變得身形消瘦、骨瘦如材。眼看日子一天天過去，這困擾他許久的怪病仍然纏繞在玄宗身上，他的大臣們忙著四處尋找妙手名醫、求神問卦，更是翻遍了整個王朝去尋找德道高人，以破解此怪病。

而在一日夜晚裡，玄宗夢到了自己在夢中遊蕩，他身處一片從未見過的仙境中。一陣銀鈴般孩童笑聲忽然傳進他耳裡，他順著聲音走去，發現自己的最愛的寵妃楊貴妃正和一群小鬼玩耍。他頓時龍顏大怒，欲上前制止，而就在他正往楊貴妃的方向過去時，卻發現自己動彈不得。玄宗無奈只能站在原地，而他親眼看見那些小鬼將楊貴妃的繡番囊和自己的玉笛搶走，就在小鬼臨走之前還嘲笑了玄宗，身為堂堂皇帝卻連自己的貴妃也保護不了。而就在玄宗的龍顏越發憤怒、正欲破口大罵之時，天空中突如其來的驚聲巨響嚇住了玄宗和小鬼，一道彷彿神龍似的紫雷劃破長空，雷鳴呼嘯猶如神哭鬼泣般攝人心神。原

本嘻皮笑臉的小鬼頓時臉色一片慘白，直勾勾的望向天空中的紫雷。玄宗朝著小鬼的目光看去，只見一個人影從驚世紫雷中緩緩走出。一名身穿朱袍的大漢從天而降，手持寶劍，腳踏飛雲。大漢面容猙獰，鬚髮如針，身上透露出著陣陣的凜凜威風。只見大漢一聲高喊「南山鍾馗來也！」，直奔玄宗和小鬼所處的方向，揮動了手上的劍斬殺那些小鬼，其劍氣更是引得雷風呼嘯。每當那自稱是鍾馗的大漢斬殺一個小鬼，就會徒手將小鬼的眼珠撕扯下來，吞入口中。不到片刻，小鬼便全數遭鍾馗斬殺。

而玄宗見此情景，心中頓時驚喜交加，同時他發現到原本動彈不得的身軀此刻卻可以健步如飛。玄宗急忙上前問道：「敢問先生為何處高人？為何能斬妖除魔？」大漢摸了摸鬚鬚，看向玄宗答道：「我乃唐高祖年間的武舉人鍾馗也。因貌不揚而落第，羞愧至極而自盡。高祖見我忠義之心，賜我緣袍入土。我死後化為神靈，誓要替大唐清除邪惡之氣。今日見陛下有難，特來相助。」

玄宗在聽完之後，連連擺手感謝鍾馗的救命之恩。而鍾馗也將從小鬼身上獲得的玉笛和繡番囊還給玄宗，玄宗感激的向鍾馗致謝。而鍾馗卻說：「陛下不必多言，這是我應盡之事。只是陛下身上有一股陰氣纏身，必須早日驅除方可康復。」玄宗問道：「如何驅除？」鍾馗說：「陛下若能親自畫出我的形象，並將之懸於宮中各處，方可辟邪驅惡。」

玄宗答應了鍾馗的要求，鍾馗見玄宗答應後也是轉身離開。玄宗隨即從夢裡醒來，發現自己精神爽朗，氣色紅潤，早已沒有原本壓抑的痛苦感覺。而為了履行與鍾馗之約，他趕緊召見當時最有名的畫家吳道子，將夢中所見的鍾馗形象描述給他聽，並命他繪製出來。吳道子依言而行，畫出了一幅栩栩如生的鍾馗像，玄宗看後大為滿意，並將之分發給各地的官員，讓他們也能受到鍾馗的庇佑。而民間見狀也紛紛仿效，掛上鍾馗像以驅鬼避邪。後人稱鍾馗為「驅魔真君」。

鍾馗的形象通常是面容猙獰，鬚髮如針，身穿朱袍或黑袍，手持寶劍或印章。而在現今民俗之間也流傳著許多鍾馗的故事，以及各類的不同說法，李時珍《本草綱目》當中就記載著，其實鍾馗為一種草類。在台灣也能看到有所謂的「跳鍾馗」文化，這種儀式通常在中元普渡之後舉行，以示告別遊蕩在人世間的亡靈。

第七章：碟仙碟仙請出來

正當我在思索這一幅畫時，陳彬又突然拍了下我的肩膀，原本在端詳這幅畫的我又被嚇得不輕。「陳彬！你他媽！」我轉頭看向陳彬，而陳彬卻面露凝色的手指著一個方向，絲毫沒有理會我剛才的破罵。我順著陳彬手指的方向看去，眼前的一幕又令我倒吸了陣陣冷氣。只見不知何時站在牆角的許晨芸，她面前正直立立的擺著一個紙紮人，許晨芸身高大概是 165 公分，而那紙紮人和她差不多高，我也還是頭一次見到這麼大的紙紮人。而一旁的胖子和林齊瑞聽到我大罵的聲音，也順著陳彬手指的方向望去，這詭異的一幕也讓兩人陷入片刻的呆滯。

「靠，這紙紮人被畫上了眼睛！」胖子驚呼一聲，而我也在此時才注意到了紙紮人的眼睛。

紙紮人常用於祭祀之中，其身上有時會塗上一些顏料，讓其看起來更有真人的感覺，而紙紮人最大的禁忌就是為其點上雙眼，也就是不能畫上眼睛，否則容易遭邪祟寄宿。令我驚異的是這紙紮人的眼睛被畫上了深紅色的圓圈，就像是用流血的手指按上去的樣子，而這個紙紮人身上卻毫無顏料，通體的白色更顯其陰寒的感覺，而紙紮人的表情就好像在微笑一樣，透漏著令人膽寒的氣息。而許晨芸正一動不動的看著紙紮人，我和陳彬意識到不對勁後，急忙衝到許晨芸身旁。而胖子見狀也立即跟了上來，林齊瑞則像是被嚇呆一般，依舊站在原地。

「許晨芸！喂！」我就站在許晨芸旁邊對著她喊，而她似乎是沒有聽見般，眼神迷離的持續看著紙紮人。「許晨芸別鬧了！」陳彬一把拉住許晨芸的手，而許晨芸卻忽然顫抖了一下，回過神的望向我們眾人。「發生.....什麼事了，我剛才不是還在門外嗎？」許晨芸一時矇矓，就好像是不知道自己身後有個巨型的詭異紙紮人一樣。

「許晨芸，妳身後！」林齊瑞一聲大叫，而許晨芸也本能的立即回頭。「幹你娘！」許晨芸一聲台灣髒話頓時響徹整個房間。這一嚇也刺激到了她不少，許晨芸迅速的退後了幾步，然後一臉震驚地望向那個紙紮人。「冷靜冷靜，不就是一個破人偶，何必嚇成這副樣子。」胖子的一番提醒才讓眾人緩了口氣，只是我想不明白為什麼這房間的牆上有著鍾馗畫像，角落更是擺著那麼大的紙紮人。

「哈哈！就只是紙人偶而已，妳怎麼就被嚇成這樣了。」林齊瑞賤嘻嘻的看著許晨芸，而我則是看到林齊瑞那忍不住顫抖的手。「你媽的，那還不是因為你嚇的嗎！」陳彬一臉不爽地盯著林齊瑞，我注意到他的拳頭已經緊握了起來。但好在陳彬沒有衝動，只是怒罵了一下就穩定了自己的情緒了。林齊瑞卻不以為意的抖了肩膀，說道：「我們走吧！既然你們都被嚇成這副模樣的話。」

「大法師，你不是還要玩碟仙嗎？怎麼突然打退堂鼓了？難不成是法力不夠了嗎？」胖子也是沒好臉色的看向林齊瑞，而我心中卻暗罵了這個胖子，明明都正準備離開了，他卻又在激怒林齊瑞。而林齊瑞也是不想屈服，原本要轉身離開的身體，又轉了回來。只見林齊瑞蹲在房間的最中心位置，從他的背包內拿出了通靈盤、扁碗、白蠟燭、一把香，這些物品正是玩碟仙所需要的道具，但其實蠟燭應該是要準備紅色的，白色蠟燭是用來祭祀亡靈，或者是葬禮上用的，只不過林齊瑞說這樣比較刺激，因此就只帶了白色蠟燭。

碟仙是台灣廣為人知的都市傳說，其發生的詭異、靈異事件時常在各大新聞上播出。台灣過去就有傳出學生集體玩碟仙中邪的事件，而過去也有好幾起學生玩碟仙後身死的故事。玩碟仙時要挑選在陰氣極重的地方，能大幅度的提高玩碟仙成功的機率，像是亂葬崗、廢棄醫院等。而時間通常會選擇在午夜，同為陰氣極重的時刻點。遊玩人數約莫三～五人，男女人數盡量平衡。先將帶有箭頭的碗或是碟子放在通靈版上，再讓參與碟仙之人將手指放在碗上，遊玩的過程中切勿將手指擅自離開碗，否則會造成嚴重後果，輕則中邪休克，重則魂魄消散、身死道消。而在遊玩之人將手指放在碗上後，就可以準備開始遊戲，只要參與之人齊齊喊三遍「碟仙碟仙請出來」。若是喊完之後，無反應則代表召喚碟仙失敗；反之，若是碗開始移動，則代表召喚成功。之後，即可開始詢問碟仙問題，但切記不要問到太關於碟仙隱私的問題，或是詢問太過超出範疇的問題，就像是他人的死亡日期、存活歲數等問題。要注意和碟仙溝通之時，須保持著虔誠的敬意和尊重，免得惹怒碟仙。再者，由於碟仙召喚的是遊盪在附近的孤魂野鬼，因此危險程度較高，若是召喚過來的孤魂野鬼太過暴躁，則參與之人可能會遭其反噬。當要結束遊戲時，請在告知碟仙「謝謝您，我們要告別了，請您回去吧」。

眼看他們兩人即將召喚碟仙，我、陳彬和許晨芸接是四目相對，顯然我們都沒有到很想玩這個遊戲。林齊瑞正在擺弄地上的道具，而胖子看著我們三人，似乎是感覺到了我們的不安心，便問了句：「沒事的，誰說一定會召喚成功，就算成功了也只要趕快送走就行了。」胖子是想讓我們一起玩碟仙的，但我們幾個膽小鬼依舊是猶豫不定。「陳彬，不要只會當個馬子狗，有種就過來玩碟仙。」林齊瑞的聲音陡然傳來，陳彬聽到林齊瑞的嘲諷後臉色越發難看起來。

「來啊！媽的我就玩啊！」陳彬一氣之下竟答應了參與碟仙。他轉頭告訴我將許晨芸帶出去和李好平待在外面，等他們出來，我聽到這個計畫也是連連點頭，終於能落跑了。只不過許晨芸在聽晨彬說完這個計畫之後，居然說她也要玩碟仙。雖然心中早有預想到這個畫面，但我聽到後還是覺得十分無奈，我太明白了許晨芸的個性了，她才不會看著自己的好朋友陷入危險之中，就算這個都市傳說只是個民間說法。而我見他們都要玩這遊戲，就打算出去尋找李好平，然後關心一下她現在的狀況。當我準備走出去時，胖子忽然地拉住了我的手：「哲安大哥，來陪我們玩吧。」我正準備拒絕，卻又被胖子拉過去了通靈板那，此時的林齊瑞已經將召喚儀式準備好了。

「在開始遊玩之前，先把手機靜音，要切記待會召喚時，不要去理會周遭發生的一切怪聲。更重要的是，切記絕對不要將手指移開扁碗。」我們將手機螢幕全部關掉後，林齊瑞點燃了那根白色蠟燭，空氣頓時瀰漫著一股恐怖氣息。而我的目光轉向角落的白色紙紮人，頭皮剎然的發麻，因為我感覺那個紙紮人笑得越來越詭異了，而我手機的螢幕不知為何亮了起來，只見上面的時間赫然的已經來到了 23:00，也就是鬼門開之時。

「碟仙碟仙請出來。」召喚儀式就這樣開始了，我們開始了第一次的呼喚。我的手指緊緊地放在扁碗上，用力到我感覺自己都快用壞那個碗了。

「碟仙碟仙請出來。」我們再次重複著召喚咒語，此時的我心裡都略感發毛。白色蠟燭的火苗照亮著通靈板，本應該溫暖的烈焰此刻卻是令人感覺陣陣陰寒。在喊第二次的時候，我將目光望向了陳彬和許晨芸，他們兩人顯然氣色也沒好到哪去，煞白的臉透出著他們的種種不安，而林齊瑞和胖子此刻卻顯得些許輕鬆，看來這兩人真是打算作死到底了。

「碟仙碟仙.....請出來」第三聲的呼喚，這次眾人的語速明顯慢了許多。扁碗依舊靜靜地停在通靈版上，我也是暗自鬆了口氣，還好沒召喚出甚麼妖魔鬼怪出來，免得就九死一生了。但就在這時，我突然感覺到後背一陣涼風吹過，我下意識地回頭一看，而我看見了令我這一生都難忘的一幕。原本在角落的紙紮人，此刻居然就站在我們身後，原本臉上的小嘴此刻也猙獰的彎曲著，紙紮人的眼睛鮮紅的像一抹血月，滿眼陰森的盯著我們。

「秒！我秒！這紙紮人他媽的動了！」我忍不住的驚呼一聲。另外幾人聽到我的喊聲後，也是將目光移到了那尊紙紮人身上，此刻難以解釋的一幕也是令眾人齊齊倒吸了口冷氣。而就在此時，原本平靜的扁碗此刻像是發了瘋起來，不斷地在通靈板上移動，原本被胖子踢開的木門也在碰一聲的關了起來，我們都被嚇了一大跳，但手指依舊拚了命的放在扁碗上，跟著扁碗移動。

我們在驚險了一番後，扁碗終於停了下來。「欸.....你們看。」胖子低頭看向通靈板，我則是注意到了他的神情，我還是第一次見他臉色煞白成這樣。但隨著我往扁碗上的箭頭看去，頓時愣了些許片刻，我緊張的噎了口水，看向眾人。扁碗上箭頭所指的字，正是「死」字。我們幾人依舊是手指放在扁碗上，身體似乎是不敢動彈般的僵硬，我們就這樣保持著姿勢望向對方，生怕剛才的一幕又重複上演。

「喂，我們趕快結束遊戲吧，這太恐怖了。」陳彬的聲音顫抖地傳來，一旁的許晨芸已經被嚇到說不出話了，小腦袋瓜不斷的點頭贊成陳彬的意見。胖子和林齊瑞也是點頭贊成附和，看來他們也都是被嚇得說不出話來了。而我心中則是暗罵這兩個小王八蛋，就因為這兩個人互相賭氣，差點令得我們另外三人跟著被拖下水。

「既然這樣，我們趕緊請走碟仙。」原本趾高氣昂的林齊瑞，此刻臉上帶著焦慮和恐懼。但俗話說，請神容易送神難，尤其是我們這次好像請來了個大麻煩，自然是不會那麼輕易地就和我們妥協。就在我們準備結束遊戲之時，在我們身後的紙紮人劇烈的搖晃了起來，我們又被這恐怖的景象嚇了不輕，而紙紮人則是往扁碗的方向倒了過來。「幹！」陳彬被這突然倒下的紙紮人嚇到，整個人直接跳起來，而我們也是被這驚悚的場景嚇得將原本放在扁碗上的手指離開，僅在一瞬間我就預感到了事情的嚴重性。「陳彬你他媽有病嗎！」林齊瑞對著陳彬破口大罵，許晨芸則是大叫了一聲，往後退了數步後，躲在陳彬身後。而玻璃做的扁碗被紙紮人硬生生的壓碎，一聲玻璃破碎的清響迴盪在整個房間中，我們皆是下意識的屏住呼吸，場面頓時變得安靜到詭異。

忽然一聲桀桀怪笑傳來，令人雞皮疙瘩的笑聲猶如一把寒刀刺入我的心裡，絕望的感覺在內心蕩漾開來。因為這聲音明顯不是其他人傳出來的，而是倒在地板上的紙紮人。

「愣在那邊幹嘛，還不快跑！」胖子招呼著我們趕緊逃離這房間，而我距離門最近，一個勁的就握到了門把。「我秒，這門打不開阿！」我試著轉動手把，卻發現到這一腳就能被踹開的破舊木門，此刻卻猶如一扇萬噸重的鐵門般，絲毫不能移動分毫。就在此時陳彬和許晨芸也來到了我身旁，我們三人不斷地轉著把手和撞擊著門，卻還是沒有辦法將其打開。

此刻那紙紮人身上發出喀喀聲，就很像是被扭斷的骨頭一樣。而我卻注意到了牆上的鍾馗畫，面目似乎變得更加猙獰，我隱隱約約的注意到了鍾馗手持寶劍的手似乎微微動了一下。而那紙紮人發了瘋般的往胖子和林齊瑞那滾去，而他們兩人也是在一瞬間拔腿狂奔，朝我們這衝來。「讓開！都他媽的讓

開！」胖子掄著拳頭一聲怒吼傳來，我們三人看著他衝過來也是趕忙的退到一旁，要是不躲的話，估計沒被那紙紮人殺掉之前，就會先被胖子撞死了。

「碰！」的一聲巨響，胖子直接把門給砸開了，砂鍋大的拳頭直接將門轟出了數米遠，正當我們逃出了房間後，我發現到原本待在外面的李好平不見了，突然的一股不安的念頭在我腦海中蕩漾開來。但情急之下我也顧不了那麼多，畢竟身後還有個邪靈上身的紙紮人想殺掉我們。而正當我們逕直衝出陰廟外時，幾人頓時傻眼了，而身後的紙紮人也突然消失了。

天空中一片的血色，原本晴朗無雲的天空此刻也飄散著許多血雲，而原本看不清的山路，也被血光所照耀呈現一片血朦朧。而李好平就站在我們身前，背對著我們一動不動的，只是靜靜地望著天空中的奇異景象。

第八章：陰學院

「李好平！」我大聲呼喊著，而李好平卻像是沒聽到一樣，頭也不回地站在那。而此刻我卻注意到了一絲不對勁，我好像看見了李好平側臉，那完全不是人類膚色的顏色。一片白色覆蓋在她的側臉上，就跟那紙紮人一樣的詭異白色。

林齊瑞跑過去一把拉住了李好平，而李好平也在這時候轉過身來。「我秒！」林齊瑞一聲驚呼，眾人也才發現到了李好平臉上那毫無血色的肌膚。而當她轉過來的那一刻我也才看清楚，那臉根本不是李好平的臉，而是剛才房間內紙紮人的面容。李好平此刻的表情跟紙紮人一模一樣，臉上扭曲的笑容快勾到耳邊，她的四肢此刻正畸形的擺動，根本想像不出來那是人類可以做出的動作。而就在我們眾人被這一幕嚇得失神之時，被紙紮人附身的李好平發出了怪異的笑聲，手腳不協調地朝著眾人直奔過來。

「快跑！」胖子最先反應過來，立馬就掉頭往廢棄陰廟內衝了進去。而林齊瑞原本想直接去騎摩托車，卻發現到前方道路都是一些令人膽寒的影子飄在那，因此又回頭往陰廟內逃了過去。正當我們五人都逃進了陰廟內，卻赫然地發現到左右兩房間都各寫著血色的一副對聯，合起來就變成「陰廟關，亡人寢地。鬼門開，活人離去。」

突然一陣淒厲的哭聲迴盪在整個陰廟內，我頓時嚇得後背冒出了冷汗，但我仔細一聽才發現到這是李好平的聲音。我四處尋找著聲音的來源，卻發現到是從右邊的房間傳出來的聲音。我們幾人站在門前猶豫不決，雖然有點害怕這是剛才的紙紮人偽裝的，但是我思索再三還是打開了房門向內探去。

打開房門後，只見一個人蹲在角落裡哭泣著。我用手電筒往那一照，卻發現到那個蹲著的人正是李好平。而李好平似乎是注意到了門被打開，不由得往身後看了看。而她在看到我們的瞬間就哭得更大聲了起來。我和胖子過去看看她的狀況，但她卻哭得說不出話來。在許晨芸的幾番安慰之下，她才平復了情緒。我們忙急問她發生了什麼狀況，經過一番了解之後，才知道了她所發生的事情。李好平說她坐在門外等我們的時候，身體突然動彈不得，而一個紙人偶就突然出現在她面前，她一個害怕之下才掙脫那種無法動彈的感覺。而正當她

想逃進我們所在的左側房間時，卻發現到那個紙紮人就擋在門前，然後發了瘋的向她衝過來。原本她想著直接跑出去廟外的，但卻發現到那邊有許多詭異的人影在遊蕩，不得已之下才躲進了右側的房間，而就在她躲進去右側房間之後，就發現自己被反鎖住了，怎麼也打不開那扇門。

正當我們準備離開這離時，卻發現到那個紙紮人正站在中間的神桌上，我們立馬逃出了這間廟。就當我們踏出廟門時，卻發現到自己被一個奇怪的力量狠狠的反彈砸在了地上，而我的後腦勺直直地撞在地板上，眼前一矇地就昏過去了。

「哲安！哲安！」恍惚間，我聽見了胖子叫我的聲音。「你不會死了吧？」我的身體被用力地搖晃，而突然間一陣眩暈感讓我坐起了身。「還好還好，還活著。」我睜開了眼睛，發現到胖子就在我眼前，右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有夠痛的.....」後腦杓傳來的頭痛炸裂感讓我特底的清醒了起來，而當我環顧了四周環境後，一陣陣的疑惑傳進了我的腦中。

眼前的場景正是自己的學校，而我就坐在大門口的地方。雖然是已經待了快三年的地方，但與之不同的是，這間學校充滿了陰森幽人的感覺，並且沒有任何的燈光，一片片的黑暗籠罩在這片校園當中。我望了望四周，只見許晨芸還躺在地上，陳彬在試圖叫醒她，而李平好和胖子就坐在我面前。林齊瑞則是默默地躺在一旁，應該是也還沒醒來。

「胖子，這是什麼回事？」我站了起身四處觀察了一下，摸了一下口袋發現到手機還在，雖然沒有訊號可以用，但至少可以當作手電筒照明。而我打開手電筒四處走的時候卻發現到這裡有些佈局和原本的學校有些不一樣。「我也不知道，但我只知道油錢浪費了，好不容易騎到山上，現在又被傳回來學校了。」胖子撓了撓頭，而我此時發現到了一些不對勁，「警衛室裡沒看到警衛伯伯，而且牆上的日曆是陰曆，赫然寫著 7/2，也就是鬼門開的當天。」想到此處我突然感覺到不對勁，看了手機螢幕卻發現到上面呈現的也是七月一日鬼門開，而時間正是午夜十二點。

「這裡的日期用的是陰曆，而且學校的擺設又有些許的不同，難不成我們是穿越到了另一個世界的學校？」我把自己的一些推測說給了他們幾人聽，而胖子打算直接深入校園看看，畢竟待在這邊也不是辦法。「那不然我們先去忠孝樓看看吧。」我看著在眼前的忠孝樓緩緩說到。就在此時許晨芸醒了過來，我也叫醒了躺在地上的林齊瑞，我把剛才的一些猜測以及待會的行動告訴了她們。

「既然用的是陰曆的話，那或許這裡是陰界？」許晨芸將自己的想法告訴我們，而我則是被這個想法嚇了一個機靈，若這裡是陰界的話，那我們該怎麼

回去陽界？再幾番的討論之下，我們還是沒得出答案，只好先去校園四處找找看有沒有什麼線索。我和胖子一組先探索忠孝樓，陳彬和林齊瑞一組去仁愛樓搜尋，而李妤平和許晨芸一組則是先去信義樓那，也就是我們二、三年級的教室那。

「為什麼你們不直接從校門口離開？」林齊瑞一臉疑惑地問著我們，而我才驚覺到這個問題。「外面那一片烏漆麻黑的，連個路都看不見，誰敢出去啊？」胖子回了林齊瑞的話，而胖子說的也是，因為我看向校門口時，一種莫名的恐懼感在我腦中蔓延開來，雖說可以試著走出校門看看，但我身體卻本能的不想讓我走出去。

我們約定好集合的地點就在校門口，若有發現什麼線索的話，就回來這邊集合。眾人在討論好之後就解散去了，而我和胖子就先來到了我們負責調查的忠孝樓。

「妳妹的，這都遇到了什麼鳥事情啊？早就知道不和你們幾個去夜遊了，差點害死了我這條小命。」我和胖子慢慢地走上二樓，只不過二樓依舊沒有燈，我們只能勉強的用手機的手電筒燈光照個。「要不先去試著打開教室的燈吧？這個樓層暗的嚇人。」我點頭同意胖子的這個提議，隨後我和胖子打算先去我們一年級時的教室，只不過我們一年級的教室在三樓。

正當我們來到二樓後，我順著走廊的方向看過去，只見一排排的教室都關上了門，而且也都沒有燈。而我卻發現到了一點古怪，往其中一間教室看過去後，我被眼前的一幕嚇得連連後退。「靠，這些教室怎麼她媽的都貼滿了符咒？」我驚恐的望著眼前的教室，這些教室就像是發生了什麼事一樣，窗裡窗外的全是灰塵，而且門上和窗戶上都貼滿了符咒，還有著一些血紅色的符文。此時我也注意到了我們來到的是一年十班的教室。

「這些門窗都上了鎖，要不然我直接撞進去看看？」胖子絲毫沒有理會那些詭異的符咒和符文，一股腦兒地想試著擰開門鎖。「機掰勒，又是陰曆又是符文的，這裡真的是陰界的學校了吧？」我將自己的想法告訴了胖子，但他卻還是試著想打開那扇門。

「我們先去一年四班的教室吧，順便去三樓查看一下情況。」一年四班的教室就是我和胖子在一年級時的教室，班上的人都會把教室的鑰匙夾在一個鐵框架裡，那個框架雖然是用來放課表的，但剛好有一個小夾層可以拿來放鑰匙，我尋思著那邊會不會有鑰匙。而胖子想了想也同意了我的想法，所以我們在大致看了看四周後，就往三樓走去了。

上了三樓後，我發現到三樓的教室也和二樓的一樣，每間教室都貼著符咒，門窗上也寫有幾個深紅色的符文。我們快步地來到了一年四班的門口，我往那夾層翻了翻，卻發現到只有一張被摺疊起來的黃紙，我猜測這大概是一張符紙，打開後正如我想的一樣。而我將符紙打開後一把鑰匙掉在地板上，我撿起來仔細端詳後發現到上面寫著 104，看來這正是我們教室的鑰匙。而正當我準備打開教室門的時候，我卻發現到旁邊的胖子面色凝重。

「你不覺得一年四班的教室，比其他教室外貼了更多的符紙嗎？」胖子指著門窗上貼的符紙，然後又用手電筒照了其他班的教室。我仔細查看下才發現到確實如此，一年四班的教室外貼著更多的符紙，是明顯的多了很多那種，此刻我也才注意到腳底下有著許多血紅色符紙。這景象嚇得我到吸了一口冷氣，難不成一年四班教室裡有什麼危險？不然怎麼會比其他的教室貼了更多的符紙，看上去也比其他教室陰森許多。

「噓！你聽。」胖子做了個手勢示意我安靜，而我也立即靜下來聽有什麼聲音。「救命！救命啊！」這是林齊瑞的聲音，我和胖子趕忙靠在三樓的欄杆上往聲音處看去。我只看見了陳彬和林齊瑞正在朝著校門口的方向跑，而他們後面竟然有一個身影在追著他們。

「胖子！看到了嗎？有個人在追著他們。」我拉著胖子就往樓梯處奔去。「那人影是誰？看起來像是個女人，但又不像是許晨芸或李好平，他們兩個也不會突然追著林齊瑞他們吧？」胖子邊問邊往樓下衝去，他那速度快的我差點追不上，只好下了幾階樓梯後都用跳的方式下樓梯。但我心中疑惑著為什麼會有個女人追著陳彬他們，只不過依照胖子的視力，他應該是不會看錯。

我們很快地就來到了一樓，只見一個渾身是血的女人身穿著紅衣服，蹣跚著腳尖站在陳彬他們身前。而此時陳彬已經嚇的癱坐在地上了，林齊瑞一股勁的就往校門的方向跑了出去。就在林齊瑞跑出校門口的那一剎那，他整個人如同遭了雷擊般突然渾身動彈不得。而紅衣女子不知何時的繞過了陳彬，出現在林齊瑞身後。我將目光望著紅衣女子，卻發現到他居然張開了血盆大口將林齊瑞的脖子整個咬了下來，林齊瑞的脖子噴了許多的鮮血後，剩餘的身體便躺在校門外了，而此時的林齊瑞已經人首分離了。我被這血腥恐怖的一幕嚇的失了魂，直到被陳彬的吶喊聲喚醒。

「林齊瑞.....被殺掉了？」我努力著移動自己的雙腿，但我已經被嚇得不敢動了。胖子則是愣了幾秒後，衝過去將坐在地板上的陳彬拉起。而此時的紅衣女子轉過頭看我們，此刻我也才仔細的看清紅衣女鬼的樣子。我發現到女子的臉色慘白嚇人，而且就連眼睛裡都沒有瞳孔，她穿著一件紅色的長裙上沾滿了血跡和泥土。她的臉上掛著一副扭曲猙獰的笑容，臉上還有巨大的傷口，從她

的下巴一直延伸到她的喉嚨，像是被什麼利器割開了。女子的嘴巴裡面全是血和牙齒，沒有舌頭和下顎。她的手指畸形的又長又尖，就像是爪子一樣，看起來可以輕易地撕裂人的肉和骨。她的身體不斷地扭曲和抽搐，像是被什麼東西控制著。她在殺掉林齊瑞後發出了陣陣尖銳的慘叫聲，我連忙摀住耳朵，但還是有一種刺痛感像針一樣扎進去耳朵。那女鬼一雙全白的眼睛就直勾勾的朝著我們的方向看。這他媽哪是女子，這分明就是個活脫脫的女屍！

就在胖子已經將陳彬拉著跑走之時，那個紅衣女鬼也向著胖子和陳彬的方向追了過去。他們往東側的跑了過去，也就是圖書館那的方向。於是我打算先跑上二樓，透過連接走廊去信義樓找李好平和許晨芸。

第九章：招魂幡

我跑到了連接走廊，順著連接走廊一路的跑到了信義樓。正當我經過了仁愛樓後，就發現到不遠處有兩個身影。突然一陣白光照在我身上，等我仔細一看才發現到是許晨芸和李好平兩人正依依偎偎的靠在一起。而他們兩人見到是我，也是朝著我這邊小跑過來。

「孫哲安，發生了什麼事了？」許晨芸向我問道，而我還是大喘著粗氣。待我緩過來後，才看向他們兩個人說道：「林齊瑞死了！」而此刻他們的表情呆滯了下來，顯然他們也沒想到林齊瑞的突然身亡。許晨芸本想開口的嘴巴卻又突然停頓了下來，顯然她自己也還沒能完全接受我那番話。

「剛才我們聽見了林齊瑞的叫聲，就打算先過來查看狀況。你先把發生了事情告訴我們，」李好平將我從地上扶了起來，而我也將剛才發生的事情都告訴了她們兩人。他們倆人聽後臉色驟變，看來她們還沒遇到過紅衣女鬼。

「那我們現在該怎麼辦？要去找胖子和陳彬嗎？」許晨芸問著我，而我正往旁邊的仁愛樓查看。「要不然我們先去找一些線索？不然過去找他們怕也只會遇到紅衣女屍，到時候我們反而也都會死路一條。」我打著手電筒往仁愛樓走過去，只見仁愛樓和忠孝樓一樣，仁愛樓的每間辦公室也都被貼滿了符紙。

「這裡的情況跟忠孝樓一樣。信義樓呢？」我轉頭問向她們兩人，而她們說信義樓的情況也是一樣。也因此我推測目前學校的各個地方都是呈現這個樣子的，要查到線索的話，應該只能先去找一些情況特殊的教室，像是一年四班的教室。

我們三人持續的往前，突然仁愛樓走廊的盡頭傳來的陳彬的叫聲，許晨芸聽到後直接往聲音處衝了過去，而我和李好平見狀也是緊跟在許晨芸身後。而我們跑了沒幾步後，許晨芸忽然的停下了腳步，一動不動的就站在我們身前。

「許晨芸！怎麼了？」李好平上前拉住許晨芸的手，而我則是眼角瞄到了一幕滲人的畫面。「林齊瑞.....不是死了嗎？」我低聲的自語到，畢竟我剛才可

是見證了林齊瑞被那紅衣女鬼殺死的畫面，林齊瑞現在卻毫髮無傷的站在我們面前，背對著我們。而地上躺著的是血肉橫飛的屍體，鮮血流淌在地上，整個身體就像是被撕裂過般，仔細一看才發現到那是陳彬的屍體。許晨芸見此一幕，整個人還是僵硬地站在原地。畢竟他和陳彬感情很好，而誰也沒想到再次見面之時竟是生死離別，許晨芸一下子難以接受陳彬死掉的事情。

「林齊瑞！你幹嘛？」李好平將燈光照在林齊瑞身上，而此時我卻發現到林齊瑞滿身是血，而且透露著一種陰森怪異的氣息。而林齊瑞渾身是血讓許晨芸和李好平斷定了他就是殺害陳彬的罪魁禍首。李好平一把扯住了林齊瑞的肩膀，而眼前的一幕令我頭腦發麻。林齊瑞的頭直接轉了半圈，而身體卻沒有轉。正當我看清楚林齊瑞的面容後，發現到他臉上青筋暴起，眼珠子整個懸掛在臉上，張大的嘴巴吐出了舌頭，並且他的七竅還不停地向外滲血。

「快跑！那是紅衣女鬼！」胖子的喊聲從信義樓的樓梯間傳來，我看見他站在通往三樓的樓梯處。而此刻站在我們面前的林齊瑞，突然臉部一個扭曲後就變成了那個紅衣女屍，李好平被嚇到連連後退，正當紅衣女屍要抓住李好平時，我抓著李好平的手就往回跑走。奈何紅衣女屍離我們實在是太近，李好平的背部直接被紅衣女鬼撕裂出了一道傷口，鮮血頓時噴灑在四周，而李好平也是一個吃痛得摔倒在了地上。胖子眼見我們要被紅衣女鬼殺掉時，直接從樓梯上跳下來踹了紅衣女鬼一腳。

「我秒，還真的踢得到。」胖子一個飛踢使得紅衣女屍狠狠的撞在牆上，然後胖子就帶著我們往其他方向跑。我們一路回了校門口，眼見紅衣女屍沒有追上來，我們就先在校門口處休息。此刻許晨芸和李好平見到這邊血跡斑斑，看到了校門口外躺著的林齊瑞屍體後才慢慢地接受眼前的事實。

「李好平，你的背還好吧？」許晨芸檢查了下李好平的傷勢。而在此時李好平發出了一聲尖叫，我和胖子才過來查看。只見李好平的背上滿是黑色的血。而此刻李好平的臉色也不太好。

「胖子，你和陳彬被紅衣女屍追殺後，發生了什麼事？」我看著胖子問道。而胖子嘆了一口氣後，便和我們說：「一開始我們從校門口被紅衣女屍追殺到圖書館那，但因為圖書館那就是圍牆，再跑下去也只會掉進死胡同，所以我和陳彬繞到了仁愛樓。而我們一路跑上了仁愛樓二樓，那時候我是直接繼續往三樓跑，但陳彬到了二樓後就直接往走廊處跑過去了，誰知道那紅衣女屍直接去追了陳彬。但因為陳彬穿拖鞋而已，加上腳上原本的傷口已經裂掉了，當時他跑的時候腳上全是血，最後跑不過就被紅衣女屍殺掉了。原本我是想過去幫他，但他是一瞬間就被紅衣女屍撕裂成兩半了，所以就準備繼續逃跑，但在準備逃跑的時候就聽見了你們的聲音。」

「只不過不知道為甚麼，再次轉頭後看到的紅衣女屍變成了林齊瑞的樣子。」胖子一臉疑惑的問道。

「難不成那女屍還會偽裝人？」我一邊分析這個想法一邊注意著四周，確定那女屍沒有追上來。「只不過我們該怎麼逃離紅衣女屍的追殺，再這樣下去我們也只會都被殺掉。」

「先制定一下計畫吧！」我們將目前所知道的情報大致整理了一下，首要目的就是避免被紅衣女屍殺掉，然後去探查一些較特殊的教室，但目前我們需要先幫李好平的背先止血，不然她也會因為失血過多死去。

「胖子，你先在這照顧李好平。我和許晨芸去醫務室看看有沒有包紮用品。」醫務室就在忠孝樓一樓西側，繞個彎就能看到了，只不過會經過我們剛才逃跑的路線，我心裡還是有點怕會遇到紅衣女鬼。

「如果我們待會遇到紅衣女屍的話，你就帶著李好平往圖書館的方向跑，我們則是會製造一些動靜讓你們知道。」交代了一下計畫後，我和許晨芸就起身，經過忠孝樓玄關後就往西側的方向前進。

到了轉彎處我心中有些害怕，先用手機的照相機功能查看轉角的地方，好在沒有看到紅衣女屍的身影。轉彎後我隱隱約約地看到了醫務室的牌子，我和許晨芸走個幾步後就來到了醫務室門口，詭異的是，醫務室居然也貼滿了大量符咒，而且窗戶上的縫隙還插著一個類似旗子的東西，上面還掛著一個黑色的旗幟，上面還用鮮紅色寫著「招魂王」。

「我靠，這她媽的不是招魂幡嗎？」我將這個發現告訴給了許晨芸，她聽到後頓時嚇得躲在我身後。「招魂幡是什麼？聽起來很可怕欸！」許晨芸拉著我的衣角說道。而後我告訴了許晨芸有關招魂幡的故事。

招魂幡在民間是用來招喚死去之人的魂魄，避免那些魂魄找不到回家的路，因此家屬會在死者葬禮上揮舞著招魂幡，以引路迷失的亡靈。而要確認亡靈已經找到家的時候，道士只需要擲杯詢問就好，若是聖杯的話就代表亡靈已經找到了家，之後只需要將招魂幡放進棺材一同燒掉。但也有個說法是招魂幡可以用來使死亡不久的人復活。招魂幡也有分顏色，常見的有白、紅、黃。在民間傳聞有一種黑色的招魂幡，是為招魂王所用，也就是邪神所渡靈之用，又或者是橫死之人怨念太深所會用到旗幟。

在《太平廣記》中有紀載到招魂幡的故事，據說唐朝有名中書舍人叫做李翰，他與愛妻玉蘭相愛甚深，兩人的日子過得十分幸福。可有朝一日，玉蘭因染上重病，身體日漸變得虛弱，找了許多大夫都無法醫治。最後玉蘭的生命走

到盡頭，李翰眼睜睜的看著自己的愛妻死亡，卻又無能為力。日後李翰精神萎靡，整日以淚洗面，飯菜也吃不下，一名道士在聽聞了他們的故事後，被兩人的故事所打動，於是打算前往李翰的住處拜訪。道士在四處打聽後找到了李翰的住處，並將一根青竹送給了李翰，而青竹上面掛著一個叫「招魂幡」的旗幟。據道士所說，只要李翰將招魂幡在玉蘭的墳前揮三百六十下，玉蘭就會死而復生。李翰聽聞後連連大喜，但道士告訴他說，回歸的玉蘭只能活三日之久，三日之後玉蘭就會回到陰界地府，且三日之中不得問玉蘭有關地府的樣子，也不能讓玉蘭曬到太陽。說完這些後，道士便揮袖離去。

李翰在當天晚上就來到了玉蘭的墳前，照著道士所說，在玉蘭墳前揮了三百六十下的招魂幡，而墳前突然發出陣陣白光，凝聚成了玉蘭的身影。這對夫妻再見彼此後，興奮的相擁在一起，隨後李翰將道士的事情告訴給了玉蘭，隨後兩人甜蜜的度過了第一天的日子，李翰在心中暗暗發誓要充實的度過接下來的時光，但他卻忘記了道士所說的禁忌。

第二天之時，李翰起床見玉蘭面帶難色的坐在床上，玉蘭面色慘白而且身體十分不適。李翰坐在她一旁關切詢問，但玉蘭卻沒有回答他。李翰眼見玉蘭回應他，想說是愛妻遇到了什麼困難，便問玉蘭在陰間時發生的事情。怎料玉蘭一聽到後勃然大怒，認為李翰一點都不愛她，兩人也因此發生了一些爭執。原本相愛的夫妻在吵了一架後，也是未有些許緩和，玉蘭氣急敗壞地就回到了房間，對於門外的李翰是充耳不聞。李翰也是不明白為什麼玉蘭會突然發那麼大的脾氣。

第三日清晨，李翰早早起床，他只想和玉蘭和好，於是來到了玉蘭的房門前敲了幾聲，卻還是為得回應，但此刻他卻聞到了玉蘭房間內傳來的陣陣屍臭味。李翰大感不妙後，直接推開了玉蘭的房門，眼前的一幕令他頭皮發麻。只見玉蘭此刻身體扭曲不成人樣，手裡握著刀子正往地上的屍體捅去。李翰看仔細後才發現到地上躺著的屍體是李翰的僕人和親信。李翰大聲質問著玉蘭為什麼要這樣做，但玉蘭卻說昨晚本就要殺了李翰，但念在舊情上還是放過他一馬。玉蘭的脖子發出皮肉撕裂聲，轉過猙獰血紅的面部朝著李翰看去。李翰被嚇得連連數吼，雙腿卻發不上力的癱坐在地上。正當玉蘭張開血盆大口欲殺掉李翰之時，道士突然出現，擋在了李翰身前，道士告訴李翰，因為李翰違反了禁忌導致玉蘭遭反噬成了怪物。而後道士拿出了一面明鏡照著玉蘭，此刻玉蘭看見鏡中自己的怪物模樣，發生了刺耳的叫聲後，漸漸地變成了人形，原本撕裂的皮肉也恢復了正常。玉蘭看著眼前自己所做的一切懊悔不已，握緊了手中的刀就往自己的心臟刺去，頓時玉蘭的心臟處湧出了滾滾鮮血。李翰顧不得地上的屍體，跨過地板上不成人樣的屍體後，就棲身上前一把抱住了玉蘭，兩人抱在一起，直到玉蘭無力地倒在了血泊中。相愛的夫妻第二次的分離，李翰已

泣不成聲，在玉蘭將死之際，李翰告訴玉蘭要在地府等自己，夫妻倆也約定了來世再一起遨遊世界。

第十章：屍蟲

「嗚嗚嗚.....也太感動了吧。」許晨芸帶著哭腔說道，「沒想到這詭異的旗幟有這麼感人的故事。」我轉頭望向許晨芸，只看到她眼淚不斷的從眼角滲出。

「別哭了，我們還要找醫療用品呢，剛才不小心說了那麼多廢話，李好平不知道還撐的撐不住。」我從醫務室外的某個鐵板夾層當中找到了一張符咒，符咒之內一樣夾著一支鑰匙，正是醫務室的鑰匙。「那才不是廢話呢！他們的故事.....嗚嗚嗚」此刻我也顧不得許晨芸的八點檔內心了，打開了醫務室的門後，我就拉著她進來醫務室裡。

一踏進門後，醫務室的惡臭味頓時瀰漫在四周，就像是堆積許多的屍臭，刺鼻的味道令我們兩人都摀住了口鼻。「秒，這裡味道也太重。」我一邊翻找醫療箱裡的物品，一邊找尋有用的線索。

「呀！」許晨芸的尖叫聲傳來，我猛然的回頭望去。「這是人的舌頭嗎！」我被許晨芸這番話嚇的起雞皮疙瘩，但還是立馬的跑過去查看。

「這真他媽的是舌頭！」我一聲驚呼，許晨芸已經被嚇得躲在我身後。「這舌頭怎麼也那麼詭異，這上面密密麻麻的也全是符文嗎？」我做死的摸了一下舌頭，而那舌頭還熱呼呼的，我感覺那舌頭被我戳了一下還彈了起來，這感覺真的是說不出來的噁心。

「幹，這太噁心了吧，我們先回去找胖子和李好平。」說完，我將整個醫療箱都帶著後，就推著許晨芸離開了醫務室，這舌頭已經讓我不敢再進來這地方了。正當我們踏出醫務室時，忽然聽見李好平的一聲尖叫來。我和許晨芸聽見她的叫聲後，立即的往他們的所在地方跑去。

跑過轉彎處後，我看見紅衣女屍就往胖子他們的方向衝過去，而李好平已經躺在地上聲嘶力竭地大喊。胖子擋在李好平身前，卻被一股無形的力量抓了

起來。我見狀立馬將醫療箱拿給許晨芸，並叫她先跑走，我則是打算過去引開紅衣女屍的注意力。

突然我聽見女屍嘴裡念叨著一串文字，這一段詭異的畫面令在場的人突然下意識的靜止了動作。「啊啊！」李好平一聲淒厲的尖叫聲傳來，隨後李好平的軀體竟直接爆開，頭顱被炸了剩下半邊，直接滾到了胖子面前，李好平的肉塊和血沫噴撒在整個校門口，殘軀躺在女屍旁邊，而後李好平剩下的屍塊竟直接竄出無數隻充滿惡臭的屍蟲。

「嘔.....這女屍居然直接把李好平的身軀當作屍蟲容器，他媽的。」胖子見這場面已經忍不住的乾嘔了，他一把將李好平的半邊血頭顱丟向女屍，而女屍被他這麼一丟似乎是怨氣更深了，發出了數聲刺耳的尖音。

「低能女屍！來追我啊！」女屍聽見我的聲音後，頭又以奇怪的角度轉過來，骨頭的喀拉聲響讓我一陣反胃。「你妹的，就不能正常轉頭嗎。」女屍的注意力已經在我的身上，她用著極其詭異的姿勢往我這邊跑來，忠孝樓的玄關和西側都有樓梯，我則是打算直接往忠孝樓西側樓梯跑過去，再通過連結走廊一路將女屍吸引到後面的樓層，這樣胖子他們才能有時間逃跑。

「我來吸引女屍，你們去調查奇怪的教室！」說完後，胖子一把踢開腳前向我跑來的屍蟲，要是被這屍蟲咬到估計也九死一生了。我確認女屍已經被我吸引注意後，我就往實踐樓的方向跑了過去。在逃離時，胖子和許晨芸的聲音離我越來越遠，但我還是能清楚地聽到他們在喊我的名字。「看來要英年早逝了。」我內心如此想著，不由得嘆了口氣，「真是不枉此生遇到了這幾個朋友.....。」

我成功的將女屍帶到了忠孝樓西側的樓梯，在上到二樓的時候我就直接往後面的樓層跑去。經過仁愛樓的時候那女屍感覺像是加快了速度，女屍恐怖至極的尖叫聲幾乎就在我耳邊響起，我頓時感到背脊發涼，拚了命的就往前衝。只不過到了信義樓後，我雙腳就已經快要抽筋了，但還是盡了全力將女屍帶到了和平樓。

「欸！」女屍直接將我撞向了牆壁，巨大的衝擊力將牆壁上的一些磚瓦撞了下來，這一撞我感覺自己的骨頭也斷了幾根。待我緩過來後，女屍正已經向我逼進，那堆屍蟲也跟在女屍身後。可由於這邊已經是最後一棟樓了，而且又是在二樓，我實在是把自己引到了個死胡同，現在除非是跳下樓賭一波，要嘛保命，要嘛摔死。但我感覺光是自己被撞斷的那幾根骨頭就已經讓我爬都爬不起來了。此刻我已經坐在磚瓦中，拍去身上的灰塵，又稍微撥了一下自己的頭髮，至少自己在死之前也要帥一下。我仰頭望著血肉模糊的女屍，腦中已經有了許多被女屍殺掉後的場景，心裡害怕著自己也會向李好平、陳彬和林齊瑞那

樣，都以恐怖的方式死去。此刻女屍已經近在眼前，那腐爛的屍臭味就這樣瀰漫在我面前。女屍已經張開了血盆大口，我看見裡面還有一些李好平的頭顱屍塊，無奈之下我也只好閉起了眼睛。果然我還是想要活著啊！

「你胖爺爺外送來囉！」胖子的聲音從女屍背後傳來，隨後就是冷冰冰的白霧不斷的衝擊在我身上。我睜開眼望去後，卻發現到胖子拿著滅火器往這邊沖刷過來，而女屍發出了陣陣吼聲，那些屍蟲直接鑽回女屍的嘴裡。「機掰，沒氣了。」胖子說完這句話後，一聲悶沉的撞擊聲傳來，竟是胖子直接將滅火器砸向女屍。女屍被滅火器砸的瞬間，胖子已然來到了我身旁。

「白癡啊，你跑來這個死路幹嘛，嫌女屍吃不飽嗎？」胖子看著我淡淡一笑，此刻我內心已經湧起了不好的預感。「你妹……」正當我還未反應過來之時，胖子就直接將我抓了起，跨上圍牆後猛的一躍直接從二樓跳了下去。

「啪！」的一聲聲響，我整個後背受到了一股衝擊，就像是整個背部被石頭重重的砸了一下，但我感覺到身上原本的劇烈疼痛已經變得麻木，或許這正是死前的身體反應，恍然間我好像看到了自己的人生跑馬燈。

「我靠，不會死了吧。」胖子的聲音傳來，朦朧中我看見胖子從一旁的樹滑了下來，心中發誓要是死了我一定跟那女屍一起幹掉他。「還好還好，還有呼吸。」胖子的聲音在耳邊響起，他一把將我拉了起來，又搥了我一巴掌，瞬間的疼痛又將我的意識變的清醒了起來，但我發現到那胖子又將手抬了起來，顯然是準備再給我一巴掌。「老子還活著，幹！」我吐了一口血痰，隨後發現到自己坐在一片泥土之中，原本躺的地方正有一顆石頭，似乎是被我整個背撞進了泥土之中，我感覺到自己背上又越發的疼痛。隨後胖子說道：「不用謝我，我們趕快回去找許晨芸。」

我正想要說些什麼，但還是嘆了口氣後憋了回去，抬頭確認女屍沒有跟下來後，胖子扶著我就往另一側方向繞了回去。我們現在的位置是和平樓西側，而許晨芸在的位置是前側的校門口。這四棟樓像是被一個長方形的走道包了起來，只要沿著路往東側去，就能到和平樓東側，然後再繞到忠孝樓東側後就能去校門口找許晨芸了，確定好路線後，胖子就扶著一瘸一拐的我去和許晨芸會合了。

第十一章：三魂七魄

在回到校門口找許晨芸的路途中，我先將醫務室的招魂幡和詭異舌頭告訴了胖子。而他聽後卻若有所思，其實胖子從以前就對這些古怪的東西有所研究，不知道他能不能想出個什麼突破口。

「招魂幡上其實有對應到所謂的三魂七魄，三魂是指胎光、爽靈、幽精；七魄是指屍狗、伏矢、雀陰、吞賊、非毒、除穢、臭肺，分別對應眼、耳、鼻、舌、身、心、胃。而這三魂七魄又分別對應天地五行與人的七情。」胖子接著說道，「難不成我們要找到三魂七魄？而且那黑色招魂幡，傳聞中是怨氣極重的橫死之人所用，但上面的招魂王.....好像是邪神所用？」

「靠，難不成那女屍是個邪神？」我難以置信自己的這個說法，但又覺得並非絕無可能，只是我自己難以接受這陰界學校是邪神地盤這事。「可我們找到了那些三魂七魄後，又該怎麼辦？還是找齊之後就能回到原本的世界了？可那樣死掉的那三人又該怎麼辦？」我向胖子問了這幾個問題，但他卻回我：「我不知道。」也是，他如果甚麼都知道的話才是奇怪的事情，總之就繼續這樣找下去吧。

「許晨芸！這耍帥的小子被我胖哥救回來了」許晨芸蹲坐在李好平殘缺屍塊旁邊，聽見胖子聲音後就轉過頭看像我們這邊，我發現到許晨芸的臉頰多出了兩道淚行，畢竟又一個好友從她身邊死去。但可惜了，我實在鑿不出什麼話安慰她，只能苦笑了一下後，而將胖子剛才的一些猜測告訴給了她。

「矮額，難道我們還要會去找那個舌頭嗎？」許晨芸問道。「是阿，眼下也只能先去從那找一些線索了。」說完後，我們三人就往醫務室的方向走去。

走到醫務室門前，那股屍惡臭般的味道還是充斥著整間醫務室。胖子打量了一下插在牆外的黑色招魂幡，紙見胖子臉色微變，但很快又恢復了正常。隨後我們就在一開始許晨芸發現舌頭的地方找到了那個噁心的舌頭，第二次看到這舌頭，我已經能確定那舌頭還是活的，有溫度還能隱隱約約的覺得那舌頭在彈跳，很難想像之後還要去尋找其他器官。

就在胖子將舌頭拿起來之時，四處空間突然開始扭曲，我驚訝的看向胖子和許晨芸，而此刻他們卻突然消失不見了。

原本我們還在醫務室，突然我發現到自己身處一個奇怪的封閉空間中。我走過去摸了摸牆壁，卻發現到這原本的水泥牆變成了岩石，我大聲呼喊了胖子和許晨芸的名字，可是周空蕩蕩一片的根本就沒有人。此時我發現到原本封閉的空間中，不知何時的多出了一條通道，我攙扶著岩石牆就往通道走了過去。

進入通道後，原本凹凸不平的牆壁突然變得平面光滑，而在這平面之上又有著一些凹槽。我轉頭望向岩石牆，眼前的一幕讓我愣住了幾秒，我發現到這牆壁上凹槽就像是某種雕刻畫，就像是某種奇怪的圖騰。我抬頭望去卻發現到雕刻畫居然呈現了一尊詭異膽寒的彌勒佛。但這彌勒畫卻又四處透漏著種種違和，這幅彌勒的眼睛睜的巨大，而且似乎在盯著我看，那嘴巴的微笑越發的古怪起來，就好像是這尊彌勒畫是活著的一般。

我被嚇得不敢再往前，但我身後突然傳出了一堆怪異的聲音，其中不凡有尖叫聲、怒吼聲，還有著令人毛骨悚然的癲狂笑聲，彷彿是地府的交響曲。而這些聲音像是朝著我逼近一般，越來越清楚。現在往前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但那些聲音就好像快要接近我了，我轉頭望去發現到一顆七竅流血的人頭正凝視的我，這距離近的我連連後退了數步。我直接閉起了眼睛往前衝去，一點都不敢再回一次頭，搞不好下一次回頭就會整個和那人頭貼在一起。

一陣亮光襲來，我緩緩的睜開了眼睛，卻發現到我又來到了一處奇怪的地方，就像是一個大殿。而我往前一看，卻又看到了轟擊我三觀的一幕，一個巨大的彌勒佛飄在空中，身上泛起了幽幽綠光，而且那彌勒的衣裳上全是血跡。而那彌勒身前擺著一張祭祀台，上面有個插了三隻黑香的香爐，而祭祀台上有一捆麻繩正綁著一個女孩，那女孩看上去不大，可能和我是同個年紀的。那女孩不斷地掙扎，可她被麻繩牢牢地捆在祭祀台上，嗓子不斷發出求救聲，都喊到燒聲了。我立馬衝了上去想拯救她，卻發現自己的身軀竟然直接穿過了祭祀台。而那彌勒往她嘴裡放進了一隻巨型蜈蚣，那隻蜈蚣直接鑽進去那女孩的口腔裡面，我眼睜睜地看著那名女孩的眼淚無力的淌落在祭祀台上。而那彌勒將女孩的舌頭給拔了出來，她含糊的聲音響徹在整個大殿之中。

待那女孩的聲音已經徹底地靜下來後，那彌勒才將目光望向我，我被祂這一盯看的背脊發涼，我這時也才發現到這彌勒就跟剛才看到的圖騰一模一樣。而就在我想逃跑之際，我卻發現到自己的下半身軀已經消失，隨後一股撕裂感在我嘴裡蔓延開來，還來不及多想，我就清楚地感覺到自己的頭顱被撕開來了。

「孫哲安！孫哲安！」我聽見許晨芸和胖子的聲音在我耳旁響起，我恍然地睜開眼睛，心裡想著自己不是已經死了。卻發現到許晨芸和胖子的面容印入眼簾。

「我靠，這是甚麼回事？」我發現到自己躺在醫務室裡，坐起了身子後，我發現到自己還待著原本的地方，胖子手裡拿著那詭異的舌頭。

「你們剛才也看到那彌勒嗎？」胖子問我。而我則是點則點頭，「你們也都看到了？」我問向他們兩人，而他們也是點了點頭。

「這是幻境？三小？怎麼會突然這樣？那女屍搞偷襲？」我問胖子。胖子則是先將我和許晨芸帶到了醫務室外，隨後開始講著自己的猜測：「那應該不是女屍的原因，而是那邪神的幻境。」

「那彌勒是邪神？」許晨芸好奇的聲音傳來。胖子繼續說到：「沒錯，其實我之前在學校圖書館的報紙上看過一則懸案。據說高雄這地區在好幾年前發生了一則邪教案件，有一群信徒相信著一尊叫做『殺生彌勒』的邪神。傳聞中那殺生彌勒本只是一尊普通的彌勒佛雕像，但那邪教殺害了數百個無辜人民，將那些人以殘忍的方式虐待後致死，而後那些怨靈被那邪教組織祭祀了在了那尊普通佛像裡，再被放置在那些被殺死之人的屍體當中數年，最後他們利用某中禁術將怨靈集結於一體，就創造出了他們所謂的殺生彌勒。」

「據說有一名被殺害的人就是我們學校的學生，好像是位女同學，之後聽聞有許多學生看到那名女同學的魂魄遊蕩在學校之中。」胖子說完後，直接把舌頭放在了褲子口袋，我內心不由得感嘆這胖子就是膽大。

「對了！醫務室不是比其他教室還有要多的符咒嗎？我們一開始去的 104 教室也是這樣吧。」我突然想到了這兩間教室的共同的詭異性，看來下一個魄的器官就在那教室裡。一開始我和胖子是因為聽見林齊瑞的呼救，才沒有去打開教室的門，而鑰匙在剛才引開女屍之時，就交給了許晨芸。

「走吧，去 104 教室。」說完這句話後，我走在了他們倆人前面，正走著突然一股劇痛傳來，我掀起了衣服看發現到我渾身已經遍佈了大大小小的瘀青血塊。要是我在劇烈活動的話應該就會直接撐不住了，所以要是在遇到女屍，我這次可就吃不完兜著走了。

「等等，該不會待會還要再經歷一次邪神的幻境吧。」我心中慌恐地說道。但胖子卻一臉苦笑地看著我。

我們來到了教室門前，胖子四處檢查發現到了教室外的餐車台底下果然有一根黑色旗幟，看來我們剛才的說法驗證了，只要是有招魂幡的教室都會比較特殊。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進去看看有沒有其他魂魄器官。

走上忠孝樓三樓後，我們就直接往 104 教室走過去，光是走上這三樓，我原本不堪負荷的腳已經越發的沒力了，像是已經沒有了知覺。許晨芸打開教室前門之後，一股跟醫務室一樣的屍臭味飄散而來，我面露難色，剛才都被醫務室的屍臭味折磨一次了，看來現在又要再一次了。「孫哲安，你先在外面休息吧，我和劉博凡進去找器官就好了。」許晨芸將我攔在門外後，就和胖子走了進去。我心中真是感謝這許大校花的善心，終於可以休息一下了。

我直接躺在了走廊上，小心翼翼的喬著身子，找了個舒服的姿勢就開始休息了起來。我心想著待在教室外總不會被陷入幻境吧，看來這次要讓他們兩人吃一些苦頭了。

就當我閉著眼準備休息一下時，腦中都是林齊瑞、陳彬、李好平死亡的畫面，還有剛才在幻境中看到的邪神、詭異的舌頭、招魂幡和被祭祀的女性，這些東西一直在我腦中揮散不去。我想試著將這些東西串聯起來，但還是沒能想出個頭緒。而正當我深吸一口氣時，卻發現到有一股混雜鐵鏽味的血味和屍臭撲面而來，我一睜眼時，發現到那女屍的臉就緊緊地靠在我面前，我直接往後狼狽地爬了一些距離，可女屍已經喚出了屍蟲，準備將我吃的乾乾淨淨。恐懼和死亡又佔據了我的內心，但我的身體似乎是已經沒有了反應，就算拚了命想移動卻動彈不得，就像是被鬼壓床一樣。

突然一雙手抓住了我的肩膀，將我往後拉去，徑直地將我從教室後門拖了進去。「你是被嚇傻了嗎？怎麼不快跑！」許晨芸的責罵聲傳來「不就還好老娘有注意到。」，隨後就是門被鎖上的聲音。我嘆了口氣，自己又在僥倖當中活了下來，還好有許大校花發現到女屍來了，不然我這次就真的提早完結了。

正當我轉頭看向胖子時，卻發現到他從一個抽屜當中拿出了兩顆血淋淋的東西，乍看之下就像是一雙被挖出來的眼睛……不對！那就是一雙眼睛！

第十二章：鬼打牆

胖子將那雙血淋淋的眼睛拿起來後，四周的空間又扭曲起來，我眼前突然一黑，睜開後又是到了一個奇怪的地方。

我環顧了一下四周，發現到身旁有一堆類似水塔的東西，周圍有玻璃破碎的窗戶，地板上全是燒到一半的香。我站起來四處走了一下，發現到這裡好像是某種廢棄工廠的內部。而我突然發現到眼前有幾道火光，看來線索就在那邊。

正當我走到火光那邊時，一個離奇的一幕呈現在我眼前。一片空地上畫了一個類似陣法的圖案，一群黑衣人跪在那陣法四周做出了類似祈禱的動作，嘴裡不停唸著「萬慈萬悲，殺生彌勒」，估計就是胖子說的邪教團體，他們嘴裡口中不斷念著「萬慈萬悲，殺生彌勒」，聽得我後背發麻。而陣法中間正是那名女孩，手上抱著那尊詭異的殺生彌勒佛像，身上被紅色的線縫住了四肢，原本面目慈善的彌勒笑容此刻變得驚悚。

突然有個手上有法器和首飾的邪教徒，走到陣法正中間，那女孩睜著大眼睛看像那位邪教徒，而邪教徒卻直接用那法器的尖端直接戳向女孩的眼睛，女孩本想掙扎奈何四肢被縫了起來，只能無力的發出口齒不清的聲音，那聲音聽起來就像是舌頭被拔出來了一樣，想到這裡我頓時吐了一地，這畫面已經堪比電影的血腥電影了。

待我緩過後，我跑到了女孩身旁，想要試著阻止那邪教徒，可結局和上一次的幻境一樣，我摸不到任何東西。而那邪教徒似乎沒有聽到女孩的聲音一樣，又是將已經淋滿鮮血的法器刺向女孩的另一隻眼睛。我看見那法器上就插著女孩的雙眼，好似一根竹籤般。隨後那邪教徒拿出了一張金紙，用法器尖端的血在金紙上畫了一個人形圖案，而後將金紙貼在女孩已經空洞的雙眼，並用一條黑布將其綁在女孩臉上。

在陣法四周的邪教徒詠唱聲越來越大，就像是他們正在進行某向招喚儀式。而女孩手上的彌勒佛像冒出了大量的綠黑煙霧，那些煙霧漸漸凝聚成一個身影，正是那殺生彌勒，在我想要逃跑之時，那殺生彌勒一揮手，就有一股無形的衝擊力將我撞飛至陣法外，眼前又黑了起來。

「我秒！」我猛然的睜開眼，此刻我還躺在教室裡，許晨芸也躺在這邊，胖子則是已經坐了起來。我將許晨芸喚醒，她也是嚇的睜開了眼。

「剛才那場景也太噁心了吧！」許晨芸說完後摀住了自己的嘴巴，看來她也受不了那駭人的場景。我突然想起了甚麼，隨後站了起身，一股劇烈疼痛襲來，而後又摔坐在地上。

「沒事吧！」胖子走到我身旁問到。我回到：「沒事，我只是想確認女屍不在門外了，剛才在幻境中還能跑的，沒想到回到這裡就又不行了。」

「可能因為是靈魂去到幻境裡，所以不會被受了傷的身體影響到。」胖子猜測道，而後打開門探了頭腦確認女屍已經不在了，才走出教室裡。

一走出教室後，胖子攙扶著我慢慢走向連接走廊，我們打算繼續走去其他棟樓找尋三魂七魄。主要是我的身體傷勢已經越發的嚴重，我能感覺到衣服底下的身軀都已經變成了黑紫色了，腳更不用說，當初在被女屍糾纏之時就已經快廢了，也因此我們現在只能去其他棟的三樓。

正當我們從連接走廊經過仁愛樓後，我們慢慢地往前走，一路又走到了信義樓。而走著走著，我突然發現到了不對勁，我發現到此刻我們又走回了仁愛樓。可明明剛才我們是直直地往前走，而且已經經過了仁愛樓，怎麼又會再回到這裡？想到這邊，我腦中已經有了一個答案了。

「妳妹的！鬼打牆！」正當我要說出這答案之時，胖子已經將我要說的話說出來了。「這下該怎麼辦？」許晨芸驚恐的聲音傳來。而我則是回頭查看了一下狀況，就在我回頭時，原本胖子和許晨芸的討論聲音卻突然靜了下來。

燈光突然開始劇烈閃爍，一亮一暗之下都帶給心裡巨大的恐懼感。而連接走廊在此刻像是看不見盡頭，一條筆直的走廊就這樣呈現在我眼前，原本應該會有轉彎處的地方此刻卻消失不見，我回頭望了一眼走廊，發現到亦是如此，而更讓我頭皮發麻的是原本跟在身後的許晨芸突然消失不見，整個人就像是憑空消失一般。

我本想轉頭問問看胖子，可我渾身瞬間起了雞皮疙瘩，原本胖子搭在手上的手忽然變的溼答答，緊隨而至的就是那股再熟悉不過的屍臭味了。即便我內

心已經做好了準備，可回頭望去我還是被那沒有瞳孔的雙眸嚇的失魂，原本攙扶我前進的胖子，不知道在何時竟然變成了女屍。

女屍的嘴巴張的十分巨大，皮肉撕裂聲在我耳邊迴盪，正當我回過神之際，那女屍已經咬掉了我左半邊的肩膀。我忍不住的失聲大叫，整條鬼打牆的走廊盡是我的聲音在迴盪，我試圖的想要從女屍手上掙扎出來，可她的屍手就像個牢固的枷鎖靠在我脖子上，我拚了吃奶的力都掙脫不開，就在我驚恐之際，我的脖子已經被她撕扯了下來。在最後我能感受到自己的頭顱被甩在走廊上，恍惚間我看見了一條用鮮血撒成的路就這樣撒在走廊當中，而鮮血的盡頭就是我已經破爛不堪的身軀。

這次是真的死掉了，沒想到歷經了這麼多次的生死劫難，我終究逃離不了死亡的命運，許晨芸和胖子一定要平安無事.....

第十三章：柳暗百花明

「他媽的！」我從地板上跳了起來，卻發現道自己此刻就坐在校門口旁，我不是已經死了嗎？令我驚訝的是，胖子和許晨芸就躺在旁邊，而陳彬、林齊瑞和李好平就坐在我面前。

「我秒！你們不是死了嗎？」我嚇得連連往後退，陳彬則是一把將我拉住，我才發現到自己的腳險些踏出了校門口。待我穩定情緒後，我才仔細回想著死前發生的事情。我在連接走廊、我遇到了鬼打牆、我被女屍殺掉了。我的腦中浮現出自己被女屍殺掉之前的種種畫面，還有陳彬三人被分屍的畫面，而眼前他們卻是毫髮無傷，就像是完全沒發生過什麼事情。我摸了摸自己的脖子，掀開衣服檢查了自己的身體，發現到原本被瘀青的傷口此刻已然消失不見。

「這裡還有李大美女在看呢，你可別亂掀衣服。」陳彬按住了我掀開衣服的手，隨後開始跟我訴說事情的經過：「你還沒醒來之前，我們就先討論了這些奇異的事情。我們猜測是被女屍殺掉之後還會復活，但是有一件很噁的事情，就是死之後的屍體不會消失，血跡也是。」陳彬說完後，林齊瑞和李好平一直沉默不語。我看了看四周，眼前的一幕讓我的胃又有一些翻滾。

「李好平的屍體殘缺.....林齊瑞身軀的血塊，都還在原地。」我心中暗罵這實在是太噁心，那我被女屍殺掉後的屍體不就也在原地。

我摸了摸口袋，發現到手機還在，看來是復活後會回到一開始穿越過來時的樣子，但死後的屍體卻會一直在原地。打開手機後，一陣亮光照在我手上，我赫然發現到自己的雙手全是血，看了眼下才發現到這片地板全是血跡。看來這些血跡是李好平被女屍下蠱後，身體被屍蟲撐爆後噴發的血。又是一陣噁心後，我發現到手機的日期忽然變成了七月七日午夜十二點，和原本的一日相隔了五天，二、三、四、五、六日都消失不見了。我將這個發現告訴給了陳彬，可他想了半天也摸不著什麼頭緒。眼見沒什麼答案，我就將招魂幡還有三魂七魄的事情告訴給了他們。

「這也太麻煩了吧。難道我們還會再死很多次嗎？」沉默不語的李好平突然說到。而林齊瑞和陳彬都是面露難色的看著我。

「他媽的！我剛才不是被女屍殺掉了嗎？」胖子和許晨芸的聲音傳來，我轉頭後發現到他們也從地板上跳了起來，這反應就跟我剛才醒來時的反應一模一樣。

「我秒！你們不是已經死了嗎？」胖子和許晨芸異口同聲的說，我則是苦笑地摸了摸頭。

「你們怎麼反應都一樣勒，孫哲安你把事情跟他們說一下吧。」陳彬嘆了一口氣，隨後我就將事情告訴給了他們。

我將陳彬剛才告訴我的話告訴給了他們，兩人聽完後都是露出了一副「太噁心了吧！」的表情。但許晨芸看見李好平還好端端的坐在那邊，就直接抱了上去。

我轉頭看向了胖子，他卻說：「別，我才不想跟你抱在一起。」隨後就是後退了幾步。「你妹啊，我要去警衛室看一下今天的日期，手機上顯示的是 7/7 日，我要去確認一下，順便看看有沒有什麼線索。」說完，我就往警衛室的走去。

警衛室就在校門口旁而已，兩、三步就到了，我打開了門就往裡面走去。雖然已經習慣了夜視，但在這黑暗狹小的空間還是要打開手電筒。我打開手電筒察看日期，發現到上面的日曆寫著農曆七月七日。時間是對到了，但就是為什麼會少了五天，難不成死亡後的復活時間是五天？

正當我疑惑之際，一個肥胖的身影推開了門走進來，走進來之人正是胖子。「話說你們是怎麼被殺掉了，我還以為你的搏擊術能打過那個王八蛋女屍呢。」我看向胖子問到。

「我原本不是攙扶著你嗎？走著走著我突然發現到我們進入了鬼打牆，而我在轉頭看向走廊卻看不到盡頭，轉回來的時候發現到你變成了女屍。不，應該說你和許晨芸都消失了，然後我扶著的人突然變成了那具女屍。」胖子走到警衛室的桌子前，蹲下身子拉開了抽屜翻找著。

「然後我就跟那女屍打了起來，至少得有十幾分鐘，而且還都是我佔據上風。結果我直接把那女屍身體打穿，她那身體畸形的跟不知道什麼東西一樣。之後那女屍就吐了一堆屍蟲出來，我躲閃不及就被咬囉，然後我就醒來了。」胖子接著說，「你說，會不會是進入鬼打牆後不能回頭？」

胖子的說法是挺有可能的，畢竟我們都是在回頭後，女屍才突然出現。我思索到一半時，卻看見胖子僵直著身體蹲在抽屜那一動不動的。就當我想問他發生什麼事時，他卻桀桀怪笑了起來。

「喂！胖子！你怎麼了！」我詢問著胖子，並將手電筒的燈照向他。「哈哈被我找到了！」只見胖子手裡拿著一個黑色的盒子，上面有個惡魔的圖案，而胖子從那黑色的惡魔盒子內拿出了一根細長的全黑東西。

「原來保安大哥喜歡抽這牌，雖然不是我想抽的，但加減也能抽。」胖子興奮的說。而後我才看清楚原來那只是一包香菸，胖子從抽屜摸出一把打火機後就直接點了一根大口吸了起來。

「要來一根嗎？」胖子從盒子裡拿出一根黑色細長的菸，看上去挺有質感的，我本來習慣性的就要接下來，但思索片刻後還是拒絕了。其實陳彬和林齊瑞也會抽菸，胖子和林齊瑞還沒鬧尷尬之前，我們四個也會一起出去抽幾根。但因為林齊瑞跟胖子鬧出了尷尬，現在就只剩我們三人小團體會騎車去巷口或廟前抽菸，雖然有時候我和陳彬也會和林齊瑞一起抽，但比較少。我現在不抽的原因是因為有兩位大漂亮校花在外面，班上的人不知道我會抽菸，我可要保持自己乖小孩的模樣，我身旁大多數的女性朋友都是討厭抽菸這個行為。雖然許晨芸知道陳彬會抽菸，但她都會勸陳彬不要抽。

胖子見我沒有要抽，就收起了菸盒和打火機，推開警衛室的門就往外走去了，而我則是跟在他後面。我在離開之前瞄了一下抽屜，發現到有一張捲起來的黃紙，這樣子就像是教室和醫務室的符咒，腦中閃過這個念頭後，我就下意識的就將那張黃紙放進了口袋。

其他人看到胖子大咧咧的叼著菸走出來，陳彬直接哈哈大笑，其他人也被陳彬的笑聲感染，嘴角也都微微上揚。原本僵硬沉重的氣氛瞬間被打破，不得不說這胖子有時候就是會幹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胖子丟了一根菸和打火機給陳彬，陳彬將菸放進嘴裡正想點燃打火機之時，許晨芸一臉敢抽你就死定的表情看著他。陳彬咽了口水就將菸拿給了一旁的林齊瑞，而後陳彬就幫林齊瑞點燃了那根菸。

校門口內頓時煙霧雲繞，許晨芸和李好平不喜歡菸味就往旁邊坐遠了些，我則是坐在一旁想著該怎麼破解這個離奇的謎團。

「話說，剛才還沒把邪神和女孩的懸疑事情告訴你們，要聽之前先做好心理準備」我說道。「邪神？」林齊瑞帶著疑問的口氣問道，接著陳彬也接著說：「女孩？」

「胖子你說吧，說故事這塊你擅長。」我看向胖子問道。而胖子吐了一口濃煙，將菸蒂彈在地上後就開始娓娓道來，胖子將過去高雄邪教懸案還有幻境中遇到的邪神跟鬼打牆的事情告訴他們。

「我秒，也太噁心了吧！」陳彬一臉驚訝的看著我們。李好平聽到後也是一臉吃驚地瞪大了眼睛看著我們，想不到我們在他們死後遇到了那麼多不可思議的事情。

「你們說的女學生，該不會就是那女屍吧！」林齊瑞抽著剩下的半根菸說道。我心中則是被胖子抽菸的速度嚇到，而後我們將目光看向了林齊瑞。

「高雄的那邪教懸案我也聽過，其中一名受害者確實是我們學校的女學生，這我之前在學校圖書館的報紙上也看過。或許那邪教團體就是將那女學生當成了祭祀品，將三魂七魄獻祭給殺生彌勒，之後殺生彌勒將女孩的三魂七魄鎮壓在這學校四處，所以你們才會在一些地方找到奇怪的器官。」林齊瑞將手上的菸抽剩下一小截後掐熄。

聽了林齊瑞的話，我腦中突然有一個想法：「那照你們所說，或許學校其實就是陣法本身，我們現在要先去尋找完三魂七魄，就可以讓這個陣法之地破解，因為三魂七魄算是陣法的陣眼，被鎮壓在這學校各個角落裡。」

「也可以算這樣理.....」林齊瑞話說到一半，我們正上方的位置傳來陣陣聲響，女屍竟直接從天而降，伴隨著破碎的玻璃和一群屍蟲，重重的摔在我們中間。

「快跑！分散跑！免得到時候團滅！」陳彬大喊著。我抬頭看了眼忠孝樓，發現到三樓的某間教室的其中一個窗戶被撞碎了，看來女屍就是從那邊跳下來的。隨後我就直接往圖書館的方向跑過去，畢竟剛才在連接走廊就走過一回鬼門了，這次自然是要往其他方向跑。

跟我跑同一個方向的有林齊瑞，其餘幾人則是都往另一個方向跑。跑了一段距離後我回頭發現到女屍朝著那幾人的方向跑了過去，我再往前跑了幾步確定女屍已經遠離這邊了，才慢了下來，而此刻我也已經跑到了圖書館大門前了。

第十四章：人彘屍體

我和林齊瑞站在圖書館前，我被圖書館的樣子所震撼到，圖書館被兩個大型的符咒交叉貼在門前，最奇怪的是這兩張符咒是黑色的，上面有許多離奇怪異的圖騰，我唯一能認得出來的就是上面畫滿了一堆小人，其他的圖騰我是真看不懂了。圖書館周圍一地都是黑色的紙，還有散了一地的佛珠，顯得格外詭異。但我能感覺到圖書館裡面有藏著許多重要的線索。

「圖書館進得去嗎，搞不好有一些器官在裡面。」我看向林齊瑞問道，而他撿起了地上散了一地的佛珠查看。

「這裡面感覺煞氣很重阿，進去了也不知道會有什麼危險。」林齊瑞說道，我心裡則是想著，都已經有個女屍在那吃人了，而且我還親身體驗過了鬼打牆，何況這裡又是陰界，沒有這種煞氣不就他媽的是個廢話嗎。

我走了上前試著推開圖書館的大門，卻發現道大門紋絲不動，看來是被上了鎖。不過自習室就在圖書館的地下一樓，而且可以從圖書館後側的樓梯繞進去。所以我和林齊瑞打算繞去地下一樓，通過自習室的地方找樓梯直接進到圖書館裡面。

我和林齊瑞說了一下我的想法，他聽後則是點了點頭，在確認四周沒有其他異樣後，我們就往圖書館的後方走了過去。

繞到了圖書館的後方，我看見了通往地下室的樓梯。走下去後，一扇貼著符的大門就呈現在眼前，雖然說這陰界學校處處奇異，許多門上也都被貼了符，和圖書館一樣都是黑色的，但這自習室的門看上去也怪詭異的。一種說不出來的奇怪環繞在我心頭，這就很像是忘記了什麼事情卻又想不起來一樣。

我試著拉了一下自習室的門，但也是被上鎖的狀態。於是我拿出了口袋中的黃紙，打開黃紙後裡面確實有一支鑰匙，試了一下正好是自習室門的鑰匙，好在之前有在學校來過自習室，看過最後一個走的同學都把鑰匙拿給保安大哥。還好我一開始有先將黃紙拿著，省得白跑一趟了。

打開門後，我就直接踏了進去，一種陰森黯然的感覺迎面而來，就像是無數隻手朝著我抓過來。心中糾結一番後還是走了進去，林齊瑞則是跟在我身後。

走進去時，我發現到自習室裡陰暗又潮濕，一股霉味散發在這間自習室裡，但好在這味道遠遠比不上那女屍的惡臭，過沒多久我就習慣了，但林其瑞則是一直摀著口鼻。我們在自習室的角落找到了一扇門，上面插著一副招魂幡旗，看來這邊也是有三魂七魄所在。這扇門沒有上鎖，扭開一下門把就進去了。

打開門後，一個白色的人狀物體赫然出現在我眼前，仔細一看才發現到是一開始陰廟內出現的紙紮人，那紙紮人的笑容一樣滲人，那紙紮人直直的要往我身上倒過來。我驚恐的慘叫了一聲，連滾帶爬的往後退去。林齊瑞也是被嚇的摔了個踉蹌。

「你媽啊幹！」、「幹你娘勒！」一連串的髒話聲四起，我和林齊瑞被突然出現的紙紮人嚇得驚駭失色。但過了幾分鐘後，我們的罵聲才戛然而止，紙紮人則是躺在地上一動不動的。這時我才冷靜了下來，鼓起勇氣去碰了一下紙紮人，誰知道就在我觸摸的瞬間，自習室的空間又扭曲了起來。「靠，怎麼回事。」在最後我聽見了林齊瑞的這一段話。

此刻我發現到自己又陷入了一個幻境當中，在我現在所想的還是那個紙紮人。「難不成紙紮人是三魂七魄當中的身？。」我喃喃自語道。

我觀察看了四周，發現到這次的場景是在一個我再熟悉不過的地方。這裡竟然是那間廢棄的陰廟.....只是與之不同的事，這間陰廟非常的繁榮，散發著一種莊重的無上威嚴，令人忍不住去虔誠的跪拜。

一陣低沉的吟唱聲傳來，我望去才發現到是那群邪教徒嘴裡也一樣念著「萬慈萬悲，殺生彌勒」，他們正跪在整個廟的最中央，待我走上前看過去之後，眼前的一幕又讓我忍不住地顫抖。

只見那紙紮人就橫躺在大廳中央，後面還有好幾根看似非常鋒利的鐵刺棍，而紙紮人身旁則是擺著一副淒慘的屍體，那屍體已經沒有了七竅，四肢也都被砍斷並且用黑色符紙纏繞了起來，那屍體的器官也遭掏空，五臟六腑都消失了不見，看上去就像是個人屍。見到了這一幕我直接嘔吐在了地上，但身旁的黑袍邪教徒也像上次一樣絲毫不理我，嘔吐的污穢也沒有沾染在他們的黑袍。我心中確認了一件事，那就是幻境當中是沒辦法干預發生的事情，就很像是自己是個鬼魂般的只能看著眼前發生的事情。

我突然想起，那具人屍屍體應該就是那名女學生的屍體，但我也不確定，因為那人屍屍體的生殖器也不見了。只不過根據之前幻境的場景，我內心還是確定了那具人屍屍體就是那女學生。

原本跪著的邪教徒忽然站了起來，手上拿著針線和紅黑線，有些人則是拿著剪刀和刮刀。隨後的一幕令我更是全身發癢，我似乎是看見了錯覺，那具人屍屍體居然還在動，就像是根本沒死一樣。黑袍教徒走上前將那具人屍屍體的屍肉一刀刀的刮了下來，有些比較大片面積的皮膚則是直接用剪了下來。隨著那些黑袍邪教徒將刮下來的肉和剪下來的皮膚貼在一旁的紙紮人上，而其他的教徒就用手上的紅線和針線將人屍屍體的皮肉縫在了紙紮人上面。

過不了多久，紙紮人就被那堆屍塊貼滿了整身，看上去就像是個沒有皮膚、渾身的血肉都暴露出來的人一樣，應該說，這就像是個人的皮膚整個被活生生扒掉後的場景一樣。就這樣一個人型的肉塊皮膚被「拼湊」起來。人屍屍體基本上就剩下了白骨和一些沒刮乾淨的肉塊，那群黑袍教徒將紙紮人身後的鐵刺拿了起來，他們直接將數十根的鐵刺往人屍屍體刺了上去。待數十根的鐵刺都被插進屍體之後，他們將鐵刺給立了起來，人屍屍體就被這幾根鐵刺插著立了起來，黑袍教徒們就這樣靜靜地欣賞他們的傑作。

又過了數十分鐘，有兩個黑袍教徒拿來了一尊佛像，那尊佛像正是殺生彌勒的佛像，看上去比之前散發出了更怪異的陰森氣息。其中一個黑袍人拿出了三根香，在被鐵刺扎成馬蜂窩的人屍屍體之間尋找還可以插進三根香的位置。待他插完三根香後，不知何時，那殺生彌勒的本體已經悄然的出現在人屍屍體後面。殺生彌勒的手做出了幾個奇怪的手印，人屍屍體上頓時冒出三個像靈魂一樣的東西飛入了他手上的三罐瓶子裡。殺生彌勒將三個瓶子收起來後，一臉邪笑的往我這邊看。在我被他盯著不敢喘氣之時，我瞬間感到一股衝擊力把我的身體打散了，死之前我看見自己變成了一團血霧。

「我秒你媽！」我從幻境中醒了過來，一旁的林齊瑞直接噴了髒話，畢竟他算是第一次體驗到這個幻境。我發現到自己一樣是躺在自習室的地方，紙紮人一樣倒在我面前，我看著眼前的紙紮人若有所思，我感覺離謎團真相越來越近了，卻始終找不到答案。我將紙紮人搬了起來，這重量輕的就像是完全空心一樣，準確的說根本就只是一張紙。隨後我就將紙紮人放在了離我最近的一張桌子上。

「那就是你之前提到的幻境嗎？雖然有做好了心理準備，但這.....這到底是三小。」林齊瑞爬了起身，眼睛目不轉睛的看著桌上的紙紮人。

「這個紙紮人應該是三魂七魄當中的身，因為我們都是在接觸到三魂七魄時才會陷入幻境，而且這邊又插著一支招魂幡。」我繼續說道，「那我們先上樓梯吧，去圖書館一樓。」我說完後，林齊瑞重重的嘆了一口氣，隨後點了點頭，我們就往門內走了進去。

映入眼簾的是一道長長的樓梯，隱約的能看見樓梯盡頭有個空間，那就是圖書館裡面了。林齊瑞已經被這邊的溼氣霉味臭到開始咳嗽了，看見樓梯後就直接往上走了去。見他直接走上樓梯，我心中不由的敬他是個漢子，難不成他不怕樓梯另一端會衝出來個女屍嗎？只不過圖書館大門是被封閉的，女屍應該也進不去，最有可能進去的地方.....是我身後的自習室門口，想到這我不驚打了個哆嗦，跟在林齊瑞身後也就踏上了樓梯。

往上踏了幾步後，我們就來到了一處空曠的地方，這邊正是圖書館一樓，這邊只算是大廳而已，要上到二樓才是圖書層。

第十五章：殺生彌勒

到了圖書館一樓，我們沒發現到什麼東西，唯一發現的奇怪點，就是圖書館一樓大廳的某處地板呈現一片焦黑，看這樣子應該是被大火燒過一樣。

「我靠，你不覺得這火燒的痕跡很像一個人型嗎。」林齊瑞突然驚訝的說道。我則是被他這一番話嚇的抖了一下，仔細一看這痕跡確實是一個人影，可是怎麼會這樣？

想了許久我們也沒想到答案，而後我們在大廳找了幾十分鐘也沒找到什麼線索，就先往圖書館二樓去了，我想順便去看林齊瑞之前說的圖書室內的那份報紙。

我們走到了圖書館二樓，圖書室的門被鎖住了，只能透過玻璃門看著裡面的內飾，本來林齊瑞是打算繼續往樓上走，但是我看見旁邊有兩個滅火器，直接用滅火器砸開了玻璃門。林齊瑞被我這一操作給看的目瞪口呆，這招可是我學胖子砸女屍時的招式，不得不說滅火器的用途還是挺好用的。

我們走進圖書室後，林齊瑞就往後排的書架找了過去，來到一層雜亂不堪的書架後就開始翻找。他手中的動作突然停止，而後從亂糟糟的書堆中抽出了一份報紙遞給了我。

「民國 86 年 3 月 16 日，高雄市内發生了一場邪教慘案，一名楊姓女高中生遭人販集團以高價賣給神秘邪教，具警方調查發現該邪教已殘害多名女性，其藏屍地點位於高雄市左營區內一座山中，初步統計屍體數量高達數百具，法醫初步調查發現所有屍體動作僵硬，推測生前遭受到了過大的驚嚇後死亡。但檢驗過所有屍體卻沒尋獲那名女高中生的遺體，邪教組織在某一日内神秘消失不知所蹤，此案已成立專業小組進行調查，並希望能藉目前掌有的訊息破開謎團。」

我看著報紙上的這些內容，又突然想起了幻境裡所遭遇的時候。

「我猜，那名楊姓女高中生就是幻境中出現的女學生，沒想到他是因為人蛇集團轉手賣給了邪教組織，才会有如今淒慘的遭遇。屍體至今沒找到的原因，估計也和邪教集體消失的事件有關。」我將自己的想法告訴了林齊瑞，他則是一臉凝重地聽完我說的話。

我將這份報紙捲成棍狀，打算將這份報紙帶回去給其他人看，搞不好他們能捉到更多的訊息。想到這邊我又不由得替其他人擔心，剛才女屍追著他們跑去，也不知道有沒有人被女屍殺死。心中是期望不要有人被殺死，雖然我們已經復活過了第二次，但誰知道還能復活幾次，搞不好下一次就是真正的死亡了。

接下來我和林齊瑞就打算往圖書館三樓繼續找線索，雖然三樓只有一個演講廳，只不過或許可以在那邊找到其他的三魂七魄，現在已經找到了眼、舌、身。就只差三魂和心、胃、鼻。雖然不知道找完三魂七魄後會發生什麼事情，但目前也只能先試著找看看了。

正當我們離開二樓的圖書室後，要前往圖書館三樓。踏上往三樓的樓梯時，一股凶狠的煞氣沖刷的我身體，這次的感覺就像是無數隻女屍將我團團包圍一樣。

「這是發生了什麼回事.....你也感覺到了吧？」林齊瑞轉頭問向我，我被這股強烈的濃厚煞氣壓的身體僵硬，光是點一下頭就似乎是耗盡了全身的力氣。

「你覺得我們還要上去嗎？」林齊瑞問道。我見他面色煞白，原本踏上階梯的腳又縮了回去。此刻短短幾階的樓梯，在我們眼裡卻猶如看不見盡頭的深淵一般。雖然我們也不是一定要上去這地方，但我直覺告訴我說樓上有非常重要的線索。這種念頭在我腦海中越發強烈，咬了一口牙後我還是決定要上去探索一番。

這十幾階的樓梯，我們卻好像是走了千百萬丈一般，一步步都感覺著四處危機四伏，越往上走去，那股煞氣就越加沉重，猶如數不盡的刀片刺在身上。

終於耗盡力氣走到了三樓，我和林齊瑞都坐在最後一階樓梯上喘著氣休息。過了不知道多久後，我們才站了起身開始往前走。

到了講廳室的門口，又是一個怪奇離異的景象出現在我們眼前，講廳室的門前貼著一張巨大的符咒。上面畫了一尊十分巨大的彌勒佛像，正是那邪教所供奉的殺生彌勒，旁邊還畫了許多小人和惡鬼，不免得令人覺得毛骨悚然。

我輕輕推了一下演講廳的門，令我意外的是這居然一推就開了。我走進去後林齊瑞也跟了上來，陰暗的演講廳讓我有些看不太清楚，雖然已經摸了夠久的黑，眼睛已經習慣了不少，但這邊實在是太暗了，不去開燈的話就真的會看不清。我沿著牆壁摸了過去，還真的被我摸到了個開關，也不管哪個開關是開什麼的，我整隻手放上去，將全部的開關都打開，演講廳頓時就明亮了起來。

我看向一旁的林齊瑞，卻發現到他神情呆滯，就像是看什麼東西看傻了一樣。我順著他的視線看了過去，忽然我腦中瞬間沒有了任何想法，只有眼前出現的這東西，不，是殺生彌勒。

只見一顆巨大的彌勒佛頭就漂浮在半空中，露出著那深印在我內心中的詭異表情。這彌勒佛頭巨大的感覺瞬間就讓人體驗了什麼是絕望，就算是已經見識過很多血腥怪異場景洗禮的我，看的這更加古怪奇異的樣子還是久久沒辦法稀釋心中的絕望，呆在那愣了許久也都未反應過來。

「我秒！這他媽是三小！」呆愣了不知道多久的我終於回過神來，林齊瑞也是被我這一聲吼給嚇回了神，他露出萬分驚恐的表情看像我，就像是在示意我接下來該怎麼辦。

可當我還沒想出下一步之時，那漂浮的殺生彌勒佛頭就直接朝著我們的方向衝了過來。我拉著林齊瑞直接往門外跑，我心中覺得這麼小的門祂肯定出不來，但很快我就後悔了心中這個想法，殺生彌勒確實是出不來，但這邪神居然還他媽的可以穿牆，祂巨大的臉龐就直接穿過了牆壁，距離近的像是我也被他穿過了般。可是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祂原本穿透到一半的頭顱突然卡在牆壁裡。原本這是讓我鬆一口氣的事情，但很快我又一次的否定了已經安全了的想法，殺生彌勒硬生生的將牆壁撐破，無數水泥殘塊和灰塵充滿了三樓的空間。

妳妹的，這殺生彌勒又刷新了我的三觀，我就像是個小丑一樣。但我顧不得多想的就打算繼續拉著林齊瑞逃跑，一轉頭我才發現到這林大法師居然跑得比我還快，一溜煙的就跑下了樓梯，我只好直接跳下了樓梯，這高度還不至於造成什麼傷。

我和林齊瑞一路跑到了圖書館一樓大廳，找到了通往自習室的樓梯就直接繼續衝了下去。到了自習室後，我們才慢下來，發現到殺生彌勒沒有追上來後，我就直接坐在自習室的椅子上休息了起來，而一旁的桌子還是擺著那紙紮人。

又是一次的死裡逃生，我也算是命大了，好幾次的在死亡邊緣徘徊，卻只有死過一次。林齊瑞休息了一下就站起身四處走走，他的體力比我好太多了，我看他的呼吸已經穩定了下來，自己卻還在大口喘著粗氣，手腳也還微微的顫抖。

林齊瑞將插在樓梯口的招魂幡拿起來端詳了一下，雖說林大法師在這方面也有研究，但看他隨即又將招魂幡放了回去，估計是沒想到什麼有用的線索。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為什麼那殺生彌勒沒有追上來？」林齊瑞問道。

「我也不太確定，但我覺得殺生彌勒應該是力量還不足，不然怎麼會只有一顆頭，身軀跑哪去了？」我回道。

「是挺有可能的，也有可能祂是被關在圖書館內出不來，畢竟圖書館門口有許多像是鎮邪用的東西。」林齊瑞說道。其實這說法也是挺有可能，但我還是想到了一個可疑的點，因為我現在猜測的是，這陰界學校是殺生彌勒所創造的，他怎麼可能會被關在自己創造的地方，除非還有其他的可能性。

「其實我之前在一本玄學書上看過，有種邪神是透過吸取人的魂魄後來提升力量，並且祂們可以自己創造空間。缺點是祂們創造完空間後要花許久的時間才能恢復，優點是成功恢復後，力量還可以達到一種前所未有的高度。」林齊瑞說到。我被他所說的事情給震撼到了，不只是他這次居然有了不錯的線索，還有就是他平常看的玄學書居然能派上用場。

「我們去校門口找其他人會合吧！」我說道。現在校門口已經算是我們默認的集合地點了，搞不好在那裡可以遇到其他人。

第十六章：邪祟殺氣

我和林齊瑞從圖書館離開，準備要前往圖書館，遠遠處就看到有兩個人影蹲坐在校門口的圍牆旁。我心中暗自嘆了口氣，還好這邊還有其他人，但轉念一想，剩下的兩人該不會已經陷入危險了。

我們小跑了一下，很快就到校門口處，此時我也才看清了這兩到身影。才發現到是李好平和陳彬，也因此我開始擔心起了胖子和許晨芸的安危，胖子那傢伙應該是沒什麼大問題，我反而還會替女屍擔憂，但若女屍追著許晨芸的話，那許晨芸可就會面臨困境了。

「你們被女屍追之後，發生了什麼事？胖子和許晨芸呢？」我看向陳彬和李好平說道。陳彬回我：「剛才我們四人一開始是跑在一起，但我和李好平往忠孝樓樓上跑過去，胖子和許晨芸往仁愛樓的方向跑了，而女屍是追著他們，之後的事情我就知道了，脫離危險後我們兩個就先回到這裡了。」

「那你們呢？女屍沒有跟著你們，那你們跑去哪了？」李好平問道。我則是將剛才在圖書館發生的所有事情都跟他們說了，他們聽完後直接大驚失色，面容的血色就像是一瞬間被抽空。畢竟紙紮人就是一開始害我們陷入這個詛咒裡的本源，雖說其實是我們自己做死罷了。

「殺生彌勒和紙紮人.....」李好平慢慢的說了這幾個字，隨後她情緒直接崩潰起來，忍不住的嚎啕大哭，帶著啜泣的哭腔說道：「這裡到底是什麼鬼地方！什麼時候才能結束這一切！我非常後悔和你們跑去夜遊！為什麼你們要玩碟仙！這都是你們的錯！」

李好平的情緒已經極度的不穩定，陳彬則是在一旁安慰起她來，但李好平的哭聲更是淒厲起來，原本甜美可愛的聲音已經變得駭然刺人。

「為什麼要害我.....」

「為什麼要害我.....」

「為什麼要害我.....」

李好平的身體止不住地抽搐，陳彬也意識到了不對勁，嚇得急忙往後退，我們三人就這樣站在一旁，神情緊繃，像個做錯事的孩子。

「為什麼要害我.....」李好平嘴裡不斷重複著，我們三人頓感大事不妙。但下一秒，李好平像發了瘋似的，四肢並爬的衝向林齊瑞身前，背部彎曲成一個半弧後跳了起來，用雙手死死掐住他的脖子。林齊瑞根本來不及閃躲，被李好平掐的臉面發紫。

我和陳彬立馬上前阻止李好平，但我們兩個的力氣卻無法將這兩人分離。此刻我發現到李好平的七竅流血，臉上毫無血色，五官猙獰到快擠在了一起。更可怕的是雙眸變成了全黑，已然看不見瞳孔，林齊瑞原本奮力抵抗的雙手也已沒了力氣，兩隻手自然的垂落下來，臉上的驚恐越發的絕望。

林齊瑞的脖子傳來了陣陣的骨頭斷裂聲，嘴裡吐著白沫。當李好平將手鬆掉的那一刻，林齊瑞的脖子已經出現了兩道觸目驚心的手痕，而李好平也隨之倒在了地版，林齊瑞卻像是還活著一樣，依舊直立立的站在原地。剛才還好端端的人現在就死在了面前，即使是已經見過了一次的死亡，心裡還是有點難接受。

「我秒，這是中邪了嗎？」陳彬驚呼道，而他也俯下身去察看李好平的狀況。李好平整個人已經昏了過去，但手臂上止不住地顫抖，嘴裡似乎還在唸著什麼。

「她從一開始去陰廟的時候就狀況不太好了，再加上這裡邪氣太重，她八字又太輕，煞到她了，又發生了那麼多奇怪的事情，心裡的防線早就潰散了，才會忽然中邪。」我聲音也止不住地顫抖。眼前的林齊瑞也是已經斷了氣息了，但他屍體的青筋越發明顯，眼睛也是睜大的像是快要掉出來一樣。

在之前有次考完試後，我們六人就聚在一起閒聊，當初就有聊到八字這個話題。我記得李好平當初就有提到自己的八字很輕，也非常的膽小，時不時就會去廟裡拜拜。我還記得當時我們還在調侃胖子，別人的八字是抽象的概念，他的八字是直接硬的化實了，鬼看見他都得繞道。現在說起來也還是挺好笑的，只是現在的情境讓我想笑又笑不出來。

陳彬見李好平已經無大礙時，就將她扶著靠住了圍牆，我也坐在了一旁休息。只休息了片刻，我就打算要去尋找許晨芸和胖子，陳彬內心也是很擔心他們兩個。

「我跟你一起去吧。」陳彬說道。我回他：「你放心，有胖子在許晨芸身邊，應該是不會有什麼大問題。何況我不會照顧妹子呢，你留在這看好李好

平，我去找他們就好。」陳彬聽後內心陷入了猶豫，但天人交戰一番後還是對我說了句：「注意安全。」

有陳彬在這照顧李好平後，我才放得下心去尋找另外兩位。我打算就直接去仁愛樓，順便去看看那邊有沒有其他的魂魄。我原本打算直接去仁愛樓玄關的，但還是打算透過忠孝樓的連接走廊再去仁愛樓。

走到連接走廊處，我就看見了一個殘破不缺的無頭屍體躺在前方，鮮血灑成一片，頭顱則在屍體不遠處。那正是我第一次死掉時的屍體，看著自己的屍體，心中一種莫名的詫異，就好像是自己死在了面前一樣。左半邊身體的咬痕讓我身體止不住的發癢了起來，就有一種自己的左半邊又被咬掉了的感覺。

我將自己的屍體放到了一旁，然後撿起了自己的頭顱放好。我打算先將仁愛樓都找過一遍，先確認有沒有其他的魂魄會在這，然後時刻注意四周的動靜，若是女屍在追其他人的話，必然會有動靜，到時候自己在趕過去就好。

我死的這個轉角處就是教務處，我發現到教務處的門居然是打開的。原本我是不太想進去查看的，但我看見轉角處到這教務處中有一條巨大的血痕留在門口，印象中這不是自己留下的，看起來更像是有其他具屍體被拖進去了教務處裡。

我深呼吸了幾口氣，走進了教務處裡。我發現到那條巨大的血痕的盡頭是一間櫃子，看起來是資料儲物櫃，算是挺大的直立式櫃子。我走到了櫃子面前，感覺到腳下踩到了一股濕濕黏黏的東西。

我膽顫心驚地緩緩將櫃子門給拉開，一股惡臭血腥味撲鼻而來，待我看清後，全身冒出了陣陣冷汗。櫃子內是兩具血淋淋、殘缺斷臂的屍體。但這兩具屍體即使已殘破不堪，我也能認得出來，這兩具屍體正是胖子和許晨芸的屍體。

他們的屍體腳下還有著一攤屍水，我這時才明白的，腳下踩到黏黏濕濕的東西，正是他們屍體的屍蠟和屍水混合而成的。我內心十分震撼，胖子和許晨芸居然就這樣悲慘的死掉了，屍體居然還被塞在櫃子裡，那女屍真的是噁心至極！

待我準備關上櫃子之際，我忽然感覺到有個東西站在身後。我連氣都不敢喘，屏住了呼吸，沒想到這女屍還會搞偷襲，就好像是知道了我會進來一樣，特意在這邊蹲守著。

忽然有一隻血手放在了我的肩膀上，那血手長長的指甲就這樣嵌在了我的肉裡，似乎下一秒就準備發力，再將我的身體再次徹底的分裂。我心中恨不得自己沒能趕快做出反應，而且本想找到許晨芸和胖子的，沒想到還沒找到之前自己又要死在這了。

「孫哲安，你幹嘛呢？」一道甜甜可愛的聲音傳來，我回頭望去竟是許晨芸站在我身後，我心中鬆了一口氣後，腳都差點軟的要坐下來了。

「我去妳妹的可以不要嚇我嗎？好歹也出個聲嘛妳，我還以為自己又遇到女屍了」我沒懷好氣的說道。

「哈哈對不起嘛～」許晨芸嘻皮笑臉的說道。

我腦海中突然有一個念頭出現，那女屍可以偽裝成別人，當時那女屍就是裝成林齊瑞，然後趁機的抓傷了李好平。何況現在胖子和許晨芸的屍體就掛在我眼前的櫃子裡，我心中更加確認了站在我面前的許晨芸其實是女屍，這個想法頓時又讓我警惕的看著眼前的許晨芸。

「嗯？你怎麼了？」許晨芸看向突然警備起來的我，然後她臉上也浮現出了害怕的表情，接著她說道：「李好平和陳彬呢？」

「沒事，我剛以為妳是那機掰的女屍偽裝的。李好平和陳彬在校門口。」原本我還猜疑著許晨芸是女屍，但她臉色神態和一些小動作就跟許晨芸本人一樣，看來這是貨真價實的許晨芸，我就不信一個只會啊啊叫的女屍能有這麼強的模仿能力。

「喂！你禮貌嘛？我長得那麼可愛，你居然把我當作是女屍！你個王八蛋！」許晨芸氣鼓著臉頰抬頭看向我，她那矮矮的身高，感覺會隨時跳起來給我一巴掌。

「話說那你怎麼手上都是血？還有妳這指甲也該去剪了吧！」我說道。

「因為死掉之後的屍體不會消失，女屍追殺胖子之後，我就路過了這邊。看著自己的屍體就覺得晦氣，我就把自己的屍體放進來這邊辦公室。我看胖子的屍體也在這門口旁，好心的幫他把屍體拖了進來，費了我不少力氣呢！但我想著這兩具屍體躺在門口也是怪怪的，就把屍體都放進了櫃子囉！我還正準備把你的屍體拖進來，但因為已經拖了兩個屍體了，我覺得太累就先靠在角落休息，沒想到就看見一個怪人蹣手蹣腳地走了進來！」許晨芸回道。

「會幹這種事情的妳才沒資格說我是怪人！話說，胖子人呢？從追殺到現在已經快有半小時過去了吧？妳有看見他往哪裡跑去？」我看向許晨芸問道。

「我只看見他往很遠的地方跑了，至少跑到了和平樓那。雖然是不會擔心胖子，但他好歹也被女屍殺過了一次，現在三十分鐘過去了，生死還不好說。」許晨芸回道。

「你要跟我去搜其他魂魄嗎？還是你要回去找陳彬，他和李好平待在一起。我剛才和林齊瑞在圖書館找到了三魂七魄的身，還看到了殺生彌勒。」我往前方繼續走，而說到這邊，我腦中又想起來李好平中邪的那副模樣。

「等等，殺生彌呢？是那個幻境內出現的邪神嗎？我先跟著你走，順便把你剛才發生的事情都告訴我。」許晨芸接著說道，「剛才仁愛樓的樓層我已經都看過了，沒有找到任何的魂魄，啊對了！二樓最角落那邊我還沒找過，我不敢過去，因為陳彬的屍體就在那。」許晨芸小跑步的跟了上來。

「你都敢搬屍體了，怎麼還會怕？而且你上樓梯的時候不就會經過屍體處嗎？」我問道。

「哎呀哈哈，因為那時候是被女屍追嘛，一股腦的就跑上去最高的樓層了，然後就往下檢查。」許晨芸微笑著說道。

許晨芸也是膽子算大的了，要是我自己一個人恐怕都還不敢逛一整個樓層呢，這妹子也是誇張，不僅搬了屍體還自己搜了那麼多的地方。

許晨芸突然臉色一變，害我也嚇了一跳，她卻突然說：「你指甲才該剪拉！你手指那麼畸形！指甲又那麼長！很噁心欸！」

我一陣無語，原本想說她是看到了什麼，結果只是想吐槽我的指甲。之後我們兩個就走到了仁愛樓的樓梯處，我就看見了陳彬的屍體躺在地板，準確來說應該是已經被分散的屍塊，而且已經散發出了屍臭了。許晨芸在經過這邊的時候，一手摀住眼睛，一手拉著我的衣角。難怪許晨芸不敢過來這邊，畢竟看見場景，害我也想摀著眼睛不看這畫面。

我們就這樣跨過了陳彬的屍體處，來到了二樓的走廊盡頭，準備檢查二樓的最後一間辦公室，是一間教職員辦公室。

第十七章：屍體電風扇

來到了二樓的最後一間教室，我發覺到這間教職員辦公室確實有些不同。果然！在辦公室前門的位置插著一支招魂幡，看來許晨芸也是很會挑，剛好略過了這間辦公室，不過也沒關係，至少又能找到一個魂魄了。

「可是我們沒有鑰匙欸，這間教室的鑰匙也不知道放在了哪邊。」我用力擰門把，一樣是上鎖的狀態。

「阿，沒關係哦，鑰匙在我這。」說著，許晨芸就從口袋拿出了一張黃符。

「我靠，你本來就知道這間教室有問題了吧！」我看著許晨芸手上的黃符，她果真從裡面拿出了一把鑰匙，她肯定是先知道了這間辦公室有問題，才去找鑰匙的。

「嘿嘿，不用在意拉！」許晨芸吐著舌頭擺出了一個「錯的不是我」的表情，隨後她就將門打了開來，然後傻站在門口。

「怎麼？你不進去嗎？」我不解的問道。

「唉唷，就說我會怕了齣。」許晨芸繞到我身後，將我推進去了辦公室，自己也跟了進來。然後我們就開始翻箱倒櫃，開始尋找被鎮壓在這邊的三魂七魄。

「我找到了！」許晨芸一聲驚呼傳來。我來到了她身邊查看，只見一個辦公桌底下，有一個詭異的巨大塊狀物正在跳動。

「這是.....胃？」我看著眼前不斷跳動的塊狀物，整個人都傻住了，雖說課本上都有出現胃的圖畫，但如今第一次看見貨真價實的胃，而且這胃上還都是密密麻麻的黑色符文，我忍了一下子還是差點「反胃」了。

我吐了一口氣，緩解一下情緒，接著說道：「準備好了嗎？」說著，我的手逐漸靠近了那正在跳動的胃。許晨芸則是點了點頭。當我將手放到胃上時，手上有種說不出來的奇怪感覺，但來不及多想，我們就又進到了一個幻境當中。

「楊欣婷，為什麼要休學呢？你家要是有什麼狀況的話可以跟老師說呀。」一名男老師的聲音傳來。我環顧了四周，發現到這次的幻境和以往不一樣，原本都是些恐怖血腥的畫面，但這次的場景居然是我們所處的學校。

「抱歉了老師，但是我家裡的經濟狀況實在太糟了，我還要照顧殘疾的家人，現在已經沒有心思讀書了。我舅舅給我介紹了一份工作，能穩定又有不錯的待遇」一名女孩的聲音傳來，我撇頭看去，發現到是一個身穿制服背著側背包的女學生。

那名女學生留著一頭秀麗的長髮，眉清目秀的，皮膚白皙，一雙圓潤明亮的大眼睛，聲音甜美清脆。面容就有如神仙般令人不敢直視，這氣質不比許晨芸或李好平要來的差，甚至可以說在他們之上，就那顏質一定有著不少的追求者。

「妳確定要這麼做嗎？正值青春時光的妳應該要知道，做了這個決定，付出的東西一定會很多。妳再仔細想想，想好了再跟我說」那名男老師說著，說完，他就站了起身離開了辦公室。

「老師！我是真的確定想好了！」那名女學生跟了出去，聲音帶著啜泣的哭腔說道。她雙眸中漸漸有眼淚在滾動，過沒多久就有兩道淚痕從臉頰兩側流了下來。換做是誰，遇到這種女孩子，都一定會好好的護在懷裡保護吧。

男老師停下了動作，看似憂心忡忡地對她說道：「要是遇到了困難，別忘了妳的同學和朋友們，更別忘了老師，我們都會傾盡全力去幫助妳的。」隨後那名男老師就邁著步伐離開了。只剩女孩一人靠在圍牆，靜靜地欣賞這個學校美景，還有對她來說最後僅存不多的高中回憶。

場景突然地扭曲了起來，待我看清楚之後我發現到這裡十分的熟悉，仔細一看是台灣八十年代的住屋。四處看了看，我發現到自己正處於客廳，坐在一張沙發上，眼前擺著一台厚重的老舊電視，我前方還擺著一張木製桌子，地板還是那種磨石子地板，室內呈現整片的黃暗昏調。

「匡噹！」，「我回來了！」一道熟悉的聲音傳來，這聲音挺起來是剛才上個幻境裡，站在圍欄處若有所思的那位女學生。

我隨著聲音處望去，一道深紅色的欄杆鐵門被推開，走進門的確實是那位美若天仙的女同學。她叫做.....楊欣婷？我努力地回想著她的名字，這名字感覺有點似曾相似，卻又有點陌生。

楊欣婷推開門口，而後整個人像是受到了什麼驚嚇般，連滾帶爬的撞在了身後的鐵門，她的眼睛直直地看著我。「妳看得見我？」我抱著懷疑的態度問道，而她卻是沒有理會我。

不對，她眼睛不是在看我這邊，而是在看上面。我順著她的視線往上看，只見好幾隻發紫的腳，就懸掛在我頭頂的電風扇。我嚇到直接從沙發上跳得遠遠的，即使知道這裡是幻境，但還是被眼睛這古怪的一幕嚇到。眼前有四具屍體在我面前晃來晃去，原本這些屍體不存在的，但在楊欣婷推開門後，那四具屍體才出現。

四具屍體就這樣懸掛在電風扇上，而且電風扇還不斷的旋轉，就像一個四人的旋轉木馬。屍體上吊掛著的麻繩因為與電風扇摩擦發出了令人雞皮疙瘩的聲音。那四具屍體都已經呈現發紫狀態，脖子處更是已經黑的不成樣子，並且所有的屍體七竅都還掛著已經凝塊的血痕，面目猙獰，都五官被擠得不像人臉了。

「啊啊啊！你們怎麼了！你們怎麼了！！」楊欣婷突然失聲的尖叫，原本倒在地上的身子突然跳了起來，衝去按了在一旁牆壁上的開關。那應該就是電風扇的開關，但那開關就像是失靈了一樣，電風扇依舊是旋轉不停。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

「到底為什麼會這樣！」

「這些奇怪的符咒又是什麼！」

楊欣婷的嘶聲力竭的吶喊著，我注意到了她口中說的符咒，就往那四具屍體上看去。我發現到那四具屍體臉上又不知道何時多了幾張黑色符咒貼在他們的臉上。而且四具屍體上也出現了好幾個看不懂的字，但一看就知道那是符文，做法用的符文。

楊欣婷緊緊的抱住了被電風扇拖著旋轉的四具屍體，但那電風扇卻越轉越快，燈光忽然一閃一爍，原本關著的電視也突然閃爍黑白畫面，就像恐怖片會出現的那種場景，我甚至能感覺到下一秒會有不得了的东西出現在我面前。

「喂！怎麼了？發生了什麼……這是什麼回事！」一名身穿和楊欣婷一樣制服的男同學從門口闖了進來。我發現到那男同學制服上寫著「謝倚玄」三字，還有一串學號。

謝倚玄也一臉驚恐，但他踏進客廳之後，一切突然變正常了。燈光恢復成原本的暗黃色調，電視機也關掉變成了黑屏，電風扇也停止旋轉了下來，只不過那四具屍體依舊掛在上面。謝倚玄從身後拉住了楊欣婷，但楊欣婷卻是沒發現到他的存在，一直想將那幾具屍體從電風扇上拽下來。

楊欣婷整個人直接抱在了其中一具屍體的雙腳上，企圖用自己的重量將整個電風扇扯下來。但奈何她自己又太輕，謝倚玄見狀也只好跟著將屍體從電風扇上拉下來。

屍體上吊的麻繩掛著的電風扇葉片開始出現斷裂聲，過沒多久，「碰」的一聲，謝倚玄和楊欣婷背部朝地摔在地板上，而那四具屍體和電風扇殘骸蓋在他們身上。謝倚玄忍不住的驚叫了起來，而楊欣婷卻是不斷的拉扯屍體脖子上掛著的吊繩，似乎是想將吊繩用脫離。

謝倚玄看到她的舉動後大喊：「不要亂碰上吊繩子！也不要扯開！會出事的！上面都是死者的怨氣和煞氣！」

但一切似乎都太遲了，楊欣婷手握著其中一根上吊繩過幾秒後，她整個人就直接倒了下去。謝倚玄掙脫壓在他身上的屍體，隨後也將楊欣婷往一旁拖，將楊欣婷放到門口旁。

謝倚玄拿出手機撥通了報警電話，電話一頭有一名中年男性的聲音傳來：「您好，高雄市左營區分局……」

待不到那中年警察將話說完，一陣巨響傳來。電話那頭的警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但做為靈魂狀態的我一直在旁邊看著。

剛才被用壞的電風扇又突然旋轉了起來，斷掉的葉片就像是一把把鋒利的刀子般，不停的轉動。而後那電風扇整個掉了下來，將地上的屍體切的血肉模糊，此刻的電風扇就像是個果汁機一樣，將地板上的那堆屍體不斷的攪爛，一堆屍肉塊和發臭的屍水噴飛到客廳的四處，就連一旁的謝倚玄和楊欣婷身上都是屍血。還好剛才謝倚玄把楊欣婷拉遠了，不然這樁慘案又要背負一條性命了。

謝倚玄發了瘋的大叫，突然有個球狀物體往謝倚玄的頭上砸，他來不及躲就被那物體砸暈了過去。

電話那頭又傳來了那中年警察的聲音：「小姐，請問發生了什麼事情，可以告訴我位置和事件詳情嗎？」

小姐？剛才謝倚玄的聲音明顯是男性，這警察是聽錯了嗎？怎麼會把謝倚玄的聲音認錯了。我一臉詫異地看向謝倚玄掉落在地板的手機，但那球狀物的東西蓋住了半邊的手機。我蹲下去仔細查看那物體，卻發現到那球狀物體居然是一個女人的頭，原本上面貼著的符咒被撕下來了，而那女性的屍體頭部嘴裡不斷念著「萬慈萬悲，殺生彌勒」，這離奇到不行的一幕又讓我嚇到心臟跳動不止，剛才那警察聽到的聲音居然是這個女性屍體頭部所發出的聲音！

我還來不及放聲尖叫，眼前畫面又一陣扭曲的令人噁心想吐，我又被拉到其他幻境當中了。

這次的場景是在一個墓園旁邊，一旁的石碑上刻著「亂葬崗」三字。

第十八章：亂葬崗

沒想到這次又來到了那麼奇怪的地方，剛才那女姓屍體頭部是怎麼回事？之後楊欣婷和謝倚安又怎麼了？

我心中正如此所想，但突然一道低沉的吟唱聲打斷了我的思緒，「萬慈萬悲，殺生彌勒」，正是那些邪教的聲音。真是沒想到自己會在那麼混亂的情況下進入到亂葬崗之中，現在天色非常昏暗，滿天烏雲。

深呼吸了一口氣我就直接往聲音來源走去，那聲音是從亂葬崗當中傳出來的。我越往裡走，那聲音就越來越明顯，但我始終都沒看到任何一個邪教徒的影子。繼續往深處走後，我看見了幾個紅色旗幟在風中飄逸，那旗子附近還有許多煙霧飄散著。我往那紅色旗幟的方向過去，那裡肯定就是邪教徒所處的位置。

這亂葬崗的雜草叢生，都快比我還高了，我只能勉強的看清楚前面的視線，不知道許晨芸那傢伙遇到這邊的時候會怎麼處理。

一群黑袍人出現在了我的視野當中，果然就是那邪教徒們的位置。走近一看，我發現到有八根正在燃燒的火柱插在四周，邪教徒們井然有序的分別排在那八根火柱的後面。

中間也有一根特別長的柱子，頂端那頭也在燃燒。那根柱子底部綁著一個人型物體，看起來就像是一個被關在尸袋裡的屍體，上面用鐵線纏繞著一個八卦盤。

看到那八卦盤我渾身上下又止不住的冒冷汗，這些邪教徒和柱子的布局擺法，不也是八卦盤的樣子嗎！

正當我如此想著的時候，突然邪教徒的吟唱聲停止了下來。又過了幾十秒後，一個黑袍人緩緩的走到了中間的那根柱子，手上拿著一根尖銳的法器，我定睛一看發現到，那法器就是之前用來刺穿幻境裡的女同學眼睛的那個法器。

不對.....雖然是很不想接受這個事實，但從現在的幻境當中所掌握的線索來看，那名女同學就是楊欣婷，正被關在尸袋裡面的也是楊欣婷。

楊欣婷是犯了什麼滔天大罪嗎？為什麼那些邪教徒要如此慘忍的對待她？

那邪教徒將手中的法器刺進了尸袋的腹部位置，那位黑袍人手上的法器不知道是有多銳利，尸袋直接被切露開來。而那邪教徒將法器刺進去之後，仍然不停手，又用法器在腹部的位置瘋狂的攪動，害我想起了剛才看到的屍體電風扇化作的果汁機。忽然我發現到一件更血腥的事情，那尸袋居然在動，這代表裡面的人.....楊欣婷還活著！

過了不久，那黑袍人將法器從尸袋中拿了開來，那尸袋不斷流出著濃濃鮮血，突然有個幾個東西從尸袋裡掉出來。仔細一看赫然發現到是胃和一串串的腸子，雖然心中已經做好了準備，但我還是直接嚇吐了出來，每次我都被幻境嚇到吐，我感覺自己的腸子也要被我吐出來了。

看來這就是胃被摘下來的過程，再等一下我應該就會在幻境中被殺掉了，然後又可以重回到陰界的學校裡。我其實沒仔細算過幻境對應到的時間，這次在幻境當中待的有點久，不知道陳彬、胖子，還有李好平的狀況怎麼樣。在我還沒想到之時，中央的柱子已經冒出了陣陣黑霧，慢慢的形成了殺生彌勒的模樣。

這次又會是怎麼樣的死法呢？我腦中閃過了許多自己被殺掉的場景，但這次殺生彌勒只是看了我一眼，我就感覺到自己的身體已經被炸得四分五裂的，別問我怎麼知道的，因為我的頭顱直接被炸飛了上空。這一瞬間發生的太快，我死的剎那眼睛還是看得非常清楚，我原本站的位置直接變成了一團血霧，我的屍體甚至被炸飛到了另一端的柱子。

「虧祂叫做彌勒，一點都沒有彌勒的樣子。」我迷迷糊糊從地板上爬了起來，身上突然覺得沉沉的，原來只是許晨芸趴在了我身上。還好我對她沒有非分之想，要不然孤男寡女處一室，自己的身上還趴著一個大妹子，怕是其他男生就要亂來了。

「許晨芸，許晨芸，起床了！許晨.....」正當我試圖叫醒許晨芸時，我卻發現到自己門口處的位置有個東西正背對我，蹲著在啃東西。

「我靠！是女屍！快跑！」我拉低了聲音在許晨芸耳邊說話，還好女屍沒有聽見自己這邊的動靜。

此刻我發現到了不對勁，許晨芸的身體居然只剩下上半身，就這麼的趴在我身上。我將驚嚇憋了回去，差點就又要罵出髒話了，眼角餘光往女屍看了過去，但那女屍頭部突然旋轉了半圈跟我對到眼，隨後她四肢並爬的朝著我這邊爬了過來，嘴裡還咬著一塊東西。

就在我站起來的時候，女屍就直接爬到了我身前，吐掉了口中的東西，就亮出了滿口獠牙要我往的腿部咬下去。不好意思了許晨芸！

我直接將許晨芸的上半身體向女屍口中拋去，趁著女屍咬住許晨芸上半身的屍體時，我又朝女屍的頭部踢了下去。

將女屍踢翻後，女屍直接撞在了一旁的雜物當中，頓時那些雜物就將她埋了起來。「水啦！全倒。」正當我沉靜在這踢中面門的一腳當中，女屍的刺耳叫聲傳來，我這時才意識到要趕快逃跑，直接踩在了女屍所處的雜物堆後就往門口跑了出去。

到了門口，我發現到許晨芸的下半身屍體就在這裡，女屍已經將她下半身咬到露出骨頭了。看來這女屍是在我們陷入幻境的時候襲擊我們，但許晨芸先替我擋刀了。我打算直接往更後面的樓層跑過去了，現在胖子的生死實在難料。

逃出了這間教職員辦公室後，我就跑到了連接走廊，轉頭一看發現到女屍已經快要追了上來，我就往信義樓的方向跑過去。我打算先到信義樓後，往樓梯處跑去，繞到信義樓玄關再跑去和平樓，從和平樓一樓直接繞到五樓。這樣可以有最大的時間能拖住女屍，順便看能不能遇到胖子。

雖然我的想法算是很完美，但是那女屍實在是跑得太快了，在信義樓轉角處就已經快追上我了。不過好在走廊夠光滑，那女屍來不及剎車就直接往前摔了，我則是已經繞了轉角處後來到了信義樓，但我還是不敢放下心來，轉角處距離樓梯口還有一些距離，那女屍隨時都會追上來。

我看了這一樓發現到沒有任何的招魂幡，隨後就往樓梯處跑了下去，來到了信義樓玄關。我先大概看了信義樓一樓的狀況，發現到有一間教室掛著招魂幡，那間教室是舞蹈班的教室。看來那邊還有一個魂魄，只是現在不是時間去尋找。我轉了過頭發現到女屍還沒有追上來，所以我加快了腳步，打算在這邊一股作氣甩開女屍，然後再繞回來。正當我跑向和平樓玄關時，突然有一個東西砸了下來，就這樣直直的砸在我面前。

我定睛一看，發現到居然是女屍，沒想到女屍居然預測到了我跑的方向，還直接跳了下來。趁女屍還未爬起來之前，我一個箭步跨過了地上的女屍。我

險些被女屍揮舞的手掌給抓到腳，好在女屍的手臂剛才摔下來時就直接摔斷了，畢竟這邊是水泥地，我看著也感到疼。

隨後我跑到了和平樓的玄關，女屍這才調整好了自己的身體，雖說女屍的肢體還是非常的扭曲，但至少現在已經看以四肢並用的往我這邊追過來了。此刻我發現到女屍的面容比一開始看到的還要殘破，身體上還多了許多的血洞。剛才的地方太暗，沒有看得太清楚，只不過現在這邊比較亮，我看得清清楚楚，難不成那些傷是胖子造成的？我也不再多想，就往樓梯處跑去了。

在上樓梯之前，我先左右看了一下一樓，發現到沒有任何的招魂幡，我就直接往二樓的地方跑上去了。

上到了二樓，我還是沒有發現到招魂幡。跑到了三樓後，我已經氣喘吁吁了，而身後的女屍已經要追上來了。再跑到四樓的話我速度就會慢下來，就肯定會被女屍殺掉。所以我只好先往三樓走廊出跑了過去，慶幸的是，我在三樓處看見了一個招魂幡，那個方向是專科教室的位置。反正這樣跑下去也是死，不如就賭一把，直接先去幻境裡面，就算先被女屍殺掉後還是可以獲取一些線索。

心中做好決定後，我就往那邊跑了過去。太好了！這專科教室的門居然是開著的，我趁女屍還沒追上來之時，就將門給鎖了起來，女屍在外面不斷的敲擊著窗戶和門，窗戶上的透明玻璃已經被女屍撞的出現裂痕了，上面滿都是女屍的血。

我四處翻找魂魄，卻發現到怎麼找也找不到。怎麼會這樣，這間教室不是有招魂幡嗎？為什麼我找不到器官魂魄？講台下、抽屜裡、掃具間裡都沒有！

一陣玻璃撞碎的讓我渾身不敢動彈，正是女屍已經闖了進來。我縮在角落，就這樣看著女屍向我爬過來。我本想直接打開另一側的窗戶跳下去，至少也不會被女屍用噁心的手段殺死。但我雙腳已經發軟了，畏畏縮縮的不斷往角落裡鑽，奈何一切都是徒勞。

女屍已經張開了都是沾血的滿嘴獠牙，我卻在裡面看見了一隻手，那隻手很明顯就是胖子的手。看來就算是胖子，也難逃女屍的狠手。

我閉上了眼睛，準備迎接自己第二次的死亡，雖然幻境中那也算是被殺死，但至少在這學校裡算是第二次。當我閉上眼睛後，過了許久，我卻發現到女屍沒有將我吃了。

我緩慢的睜開了眼睛，發現到原本近在咫尺的女屍突然消失不見了。難不成這是幻覺？不對阿，那被女屍撞到碎掉的玻璃還是在那邊，可女屍怎麼會消失了？

第十九章：熄滅的菸

我從和平樓離開這間專科教室離開後，就往樓下跑去，我打算先去查看信義樓一樓的舞蹈班那間教室，然後再去校門口看一下陳彬和李好平的狀況。

從和平樓下來後，我快跑的就往舞蹈班教室跑。沒跑幾步就到了舞蹈班教室門口外，我試著轉動了一下門把手，但卻是上鎖的狀態。

發現到打不開門後，我就直接往校門口跑了過去。胖子現在已經死了，我有點擔心陳彬和李好平現在的安危，尤其是已經崩潰了的李好平。

一路跑到忠孝樓玄關後，我才緩緩的慢下了腳步，可我發現到李好平和陳彬已經消失了，他們原本待的地方已經看不見絲毫人影了。我心中有些揣測，搞不好他們是遇到了女屍的襲擊，這就代表女屍也可能就在附近，可是剛才女屍都差點將我殺了，怎麼會突然跑來這邊呢？

一想起女屍就在附近，隨時就可能會跳出來，我就做出了準備逃跑的動作。

到了校門口，我發現到校門口外居然多好幾條血痕，就在林齊瑞第一次死亡時炸裂的殘軀旁。我忍不住的倒吸了一口寒氣，因為這攤血就代表著陳彬和李好平某一個人逃出校門口後，被女屍殺掉了。不過也可能是陳彬和李好平因為某種原因出了校門後，屍體被炸掉了，因為現在校門口全都是屍塊和器官的殘骸，完全分不清到底是誰的屍體。

「喂，孫哲安，原來你還活著。」就在不遠處突然有個聲音傳了過來，聽這聲音居然是胖子！他還沒死？還是她是女屍假扮的？

我看見圍牆旁，一個龐大的身影靠在牆上，嘴裡叼著一根細長的東西。我內心頓時又從絕望中開心了起來，因為那細長的東西正是胖子從警衛室裡拿出的菸。

「胖子，你怎麼還活著？」我走上前看了看，發現到胖子的右手臂已經消失不見了，剩下一個巨大的血傷口，還在不停的往外噴出大量深紅色的血流。而從血流的痕跡，我發現到這條血痕適從圖書館的方向過來了。

「發生了什麼事情了？陳彬和李好平呢？」我著急地問道。

「一開始分離後，我就被那女屍追殺了非常久，我先跑去了和平樓樓上再繞回來信義樓二樓。可是女屍還是緊追著我不放，直接將我的右手給咬掉了。我發現到要逃不過女屍，就往樓下跳了下去，逃到了仁愛樓後，我就發現到它消失了。該死，我找不到打火機。」胖子用僅存的左手在口袋裡翻找，將最開始發現的舌頭、眼睛和耳朵拿了出來拿了出來，但依舊找不到從警衛室拿的那隻打火機。

等等，鼻子？胖子找到了鼻子？

正當我想問胖子時，我發現到他還是在翻找著自己的口袋，試圖尋找打火機。忽然我想到了一件事，陳彬最後好像有把打火機拿給林齊瑞，所以打火機現在就在林齊瑞的身上，但這樣做的話我就要去翻找他的屍體。

只不過看見胖子那副慘樣，我也知道在過不久他就會失血過多死亡了，還是忍住了噁心，摸索了林齊瑞的屍體，幫胖子尋找打火機。

果然打火機就在林齊瑞的口袋裡。我用打火機幫胖子點了一根菸，他則是拿出了一包菸盒，示意我拿一根。我環顧了四周，反正李好平生死不知，許晨芸也死了，也沒什麼需要藏的了。

我拿出了一根菸放入了口中，卻發現到打火機怎麼也都點不起來這根菸。胖子用左手幫我遮了一下風，我才成功將菸點了起來。

我重重的吸了一口嘴中的菸，胖子和我的煙霧頓時繚繞在四周，我從沒有過自己會跟他在校門口抽菸，而且旁邊還會有一團團的屍塊和一具被掐死的屍體。

「哦對了，剛才我從圖書館那方向跑了回來，就發現到李好平正死死的掐著陳彬，我本想過去阻止，卻發現到陳彬已經死了，面容整個發紫。隨後李好平將陳彬的屍體往後推，推出了校門口，女屍就突然出現在她身後，之後就直

直的追著李好平不跑了。還好我當時躲了起來，要不然我這隻手也要不保了。」胖子吐了一口菸說道。

「還有，那林大法師怎麼死的，也是被掐死的嗎？只不過他的屍體怎麼還站在那邊。」胖子問道，我則是將在圖書館發生的事情告訴他。

正當我講到一半時，我發現到胖子嘴裡的菸已經抽完了，整根菸也都熄掉了。轉頭一看，才發現到胖子已經死掉了。

複雜的思緒在我腦海中翻滾，但現在也已經無能為力了，胖子死掉了。

我撿起了一旁血淋淋的眼睛、舌頭、鼻子，這上面也都畫滿了許多符咒，我從林齊瑞屍體上的衣服扯下了一塊布後，用那塊布料包住了這三個器官。

抽完了這根菸後，我將菸蒂往林齊瑞身上彈去，雖然有點距離，但還是彈到了他屍體上。他的屍體就突然這樣倒了下來，面部朝下直直的倒了下來，一些血塊又往我這邊噴飛了過來，我從沒想過這隨手一彈的菸居然能將他的屍體彈倒。

我簡單整理了一下思緒，我一開始從李好平和陳彬身邊離開後，我和許晨芸在教職員辦公室找到了胃，但我們從幻境起來後，就被女屍給突襲了。現在回想起來，許晨芸確實是比我早從患警鐘起來沒錯，只是她被女屍抓住了下半身，而她的手卻一直抓著我不放。也因此我從幻境中醒來時，她上半身是躺在我身上的，而下半身卻被女屍直接扯開了，大概就是這樣。

而至於我們為什麼會遇到女屍，估計就是因為當時女屍是追著胖子，只不過追到一半發現道我們就在教職員辦公室裡，也因此胖子也得以逃脫。

之後我跑到和平樓時，跑進的那間有招魂幡的專科教室裡，沒有找到器官的原因就是因為這邊已經被胖子找過了。也不知道他是怎麼在被女屍追殺的時候去得到器官的，可能是用了跟我同樣的方法，將女屍鎖了起來後，他才去碰了器官。但他估計沒料到那女屍一直守在門外，將門打開後就直接逃跑了，也有可能是和女屍幹起架來了。

女屍要敲破了玻璃的原因，可能因為當時她抓胖子時，也是敲同一面玻璃，難怪那面玻璃都會是血，而且沒幾下就破掉了。

而女屍要將我殺掉時，卻突然消失的原因，就是李好平把陳彬殺死後，將陳彬屍體推出了校門口，才引得女屍來了。也不知道現在李好平還有沒有活著。

至少現在三魂七魄中，已經只差心臟、耳朵沒有找到，直覺告訴我真相已經緩緩的要被解開了。

第二十章：萬慈萬悲

整理了一下思緒，我打算先去學校最後一棟的廢棄樓層查看，現在就只剩下那棟廢棄的樓還有操場還沒去過。三魂七魄也只剩下心臟和耳朵沒找到，說不定破完後就能逃離這個詛咒了。

信義樓的舞蹈班那有招魂幡，而且門也是上鎖的，窗戶上也沒有血跡，所以應該還有個器官在裡面。只不過我還是先打算去廢棄樓層查看，因為現在只剩我一個人，去碰觸到器官後就可能會進入到幻境裡面，到時候女屍又有可能趁機將我殺掉。

廢棄樓層就在學校的最後面，也就是說我要走過去時，會經過所有樓層，還是很有機率遇到李好平和女屍。我從圖書館的方向繞過去，一路上都是血跡，想起胖子那被咬斷的右手，我就將視線從地上的血跡移開了。

一路上氣氛詭異的可怕，只剩下陰冷的寒風不斷的呼呼作響，就像是有什麼東西要破開了封印一樣。我往身後看了一下圖書館的大門，腦中又想起了殺生彌勒的樣子，心裡忍不住的顫抖。感覺那殺生彌勒隨時會從圖書館沖出來將自己殺死。想到此處，我加快的腳下的速度，一路上都沒有看見女屍和李好平。

過沒多久，我就到了廢棄樓層，這廢棄樓層只有兩層樓，不算太高，但處處充滿著怪異。

一樓的樓層看似沒有甚麼問題，但一種莫名的感覺卻揮散不去，至少目前看來一樓是沒有招魂幡，我就打算直接上去二樓了。

上到了二樓，我發現到這廢棄的樓層其實沒有很大，就只有三間教室而已。二樓處都是灰塵，牆壁上都是掉落的油漆渣。

我打算就這樣直接走到底，然後透過窗戶看到裡面的樣子。第一間教室雜亂不堪，都是一堆沒用到的桌子和椅子到處亂疊。

第二間教室跟第一間有著很大的不同，第二間教室空蕩蕩的，似乎就像是個被遺棄的空間。

到了第三間教室，我一樣透過窗戶往裡面看。我看到了一個令我也怎麼想不到的畫面，甚至害得我差點直接翻過圍牆從二樓處跳下去。

沒想到李好平竟然就在裡面，但她被一個上吊繩給吊在電風扇上，電風扇也是不停的旋轉，讓我想起了和許晨芸在教職員辦公室時看到的幻境。但唯一不同的是，面前的李好平還在不斷的掙扎。

「李好平！」我大喊著，試圖撬開這間教室的門。但教室的門鎖著緊緊的，我用身體不斷的去撞門。還好這邊是廢棄的樓層，門也比不上其他教室來的堅硬，我撞沒多久就將門給撞開了。

我在教室裡按著每一個開關，試圖將電風扇給關了起來，就像是幻境當中的楊欣婷一樣。

雖說上吊繩不可以直接破壞掉，因為上面附著的許多的怨氣，但現在的情勢也逼不得已。我移了一張教室裡的桌子站了上去，從口袋中拿出胖子點菸的打火機。

我直接將電風扇葉片抓住，好在被我這麼一抓，那電風扇也是停了下來，但不斷發出的喀喀聲。李好平水汪汪的眼睛看著我，那雙大眼裡佈滿著許多血絲和淚水，她看似想大聲的跟我哭訴這一切，但被上吊繩勒住的脖子卻阻斷了她最後的聲音。

我將電風扇停下來後，站在桌子上努力挪了一下，將桌子往前移，這樣李好平就能踩在桌子上了。還好一開始胖子拿到打火機時，有將打火機的火調大，我原本以為這是一個奇怪的習慣，沒想到現在卻派上用場了。

過沒多久，上吊繩就直接被我燒斷，李好平身子一軟就險些摔下了桌子，好在我即時將她給拉住了。李好平一樣用著大眼睛看著我，而嘴巴裡似乎是有什麼東西要說。

「快跑.....」李好平這一細微的聲音傳入我耳中，我不明白她的意思，但他緊接著說了讓我全身寒毛豎起的一句話：「萬慈萬悲，殺生彌勒。」

她說完這一句話後，原本站都站不穩的身子突然向後折了九十度，頓時我看見李好平原本清澈水亮的大眼睛，此刻卻變成了滿眼的血紅瞳。

我準備要逃跑時，卻發現到自己像是被什麼東西給掐住了脖子，一股強橫的力量將我拉回了原地。

我努力的往身後看去，卻發現到自己的脖子被套在了一根吊繩上。怎麼會這樣？剛才繩子不是被我燒掉了嗎？

被我卡住的電風扇此刻也旋轉了起來，我被電風扇拉著開始轉圈圈，不斷的旋轉讓我忍不住的劇烈眩暈嘔吐，但更讓我想嘔吐的原因還有一個，就是我發現到原本死去的幾人也跟我一樣被吊繩掛在電風扇上。我、林齊瑞、陳彬、胖子、許晨芸還有李好平都被吊在上面旋轉著，而且我們也都互相望著對方露出個驚恐的眼神。

在旋轉之際，我恍惚間看到了女屍拖著潰爛不全的身體走了進來，然後面部產生了極度的扭曲，放出了一堆屍蟲爬到了我身上。

這些屍蟲之中不乏含有著許多危險的蟲子，共通點就是那些蟲子都散發著深色綠光，並且有一股極濃的屍臭味，就好像是剛啃完了屍體一樣。

這些屍蟲不斷的咬著我的身軀，我能感覺到自己體內有一群東西正想要往外鑽，這些撕心的痛苦讓我嘶聲力竭的喊叫了起來，這女屍卻是一直不打算給我痛快的一擊。

我憑著最後一絲力氣往身下看了過去，發現到自己的身體都已經被咬的破爛，不斷的有蛆蟲爬出來。

而此刻那女屍終於朝我靠近了過來，一口血牙就咬在了我的脖子上，然後用力地將我的頭都撕扯了下來。

在最後一刻我看見，自己頭部以下的軀體都已經露出了白骨頭了，蛆蟲更是直接從我體內爆飛了開來，沒想到自己又以那麼悲慘的方法死去。

第二十一章：鬼王降臨

我又從地板上驚醒了，自己一樣是在校門口處，許晨芸、陳彬、林齊瑞已經爬起來了，胖子、李好平還躺在地板上昏睡。看了眼前又恢復成毫髮無傷的幾位朋友們，心中緩過了一口氣，沒想到我們又復活了。

只不過我突然察覺到一絲怪異，這次校園的感覺顯得格外壓抑，令人感覺到了更黑暗陰沉許多。「萬慈萬悲，殺生彌勒。」

過了沒多久，胖子也醒了過來，他一醒過來的第一反應就是摸著自己的右手。李好平則還是躺在地上未醒來，也不知道她多久才會醒來。

我先將發生的事情告訴給了其他的人，包括圖書館的殺生彌勒、幻境裡的楊欣婷和謝倚玄，還未找到的心臟和耳朵，以及廢棄樓層中的上吊繩，和一些線索告訴了他們。

唯獨有一件事情我沒說出來，那就是幻境中楊欣婷和謝倚玄的事情，感覺這事情另有蹊蹺，要等我先知道弄明白了整件事情後，再告訴其他人。

「殺生彌勒、邪教祭祀、紙紮人、人彘屍體、三魂七魄、離奇懸案、上吊繩。這些到底都是什麼奇怪的組合！我們又到底還會在死幾次！」陳彬已然崩潰的大喊，他現在和林齊瑞距離著李好平遠遠的，或許我們都能安全的回到原本的世界，但此刻我們之間的友情也出現了一些破裂。

只不過陳彬的話讓我突然想到了什麼，「我們又到底還會在死幾次？」這確實是個好問題，但就算我們會一直死亡後重生下去，精神也遲早會跟著崩壞，到時候我們可能都會成為這個詛咒的犧牲品。

「孫哲安，你說你在圖書館遇到了三魂七魄之中的身，又在三樓遇到了殺生彌勒。等等能帶我去嗎，我有一些想法。」胖子接著說：「我靠，我口袋裡的眼睛、舌頭、鼻子怎麼不見了！這可是老子費盡了心思還有廢了一條手才得來的啊！」

「別慌張，我放在警衛室，你順便跟我過來一下，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說完，我就從口袋拿出了手機。雖然說死後復生會回到校門口，身上一開始的東西和身體狀況也會變成穿越過來時一樣，就像陳彬在去陰廟之前就摔傷了腳趾，每次復活後，那個傷還是在。雖然他穿拖鞋，但每次都會換成其他死掉的人的布鞋，不然他是真的很難逃過女屍。我的手機雖然也是回到了我身上，而不是其他具屍體裡。我在逃亡的時候也摔過好幾次手機，但現在手機和電量也都跟穿越過來這詛咒之前一模一樣。

但唯一改變的就是器官會一直在身上，不會因為死亡後留在原本的屍體那。

我看見手機上的屏幕顯示著 7/15 正午十二點，這跟上次日期又相差了八天，復活的時間似乎又更久了。

之後我推開了警衛室的門，胖子也跟了進來。「那塊布裡就是器官，你別忘了你在死之前為了找打火機，然後將這些器官都丟了出來。」我對著胖子說。

胖子像是抓到了什麼重點，颯的一聲打開了抽屜，隨即興奮的喊道：「哈哈，這包菸和打火機又重新處現在這了欸！而且都是沒動過的！」說完，胖子就有點起了一跟菸抽了起來。

看著他習慣性地過來的菸，我又揮手拒絕了。我看著警衛室的陰曆若有所思，上面寫著：「農曆七月十五日。」

七月十五日.....也就是農曆七月當中的鬼節，當天的煞氣會非常重，加上今年又是黑兔月，這煞氣的程度實在令人難以想像，估計這次的學校看上去比以往更加陰森邪氣，或許就是這個原因。

胖子朝了我吐了一口菸後，說道：「農曆七月十五，刺激哦，難怪這學校不對勁。」

7/1 號是鬼門開，7/7 是七夕，7/15 又是鬼節，這三天都是比較特殊的節日。我將這個猜測告訴搞了胖子，此刻他原本嘻笑的臉皮又沉了下來，向我說

道：「農曆七月除了這三天，剩下有特殊日子的就只剩下 7/28 了，也就是鬼門關之際。」

我被震驚到說不出話來，如果胖子說的沒錯，加上自己的推論沒錯的話，那不就代表除了這一次，我們所剩下的生命不也就剩一次了，也就是在 7/28 鬼門關那天。而胖子也是比了個手勢示意我不要和其他人說，因為這可能會造成他們心理上的負擔。

「現在首要之急就是找到所有的三魂七魄，但在這之前我需要先去圖書館查看你們所說的情況。」說話之間，胖子拿起了那包裹著器官的袋子，就走出了警衛室。

「我和孫哲安要去圖書館找線索，你們有人要跟過來嗎？沒有的話就去舞蹈班那將魂魄取回來。」胖子對著其他人說到。

李好平現在已經起來了，但她的氣色顯然更淒慘了，許晨芸打算要在這裡照顧她。林齊瑞和陳彬互相望著，因為現在就只有他們可以去獲得魂魄了。

「那計劃就這樣定了，我和孫哲安去圖書館，許晨芸在這邊照顧李好平，林齊瑞和陳彬去將魂魄拿回來，不出意外的話就是心臟或耳朵。」說完後，胖子就直接往圖書館的方向走了過去，走了沒幾步，我們就看見他被咬掉右手的屍體靠著圍牆邊。但胖子似乎故意不去理會，依舊直直的往圖書館那前進。

「圖書館大門被鎖了，我們只能從自習室那邊下去」我接著說道：「紙紮人被我和林齊瑞放在某一張桌子上。」胖子點了點頭後，我們就繼續了路程。

過沒多久，我和胖子就來到了自習室，紙紮人一樣靜靜的躺在那邊。正當我要繼續往圖書館一樓上去時，胖子卻突然停在了紙紮人身前。

「不知道我這個想法是不是對的。」胖子說。正當我還在想他這句話的意思時，他直接將那包裝著器官魂魄的袋子打了開來，將裡面的眼球、舌頭、鼻子到了出來。

那幾個器官一碰到紙紮人後，居然就直將像液體一樣，融入了紙紮人體內，是因為紙紮人是做為三魂七魄當中的身嗎？

紙紮人突然劇烈的搖晃了幾下，我害怕的往後退了幾步，胖子仍不為所動的站在紙紮人面前。我生怕那紙紮人又突然活了過來，就像當初在陰廟時的那樣子。

只不過時間過去了好幾分鐘，那紙紮人就一直沒有動靜了。胖子這才開口道：「果然和我想的一樣。」

我這才膽戰心驚的前進了幾步，看清紙紮人現在的樣子後，不敢相信眼前發生的事情是真的。那些器官融入紙紮人體內後，那紙紮人的表面上居然開始有淡淡血色，就好像是要活了過來一樣。

胖子說道：「這紙紮人是做為身體的存在，所以只要將其他魂魄放進去就好了，等到所有魂魄都放進去，應該就可以破除詛咒了。」

不愧是胖子，要是他沒做出這個舉動，我還真不知道可以這樣操作，我可能還會傻呼呼的收集完三魂七魄後又傻呼呼的被女屍殺死。

「走吧，我們現在去樓上看看。」說完，胖子就往樓梯處走過去了，我則是跟在他後面一起上去。

可一到圖書館一樓後我就發現到了不對勁，原本應該是緊閉的大門，現在卻是打開著的狀態，我心裡已經有了一個猜測。胖子則是又點了根菸出來抽。我們還是打算先上去圖書館三樓，去找到殺生彌勒。

一路上到了三樓，我察覺到原本濃重的煞氣卻突然消失了，完全沒有我跟林齊瑞一開始上來時所感受到的壓迫感。心中閃過了個念頭，我直接將三樓的講廳室，也就是一開始遇到殺生彌勒的地方，毫不猶豫的就將大門打開。

媽的果然是這樣.....那殺生彌勒已經不見了，或許是因為現在是鬼節的關係，祂的實力大大的獲得了提升。就把圖書館大門當中是一個封印來說，殺生彌勒就是趁著實力提升之時將封印給破除了，所以原本三樓濃重的煞氣也被釋放到外面了，也難過這次的學校令人感覺更悚然。

「該不會他們遇到了什麼麻煩了吧！」胖子皺著眉頭說道，我則是趕緊的就往圖書館大門沖了出去，我打算就直接先回去校門口找李好平和許晨芸。胖子則是打算先去幫林齊瑞和陳彬。

到了校門口後，我懸著的心又放了下來，許晨芸和李好平還是待在那個地方，我趕忙上前的去關心他們。

「李好平、許晨芸，你們還好吧？」正當我走了過去時，卻突然全身像是被電到一樣，因為在我經過的一旁的樹上，我竟然看到了許晨芸的屍體，就這樣被狠狠的嵌在樹裡面，就像是突然被一股很強大的力量撞擊到後，整個人就

這樣撞進了樹裡後，便成了一團肉泥。我一開始還真是認不出這肉泥是什麼，但許晨芸的頭是直接折了一整圈後，懸掛在背上，看起來隨時都會掉下來。

可如果許晨芸的屍體在這裡，那眼前的許晨芸又是誰？即使腦中已經浮現了答案，但我還是很難接受，此刻在照顧李好平的居然是女屍。

而那女屍假扮的許晨芸，正好轉過了頭跟我對到眼。此刻那許晨芸看我的眼神異常的邪媚，就像是把我當做了準備玩弄在手裡的獵物一樣。

正當我想往後退幾步之時，那個許晨芸就直接將李好平的頭也掉了，我身體本能的就直接往身後跑去，但腳已經軟的快跑不動了，一個踉蹌的摔倒在了地上。而原本假扮許晨芸的女屍也幻化出了原型，那許晨芸的四肢在一陣不協調擺弄後，就漸漸地變成了女屍的樣子。

即使軟掉了腳，但我知道在不跑就要沒命了，還是爬起來的就往身後跑過去，但女屍發出了癲狂的笑聲後，就直接追到了我身旁。

我加快了速度，心臟不停的劇烈跳動，但我絲毫不敢鬆懈，往圖書館的方向就跑了過去。

但就在我跑到一半時，對面的方像突然衝出了林齊瑞和陳彬的身影，而他們身後正是跟著殺生彌勒。那殺生彌勒足足有幾十公尺高，漂浮在上空跟著林齊瑞和陳彬。

他們倆人這時注意到了我，他看見我身旁就是女屍，腳步就立即停了下來。而就在他們停下的那一剎那，殺生彌勒的手掌突然變了個動作。

就在我還未反應過來時，林齊瑞和陳彬被一股力量吸了起來，兩人被擠成了一團肉球，隨後被狠狠地砸在地上，變成了一團肉餅了。

「蛤？」我發出了這樣的聲音，這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而後我就發現到有一隻手貫穿了自己的胸膛，正是跟在我身旁的女屍。我則是這樣近距離的看著女屍，而一切都太遲了，我也躲不掉了，女屍直接將手往上移，我就感覺到自己的頭顱變成兩半了。

這一次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怎麼一瞬間我們就團滅了。

第二十二章：李翰玉蘭

我又從死亡之中醒了過來，剛才發生的事情都太快了，我就這樣直接愣在了原地。這一次所有人也幾乎在同一時間醒了過來，一臉詫異地互相望著。

「剛才發生了什麼事情，怎麼會這樣？」陳彬瞬間打破了沉默。

我則是急忙的向胖子問到：「你有拿到魂魄了嗎？」

胖子回說：「有成功的拿到，教室門是開著的，但裡面卻沒有人，不知道為什麼這次沒有進入幻境，所以我就直接將耳朵拿在了手上。正當我要去自習室放那耳朵時，卻遇上了殺生彌勒和女屍。而那殺生彌勒因為破除封印了，力量太強，我在一瞬間就感覺到自己變成肉餅了。」

我拿起了手機，頓時就大感不妙，手機上的日期顯示 7/31，正如一開始我和胖子的猜測，看來我們就只剩下最後一條命了。

「各位，這麼突然我很抱歉，但我要說，我們就只剩下最後一條命了。也就是說，這一次死之後，我們就徹底死亡了。」我和眾人說道。剎那間整個氣氛都冷了下來，大家似乎都是不敢相信這件事情，但我還是將我的猜測告訴了他們。

見他們還是沒有說話，我則是將目前所有的訊息都說了出來。也就是現在只剩下心臟沒有找到，而我們目前沒找的位置就只剩下了操場，有就是說我們要去操場尋找心臟後，帶到自習室後放進紙紮人的體內。

許晨芸艱難的站了起身說道：「也就是說，我們現在要去操場找心臟，然後放到紙紮人的體內後，我們就可以回去原本的世界囉。」她的雙腿抖的很明顯，其實不只她一人，其他幾人包括我也是忍不住的顫抖。

過了一陣後，我們眾人決定一起前往操場，尋找最後的心臟。而操場就只能通過連接走廊過去，因此我們就先往忠孝樓二樓處前進，然後透過連接走廊去到二樓。

一路上我們沒遇到殺生彌勒和女屍，就這樣順利的來到了操場。但我卻有一種不好的預感，胖子也是一臉擔心的看著我，我們兩人就在無形之中達成了默契。

操場處處都透漏著詭異，滿地都是金紙，有些甚至是燒到了一半。而且地上也都是斷掉的線香，以及黑色和黃色的符咒。

操場正中間就插著一隻招魂幡，我們走了過去後，就發現到有一塊黑紅色的心臟在跳動。

眾人齊身吸了一口氣，做好準備後，我就將手摸向了那顆心臟。

眼前的一幕又是一陣的扭曲，這一次又進到了幻境裡面。

這此我所處的地方顯然是一做深山，周圍都是樹木和雜草，我四處走動想要去尋找線索。忽然有一陣陣低沉的聲音傳進了我耳朵：「萬慈萬悲，殺生彌勒。」一想就知道又是那群邪教徒了，這些聲音和以往有些許不同，原本都是低沉的吟唱聲，但現在卻是漸漸地變大聲。

「萬慈萬悲，殺生彌勒。」

「萬慈萬悲，殺生彌勒。」

「萬慈萬悲，殺生彌勒。」

不只是音調大聲了起來，他們口中喊著的口號頻率也越來越高。

我向著聲音處走過去，發現到這些邪教徒們圍繞在一個轎子四周。那個轎子非常的壯麗豪華，上面做著的是殺生彌勒的雕像，祂旁邊還有著一個小轎子在旁邊。

忽然四周想起了唢呐的聲音，還有不斷的敲鑼打鼓聲音，其中一個走在轎子前面的黑袍邪教徒，手中不斷的撒著一堆金紙銀紙。

而突然有一個不合群的身影闖到了轎子旁，帶著滿是哭腔的聲音不停往小轎子吶喊。

我走近一看，發現到這身影不是別人，正是謝倚玄。他僵在那小轎子前喊到：「楊欣婷，對不起，是我害了妳。我應該要好好照顧妳的，這樣妳也就不會自殺了。」緊接著謝倚玄繼續說道：「我原本以為將妳交給他們，就能將妳復活了，誰知道他們就只是個純純的邪教！我真的對不起妳，楊欣婷，拜託妳快回來。」

那個轎子不斷的往前行駛，謝倚玄跟著上前，並將那小轎子上的白砂掀了起來。我看見楊欣婷就做在轎子裡，眼神深邃空洞，原本美若天仙的楊欣婷此刻看起來滄桑無力，就像一個死人。而謝倚玄已經無力的哭倒在地上了。

正當我將視線重回在小轎子上，我卻發現到上面原本坐著的楊欣婷，此刻突然變成了一顆心臟。

畫面又是一頓扭曲，我睜開了雙眼，發現到自己躺在操場上。其他人也都起來了，但他們卻一臉驚恐地望著我身後。

我順著他們的視線往後看，卻發現到此刻女屍和殺生彌勒就在我身後不遠處，正在以一種鬼魅般的姿態接近我們，那速度看上去不快，卻已經快要到我身了。

「跑！」胖子的一聲吶喊，將原本呆愣的我們給喚醒了。胖子抱起地上的心臟就往連接走廊處跑去，看來他是打算直接跑回到圖書館那，一口氣的結束掉詛咒。

我們幾人就這樣跟在胖子身後跑，很快就跟女屍和殺生彌勒拉開了一段距離，或許是因為鬼節過了的原因，加上鬼門關之時，才讓他們的力量削弱了。

我們跑上了連接走廊，我忽然想起了自己忘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該死，我忘記胃了！胃還沒有被放到紙紮人身體裡！胃在仁愛樓二樓最後一間辦公室處！」其他人聽到我這番話，原本燃起的希望又瞬間被澆熄了。我打算自

己就在繞路衝過去仁愛樓拿胃，避免到最後大家都死在了這裡面。這一次死亡，就是真真實實的死掉了。

忽然陳彬的聲音傳來：「你們先快去圖書館，胃我去拿就好了。」說著，陳彬就往仁愛樓的方向跑了過去，女屍則是直接跑去追了陳彬。原本許晨芸腳步停滯了一下，她似乎在猶豫著要不要去幫陳彬，但我直接拉住了她的手，將她往圖書館的方向帶去了。

很快就跑回到了忠孝樓。當我回頭往後看去時，殺生彌勒卻又已經要貼在了我臉上，這距離感覺他隨時都可以將我殺死。

正當我們快要跑到圖書館時，兩個人影突然就從仁愛樓跳了下來，正是陳彬和女屍。陳彬直接重重的摔在了地上，但他喊了一聲就將胃丟給了我，自己則是努力站起了身軀往我們這邊跑來。

我接到胃後，就直接往自習室那跑下了樓梯，胖子已經成功將心臟放了進去。李好平和林齊瑞癱軟的坐在地上。

我一把就將胃進了紙紮人身體裡，此刻紙紮人已經變成了一名女子的樣子，仔細一看居然就是楊欣婷。但怪異的是，所有的魂魄都放了進去後，卻沒有發生什麼事情，許晨芸已經將陳彬拉了進來自習室內。

「怎麼會這樣？為什麼會沒動靜？」我心裡不斷想著究竟是哪裡出了問題，胖子則是在思考著什麼。但女屍和殺生彌勒已經追進來了自習時，所有人又重新掉回了絕望種的萬丈深淵。

「我知道了！三魂七魄我們確實是找到了七魄，但我們沒有找到三魂。而三魂就存在女屍身上，在傳聞中，人的三魂若是留在屍體當中，就會變成血屍！」我大喊著。

胖子聽到我這番話後，眼睛頓時瞪大了起來，一把抓起來桌上的紙紮人就往女屍身上丟過去。而在如此進的距離，紙紮人也只接被砸在了女屍身上。

女屍慘叫了一聲後，就這樣融入了紙紮人的體內。四周的空間頓時破碎開來。

「詛咒.....解除來！」我忍不住激動的情緒說道，而其餘的人也是重重的鬆了一口氣。

空間徹底破碎後，我們就這樣飄在這一片虛空當中，頓時眼前出現了兩道身影。

「楊欣婷.....對不起了，但我是真的很喜歡你。我只是想將你復活，我沒有想到那邪教會害你魂魄遭到反噬」謝倚玄的聲音傳來。

突然紙紮人緩緩的化成楊欣婷的樣子，她一把抱住謝倚玄說道：「我不會怪你，因為我也喜歡你。」

頓時這片虛無冒出了浩瀚白光，將我的視野都遮住了。

只不過我也明白了所有的事情經過，楊欣婷因為發生了一些事情後，也就是家裡的人自殺後，就想不開的也跟著自殺了。謝倚玄因為喜歡著楊欣婷，無法接受她的死亡，於是就想方設法將她的屍體帶到了邪教處，並希望邪教能將楊欣婷復活，也就是說報紙上寫的是錯的，並不是人販集團將楊欣婷賣掉的，而是一心想復活她的謝倚玄將她帶去給邪教組織。但很可惜，邪教組織將她的魂魄屍身都貢獻給了殺生彌勒，殺生彌勒將她三魂七魄陣壓在四處，才形成了我們被困著的詛咒裡。

如今的楊欣婷和謝倚玄，就像過去的李翰和玉蘭。

第二十三章：九死一生鬼門

從地上緩緩地爬了起來，我發現到自己就在一間小屋子裡，正時我才想起這間屋子就是我們一開始穿越的那間房間，也就是陰廟內的右側房間。我將其他人都叫了起來，他們則是突然大笑了起來。

「終於，回到了這裡了」胖子說道，許晨芸也跟著附和。

我們就這樣走到了陰廟外，看見一切都變回了正常，原本停著的摩托車也在那。

「離開吧，夜遊結束了，我們都回家吧！」我說道。而其他人也是都點了點頭。經過了這些奇怪的經歷，我現在只想回家大睡一覺，好好的休息一頓。

過了不久後，眾人就都離開了，我和胖子也離開了這邊，但之後我們並沒有直接回家，而是先到廟口抽了根菸。過程中我們也沒說任何話，抽完後胖子就載我回到了家，我也終於如願以償的躺在了心心念念的床上。

在隔天中午時，一通急促的電話吵醒了我。

「喂？」我說道。

「李好平.....李好平她自殺了，就死在陰廟那附近的一間白色廢棄屋子裡，被附近的名眾發現到。而且牆壁上寫著許多的對不起，警方猜測她是精神異常後上吊自殺的。」

過了幾個月後，李好平的屍體被安葬在了高雄附近的一間靈骨塔內，而據說那間陰廟已經有法師坐完法後，遭到拆除了。

終於，一切都結束了呢，我看著報紙上的內容，上面就是李好平幾個月前上掉的新聞報刊，之所以現在才看是因為我之前都不敢看。時間漸漸沖淡了我心中的恐懼後，我才敢拿起了這一份遲來幾個月的報紙，我才敢真正的面對這份報紙。

報紙上面就是那廢棄的白色房屋裡面，上面也確實寫著很多對不起。但我發現到，某一處細微的牆角寫著：「萬慈萬悲，殺生彌勒。」